货币战争的幕后策划者

〔美〕查尔斯 A.科勒曼 (Charles A.Collman)
G.C.塞尔登 (G.C.Selden) 著
龚艺蕾 郎爽 译

解密货币战争是如何被策划并实施的
解密金融巨鳄的幕后交易和致富手法

THE WIREPULLER OF
Currency War

谁是股市的真正操控者？谁是新闻的背后推手人？
这是一场跨越全球和时代的战争，
它永不会结束，
也永远不敢裸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Publishing House

货币战争的幕后策划者

THE WIREPULLER OF Currency War

〔美〕查尔斯 A. 科勒曼（Charles A. Collman）
G.C. 塞尔登（G.C. Selden）著
龚艺蕾 郎 爽 译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Publishing House

责任编辑　蔡锐华
封面设计　田　晗
版式设计　文　艺
责任校对　马　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货币战争的幕后策划者／(美)查尔斯 A.科勒曼，G.C.塞尔登著；龚艺蕾，郎爽译.－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4

ISBN　978－7－5035－3930－5

Ⅰ.货…　Ⅱ.①查…②G.…③龚…④郎…　Ⅲ.金融－经济史－美国
Ⅳ.F837.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2008）第053868号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100号
电话：(010) 62805800（办公室）　(010) 62805818（发行部）
邮编：100091　网址：www.dxcbs.net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昌平北七家印刷厂印装
2008年6月第1版　2008年6月第1次印刷
开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17.75
字数：220千字
定价：36.00元

序 言

这些故事写于战火纷飞的年代，那是一个叛国行为在这个国土上飞扬跋扈的年代。他们真实记录了一些人密谋策划，蒙蔽美国人民的令人惊骇的行为。

这些人老奸巨猾，他们将自己置身到了一个古老的游戏中。他们煽动自己同胞疯狂的激情和盲目的仇恨，以便从中发家致富。

我们想揭露这些阴谋家，却一再遭到这个势力强大、却毫无道德心的组织的威胁、恐吓，甚至追捕。在金钱利益的驱使下，这群人勾结起来不惜毁坏自己的国家和人民。

甚至在今晚，就在我写这段话的时候，阴谋还在进行。华尔街的百万富翁们还在号召国会明年继续在军备上投资12.5亿美元。他们哄抬战争股票。其主力公司——伯利恒钢铁公司，仅仅在一个下午就使其股票上扬了59点。几百万投资带来的巨额股息就将从“国防部”流进华尔街百万富翁的口袋里。他们宣布，将选举华尔街公司律师艾利胡鲁特为总裁。英格兰已经抛弃了她的同盟军塞尔维亚。而德国却在向君士坦丁堡进军。

有些阴谋已经中途流产了。而另一些阴谋却还在酝酿当中，它们旨在让那些金融家变得更加富有。我们能让他们成功吗？能让这些长期蒙骗我们、利用我们的华尔街战争策划者逍遥自在吗？

查尔斯 A.科勒曼

上篇：货币战争的幕后策划者

下篇：华尔街机器

The Wirepuller of Currency War

上篇：

货币战争的幕后策划者

查尔斯 A.科勒曼　著

龚艺蕾　译

第一章

小摩根：英国军火代理商

某个秋日，我路过华尔街和百老汇街的街角，摩根公司新建的办公大楼就矗立在那里，样子很难看。我的一个朋友(他是华尔街主要金融栏目的作家之一)一只手抓着我的胳膊，另一只手指着街对面让我瞧，嘴里还嚷着："看见那块石头了吗，摩根大楼前墙上有红色纹理的那块？那就是纽黑文的血呀。"

我们都笑了。那不过是句玩笑话，但它却道出了大多数玩笑背后所隐藏的悲剧。新英格兰的头面人物出于对老摩根的人品的信任，把全部的身家都投在了纽黑文的股市上。当大难临头的时候，华尔街上的许多女人——那些头面人物的遗孀们——不得不与银行家面谈破产事宜，她们的感受比任何人都深刻。有好几个星期，华尔街的街头经常出现那些新英格兰孀妇们紧张、泪痕依稀的面孔。在这个悲惨的故事里，许多人无家可归，许多大学生被迫辍学，到曾经属于他们父亲所有的工厂里做工。

老摩根吹起的这个气泡代价巨大，它导致了纽黑文股市的崩溃。在老摩根的事业生涯中，他对未来一直深信不疑。命运女神对他也的确不薄。但在命运女神发出谴责之前，老摩根撒手人寰了。

老摩根去世后，他的儿子进入了他的领地，继承了他的财产，坐上了银行系统那个统领金融托拉斯、主宰着美国金融帝国的宝座。华

尔街在好奇中屏息凝视，想知道如今这位银行界领袖是何等风范。这时外界还只知道小摩根与其父同名，相貌也酷似乃父。他身材高大，步履稳健，面庞英俊，像运动员一般魁梧。他在朋友中人缘很好，没有任何关于他的道德生活的流言蜚语。

老摩根有经营大型金融行业的天才，并建立起了庞大的企业，还喜欢收藏艺术品，虽然不大专业。他肯出高价购买各种知名艺术品，借以自娱。老摩根身上到处透着一股子鲁直、率性劲儿，甚至那独断专行的性格也不例外。有一次他煽了一个主要合伙人一记耳光，令华尔街大为震怒。这些人骂他是海盗，这位老先生就把自己的游艇取名为“海盗船”。他去世的时候，我在《先驱报》上为他写了四页讣文。为了搜集资料，我阅读了所有关于摩根家族的文章，咨询了他的朋友和合伙人，并且参照了自己与这位银行家交往的经历。

讣文写完以后，有一个明显的事实让我很震惊。在老摩根漫长的事业生涯中，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免费的善举，也没有向他周围的人显示出一丝的怜悯。难怪华尔街的人们急于知道，小摩根的行事风格到底如何。

我认为，首次揭晓的谜底会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今年12月21日，小摩根在美国劳资关系委员会作证时，委员会主席沃尔什曾问他：

“你认为你的雇员未来工作多长时间合适？”

“这个我不了解。”小摩根答道。

“你认为非熟练工的合适收入应该是多少呢？”

“这个问题我也不了解。”

“你认为一周10美元能够养活一个码头工人吗？”

“我不知道。如果他只能赚这么多，并且他接受这个数，我想那就是够了。”小摩根笑着说。

“你认为孩子应该在什么年龄开始工作合适？”

“我不了解。”

旁听席上的人们开始用好奇的目光打量这位证人。

“你认为股东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对劳动条件负责？”主席继续发问。

“我认为股东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责任。”

“那么董事呢？”

“也没有责任。”

对于与劳工有关的问题和劳资关系不和的原因，这位证人既漠不关心，又一问三不知，以至委员会只说了一句“摩根先生，您以后不必再来了”，就打发他走了。

现在小摩根会告诉你他是个私营银行家。他已经退出与他有关的银行和企业董事会。不过他仍然拥有和控制着这些银行和企业——轮船公司、钢铁厂，以及世界性的金融系统。这些事业都是他的祖父打下基础，他的父亲一手创建起来的。

因为以上这些原因，小摩根拥有巨大的势力。在我看来，对于我们而言，这即使不是什么危险的事情，至少也是不安定的根源。因为工业和银行业关系到数百万人民的福利和人身安全，而这些行业的领袖居然公然宣称对此毫不关心，对自己的同胞毫无同情。当然，一个人爱怎么想，是他的自由。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里，那些从他人的劳动中轻易地赚取大量财富的人，那些掌握着公众资金，并且通过大规模的证券销售来获得利润的人，至少应该对那些为他工作的人们表现出一些关怀，这已经成了一项不成文的职责。我想不起在公共生活中，其他任何人曾表达过与小摩根相同的情绪。我们看到的是，遗传法则得到了遵守，儿子继承了父亲对同胞的冷漠。

老摩根刚去世，他的儿子马上卖掉了父亲通过斥巨资“资助”伊利和纽黑文而得到的中国瓷器。他把父亲的弗拉戈纳尔的画框也卖了。曾有人希望，儿子会把父亲的艺术藏品捐给公立博物馆，权当是补赎过去掠夺公众的罪过。但是小摩根毫不理会公众的良好愿望。他只要钱。

我们从卡尔·哈维的《老摩根生平》一书中得知，老摩根曾就读于哥廷根大学。在德国早年与他有过交往的人们心中，还保留着对这位老海盗铁石心肠中温情的一面的回忆。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在父亲度过青春年华的土地上，儿子在销售刺刀和炮弹，这样，野蛮的锡克人和塞内加尔人就可以蹂躏这片土地了。小摩根对父亲生前的经历没什么感情。

欧洲战场的战争开始之际，小摩根拟订了一份向法兰西银行借款的协议。时间是1916年4月6日。华盛顿政府立即要求美国公民保持中立，并且宣布反对向法国借款的计划。此后，小摩根放弃了该借款计划，此举令国人甚为满意。

几个月过后，英镑需求下降，英国信用受到影响，英国政府准备向摩根借债。接着，小摩根离开美国，前往英国伦敦。当地的美国记者询问他此行的目的，他避而不谈。他很少发表谈话。为了避开公众的视线，他到乡下住了几周。对于摩根先生在这个节骨眼上造访英国的举动，美国国内多有疑虑。这位素以与英国渊源深厚、对英国怀有同情而闻名的美国首屈一指的银行家，实际上完全被英国的势力左右着，现在居然跑到英国和不列颠政府首脑秘密磋商，这足以让每一位国人警惕起来。摩根先生的举动，显然违背了华盛顿政府所持的中立立场。

摩根和英国政府首脑之间到底预谋了些什么呢?

“隐藏的危险引起了人们可怕的猜疑”。

很快，这些可怕的猜疑得到了证实。小摩根回国后不久便以胜利者的口吻宣布，自己已经被英国政府任命为官方军火代理商了。

这位美国百万富翁再次凌驾于法律之上。就在他贫穷的同胞苦苦哀求，希望保持中立时，他却做出了绝非中立之举。

很明显，对于小摩根成为外国政府代理商这一消息，美国人感到十分悲哀和耻辱。他们完全无法理解，这个有着百万身家的美国人，在完全不必要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故意投身到滥杀无辜的军火买卖

当中去。

愤怒之火很快就点燃了整个美国。小摩根的很多至交也就此与他断交。伤口一旦破裂就再也无法愈合了。而这一切就是小摩根要回报给他的祖国——这个曾经赋予他和他的家族以无限机会、巨大财富、快乐安逸的国家。

然而，小摩根对这些却毫不在乎。他只要钱。

当英国议会指责摩根对武器要价太高时，摩根的朋友劳埃德·乔治辩护说摩根只赚了两个百分点。据估计，这笔军火交易价值20亿美元，那么两个百分点也就是4000万美元①。就连铁石心肠的人都会禁不起这笔巨款引诱，投身到这笔血淋淋的交易中去。而小摩根则恰恰具备了这个条件。

就像轻轻弹开他私人古巴种植园产的黑雪茄的烟灰一样，老摩根轻而易举地就摆脱了那些新英格兰孤儿寡母带来的悲苦。这一切我们都还历历在目。

我绝不相信，任何类似的指责会让小摩根放弃他可怕的交易——什么都不可能，哪怕是他一手造成的孤儿寡母跪在他面前苦苦哀求都不可能让他回心转意。因为我们知道，在他的人性中没有同情这个词。

如果公众对小摩根成为外国政府军火代理商感到震惊，那么华尔街的反应又如何呢？银行家是赚钱人群中最为保守的一派。通常来说，银行家会以严谨和蓄意的方式来偏袒公众提出的问题。他们希望掏空所有人的存款，就像糕点师卖面包一样把自己的债券以最高价卖出去。银行家绝不会参与到反对中去，也绝不会引起公众的敌视，因为这些行为对他们的生意来说是致命的。

① 这笔金额仅是摩根先生作为英国代理商的佣金。他和他的金钱托拉斯合作人所参与的军火制造还给他们带来了大笔额外的利润。如果说华尔街的银行家听到这个消息后犹如五雷轰顶，这样形容一点不过。我和很多银行家都讨论过这件事，总的来说，一位保守的老同行说的话可以总结出大家的对此事的反应："老摩根是绝不会做出这种事来的。他的儿子已大大超越了他的行事风格。他父亲遗留给他的财产会如何，他未来会如何，没有人能够预料。"

我面前有一份1915年6月24日的《伦敦编年日报》，上面刊登有摩根的朋友——劳埃德·乔治——在下议院发表的讲话：

“考虑到美国和加拿大市场的重要性，我已经让D.A.托马斯先生(欢呼声)监督并协助开展这方面的工作了。他将控制加拿大和美国的军火生产，并且拥有最高权力。托马斯先生将和美国及加拿大政府的代表合作。我们这么做绝不是要取代现有的代理商，这些代理商所做的贡献让人敬佩，并且我相信，他们为国家节约了不少资金。托马斯先生将协助摩根公司——英国政府授权的代理商——处理此事。”

这个英国政治家的夸夸其谈会成真吗？难道我们国家真到了如此境地，要让一个英国政府的代表控制美国工业，与美国的主要银行家合作，并将之变为英国政府的代理？

不久以前，一个失去理智的年轻人潜入小摩根家中鸣枪。枪声毫不留情地道出了这样一个事实：英国大使就在摩根府内。

英国大使成为一个亲英派银行家府上的贵客并没有什么值得稀奇的。但当我们发现英国大使正在和这个英国政府的代理商秘密会谈时，我们会产生何种猜疑呢？他在那里干什么？“隐藏的危险引起了人们可怕的猜疑”。

如果小摩根还是美国公民；如果他没有像他那些亲英派朋友一样——如：沃尔多夫·阿斯特和托马斯G.肖弗尼斯，他们背弃了共和党人原则，放弃了美国国籍，宣布从此效忠英皇——和英国政府签订合约后就放弃美国国籍；如果，我是说如果，摩根先生还是美国人，那么在国会调查这件事时，他就欠国人一个自信合理的解释。

小摩根应该告诉美国人民，他成为英国政府授权代理商是经过政府批准的，并且还应该告诉美国人民，在做出这个决定之前他是否已经咨询过华盛顿当局。正如劳埃德·乔治所说，小摩根应该告诉我们他是否真的在和托马斯先生合作监管美国的工业，美国人民的财政资源又是如何用在这起与英格兰合作的非法贸易上的。

在1914年夏天终止向法国贷款以后，小摩根应该告诉我们为什么

到1915年夏天他又再度向法国贷款？为什么他给加拿大4500万美元贷款后，还在盘算再贷款5亿美元给英国政府？而早在12个月以前华盛顿政府就已经禁止他继续贷款了。

人们心中渐渐开始产生恐惧。很明显，英国的阴谋正渐渐浮出水面。它就是想让美国为了4000万美元佣金的利益，购买价值20亿美元的军火，以参与英格兰在欧洲战场的战争。

整个国家似乎都希望小摩根放弃这笔生意。当他的母亲和妻子知道摩根做出的可怕事情之后，也都纷纷哀求小摩根。人们甚至都可以听到这两位妇女对儿子和丈夫的哀求："杰克，停手吧。你想想这后果吧。"

然而，小摩根却没有就此罢手。

就在枪击事件发生之际，一家周日报纸刊登了一幅加西利亚战场的照片。图片上的景象让人非常心酸。它展现的是一群加西利亚农妇躲在小木屋里，耐心地等着分发黑面包和盐。这群妇女都光着脚，其中一些人由于饱经折磨和苦痛，看起来疲惫不堪。我非常担心，是否有一天我们的家园也会被俄国哥萨克人侵略，我们的妇女也会遭受如此悲惨的下场。在同一份报纸上，劳埃德·乔治还在继续吹嘘英国将会赢得战争。然而他的吹嘘却并不是基于英国先进的武器装备，而是以这群饥肠辘辘的妇女为基础。这群衣衫褴褛的加西利亚农妇们知道，奥德联盟已经从俄国人身上获得了一箱箱"美国制造"的军火。她们明白是谁通过上层将军火卖给俄国人的。是的，到了这个时候全世界都知道了。这一切都来自于英国的军火商，那个只赚两个百分点利润的代理商。

然而这群衣衫褴褛，饱经风霜的加西利亚农妇既是**妻子也是母亲，她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儿子和丈夫在战争中丧生**。她们具有人类最为原始的天性。她们知道如何去诅咒和哀嚎。

古亚述人因其残暴的怪癖而臭名昭著。他们占领一个城镇后，就喜欢将战俘的双手和耳朵砍下来，堆成一堆放在城门之外。"而对于

那些他们宽恕的人，就挖出他们的眼睛，割下他们的鼻子。”对亚述人这种残暴的本性，现代历史学家是这样解释的：这些人缺乏想象力——也就是说他们无法想象出这些施加在他人身上的暴行倘若落在自己身上会怎样。

我认为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小摩根。我担心他也失去了想象力。

我承认，如果我是英国的军火代理商的话，那么我一定会整夜辗转，冷汗连连，我的耳边一定会彻夜回荡着加西利亚战场上那些士兵的尖叫和哀嚎：

“恐惧的冷汗在我颤抖的身体中冒出，
我害怕什么？我自己？我身边再无他人；
没有人爱我，
如果我死了，没有人会可怜我；
人们都去了哪里？
就连我自己都无法可怜自己。
那些我谋杀掉的灵魂，
都渐渐靠近了我的帐篷。”

我从没有写过一个字来批判小摩根，而我现在带着遗憾写下这些。因为这个亲英派的银行家，这个帅气，固执，有着一双充满物欲眼睛的人，这个缺乏人性同情心，缺乏感情和想象力的家伙，为了赚取他那满是鲜血的2%利润，在华尔街银行来回奔跑。我认为小摩根已成为国家和平的最危险因素了。

第二章 战争股票赌徒

华尔街上的人有各种各样的心机和假象。他们利用这些乔装自己，就好像一个演员在演戏一样。

一天，我走进了股票交易市场，一眼就看到了门口张贴的大型布告：

“大楼关闭维修。”

然而股票交易大楼并不需要维修。我明白这个标志预示着些什么。我以前曾看到过类似的标志，因此了解其中原因。它意味着禁止公众在以前允许的地方继续观看经纪人在这个全国最大的股票市场里大声叫嚷着做交易。它意味着**恐惧**。

因此，我围着华尔街各个入口转了一圈，毫不意外地发现各个入口都有身着制服的看守人守卫。所有通往股票交易中心的入口都有人看守，就像如今许多华尔街的银行合伙人在外出时都有人暗中保护一样。

我来到大楼五层的“图书馆”，大批金融专栏作家都聚集在那里。其中一个人走到我跟前小声说道：“科勒曼，你知道他们刚刚在交易中心屋顶上架了钢丝网吗？”

我们彼此心领神会地看了一眼。“为什么，”我问道，“难道他们又得到了许可？”

“是的，”他回答道，又压低声音说，“但他们要求我们不许做任何报道。”

为了证实朋友的话，我来到了商业电缆大厦十六楼，向下俯瞰裸露在股票交易大楼玻璃屋顶外的屋轴。朋友并没有弄错。一个闪闪发光的钢丝网正坚固地覆盖着整个屋顶，保护着在它下面大声喊叫着买卖战争股票的人们。

我不禁要问自己，为什么这些人要躲避公众的视线，偷偷摸摸地做事？

如今，在这片公正的土地上，那些诚实工作的人不用再躲避在钢铁幕布背后，而是在警卫的保护下离开公众的监视。当我们会见生意人时，我们已经习惯了见到灿烂的美国式微笑，热情的握手以及鼓舞人心的回答，告诉你如今时事安稳，贸易繁荣。

而当人们在秘密的隐藏地工作时，我们则会习惯地将他们与那些制造爆炸，屠杀同胞的暴行，或者是策划夺去大众口袋里每一分钱的阴谋联系在一起。

华尔街是不是也参与到赚取罪恶佣金的活动之中去了？

让我们慢慢来看。

纽约股票交易中心有1100名会员。这些经纪人一般来说都是英俊热情的年轻人，他们慷慨大方，脾气又好，因为大部分人赚钱都很容易。他们从不创造价值，而是吸取那些为国家卖命的人所创造出的多余利润。华尔街上的人都很清楚这一点，因此很多人都参与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华尔街必须得到人们的尊敬。比如说，被誉为经纪人首领的亨利·克鲁斯，就是美国和平与仲裁联盟的主席。对一些人来说，战争股票必须经过批准才能在他们的经纪公司上市。这一点有些矛盾，然而生意就是生意。自从这场战争打响以后，作为一个政治评论家和一个公众演讲家，克鲁斯先生找到了一个攻击某群人表现差劲的绝好机会。你知道，就是那些住在玻璃屋子里的人。

我和克鲁斯先生相识多年，并且一直以来都是至交。但如果他允许的话，我还是要说，他是外国人，而我是美国人。

克鲁斯先生出生在英格兰，刚到美国的时候还是个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因为他的国家无法给他任何东西。而我们美国欢迎了克鲁斯先生，并给与了他赚大钱，享受舒适生活的特权。我想，看到克鲁斯先生慢慢富裕起来我们都很高兴。就我目前所知，没有人攻击过克鲁斯先生。他出生在英国，而如今他却开口攻击另外一个种族显然是不公平的。考虑到他的年龄和地位，克鲁斯先生说出这样蓄谋的、引起激愤的言论显然是要把我们国家推入战争。很遗憾，克鲁斯先生试图用他单一世界的仇恨说服我们。我只能说："克鲁斯先生，如果你不喜欢我们国家和人民的观点，那你最好回到自己国家去。"然而这并不是美国的方式。我不该希望克鲁斯先生回到他自己的国家去。我很喜欢他。我很钦佩他的各种天赋，而这些天赋对美国人十分实用。此外，我认为他本性十分善良，只不过是受到了英国误导罢了。

我之所以提到克鲁斯先生的态度，是因为我相信这与如今华尔街正在秘密进行的工作有着直接联系。这种秘密性实际上就等于承认了金钱托拉斯在背后为同盟国撑腰，纵容他们侵害了其他民族的利益。而金钱托拉斯之所以这么做完全是出于一种罪恶的恐惧感。要是克鲁斯先生支持禁运军械弹药到战争国家，以此来表示他对收留他的国家的忠诚，情况又会怎样呢？至少，这样做会让他隔壁的邻居J.皮尔朋特·摩根感到耻辱。J.皮尔朋特·摩根虽然是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却成了英国的官方代理商。他为了赚取战争军火上的利益，不惜将自己推入一个又一个的危机之中。

美国上下几百万人都睁着因愤怒而红透的双眼紧盯着华尔街。这些华尔街商人毫不忠诚，一个个都沦为了外国政府的代理商。他们虽然加入了美国国籍，却希望为了自己出生国的利益而打响战争。这样看来，他们似乎更爱自己的出生国。这些人中间就有战争股票赌徒。

诺博先生，你是纽约股票交易中心的主席。纽约股票交易中心是

将金钱托拉斯从战争企业中解脱出来的中介机构。

你应该还记得几年前，当公众被诱惑到华尔街，变得一贫如洗时，人们大声呼吁要组织一个股票交易中心。

如今这个中心成立了，却成为了一个私人俱乐部。会员可以随心所欲，只是受到俱乐部的规定限制罢了。

“如果某个会员破产，该会员比那些受到欺骗、要求索赔的客户还要优先。”

要求合并交易中心的提议让会员十分愤怒。您的前任，马奔先生将之形容成为可怕的不公平行为。在一次晚宴上，会员们对纽约州长的名字唏嘘一片，并且威胁将自己的机构从纽约撤离。

当普约委员会(Pujo Committee)建议国会禁止股票交易中心使用邮件、电报以及电话时，股票交易中心才终于答应改革。随后，他们以一年15000美元——也许是25000美元——的年薪雇了一个新闻发布官——威廉姆C.范安特沃普先生。其主要职责是让交易中心再度受到人们的欢迎。我从范安特沃普先生手中接过了这些改革承诺资料，我想他们真正的用意是让我早日将这些资料发表出去。

既然如此，那么我就有权问问您，诺博先生，你们是如何遵守这些承诺的？

如今，这种诈骗的老把戏又再度在股票交易中心大行其道，只不过比以前更为残酷，卑鄙，更叫人鄙视。

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战争股票。

那什么是战争股票？

自从小摩根先生成了英国的军火代理商，这位亲英派的金钱托拉斯人就开始为同盟军制造武器和弹药。他们想把武器卖给同盟国，让他们来武装那些野蛮的雇佣兵，这样金钱托拉斯就可以赚大钱了。这些雇佣兵是英国雇佣来铲除在中欧的德国人的。此外，金钱托拉斯还希望用另一种方式赚钱，即将战争股票以高价强卖给公众。

在这些战争股票中，我将挑出几个最为明显的例子来。他们是伯利恒钢铁、坩埚钢铁、西屋、美国煤矿产品以及加压钢铁汽车。还有很多其他例子。

就在我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加压钢铁汽车股份每股从25美元上涨到了59.75美元，坩埚钢铁从每股18.25美元上涨到了92.75美元，西屋从每股64美元上涨到了115美元，煤矿产品从82美元上涨到170.5美元，而伯利恒钢铁从29.5美元上升到311美元。

这绝对是巨大的进步。这一切都是在什么基础上完成的呢？大笔的股息分红资金是不是已经在眼前隐约闪现了？诺博先生，你和我一样清楚，金钱托拉斯的成员是绝不会和其他人一起分享利润的。他们会将这笔利润重新投入到工厂之中，然后发行更多股票，并且通过股票交易中心以更高的价格将新股票发行给公众。而公众的利益将再次受到侵害。

诺博先生，股票交易中心不是向我们承诺过，他们早已禁止了这种令人谴责的行为了吗？

你比我更清楚，股票背后隐藏的诡计是如何吊起公众胃口，刺激他们在战争股票上投资的。收过钱的线人现身在住宅区的酒店中；幸运的赌徒捏造出的发家致富的故事出现在收受了贿赂的报纸上；来自俄国或英国巨大的战争订单故事也厚颜无耻地不断涌现：有时候说美国罐装公司签订了价值9000万美金的合同，有时候又说P.罗瑞拉德烟草公司签订了4亿美元的香烟合同。这两个公司诚实的董事总是拒绝撒谎。但是流言还是日益增加，伪造的合同数目还在不断上升，而那些傻瓜和轻信他人之言的人的财产正在被大股东日益搜刮。赌徒之风愈演愈烈。

有时，一些战争股票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总是鼓起勇气辞职不干，想要以自己的辞职来阻止这种必将走向毁灭的赌博浪潮。坩埚公司的一名员工就曾警告过大众，说股票根本不值那么高的价格。他说已发行的未付股票和优先股累计股息达到了730万美元，而公司只保

证780万美元的债券，并且还有250万到300万美元的债券由子公司发行。该员工还指出，由于公司承担着这些责任，并且还需要有大量支出来完成新厂建设，因此普通股票在未来几年都不可能及时支付股息。就算公司股票头一天跌了五个百分点，到第二天那些厚颜无耻的价格推动商又会大唱“高利润”的赞歌，这样那些市场投机者就很快忘记了前一天的警告。

让我从切身的观察来谈谈公众是如何从战争股票中赚钱的吧。我在办公室曾见过股票交易中心的一名成员，他几天以前曾买下了坩埚钢铁100股。接着股票上涨了3个百分点，因此他又买了200股。我和他谈话那天是7月29日，星期四。坩埚钢铁开盘就上升了近5个百分点，于是他又买了200股，这样他一共就有500股坩埚钢铁的股份了。股票还在上升。眼看着自己就要变成有钱人了，他的脸兴奋得发红，扭过头来对我说：“我在坩埚钢铁这一只股上就赚了3000美元，也就是说这是杀死1000个德国佬的价格了。我还在乎些什么呢？生意就是生意。我真想看到我国快点参战。这样坩埚钢铁就可以扩建厂房，并从政府那里拿到更多战争合同。这样每股就会涨到1000美元了。”

那天，坩埚钢铁上升了79个百分点。我的这个朋友很快就被投机热搞的失去了理智。诺博先生，你知道这会有些征兆，因为你自己就是个经纪人，你从这些人手中赚佣金。当坩埚钢铁上升到79个百分点时，我的朋友又买了500股。当上升到83个百分点时，我的这个朋友一共就买了1000股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时是下午2点左右。然后有小道消息说(股票交易中心的操作者最擅长运用这一招了)，伯利恒收购了坩埚公司。那些商人于是意识到，既然消息已经放出来了，那最好还是把手上的股票卖掉。于是，坩埚钢铁开始不断下跌直到跌至66%，仅仅比开盘时的价格高出一点点。

几天后我又见到了这个朋友。由于股票下跌他赔了两万多美元，甚至还欠经纪人的钱。这时的他已经犹如丧家之犬了。

他原本打算跟着战争股票赌徒赚钱呢！真是个可怜的笨蛋！金钱

托拉斯随便就把他敷衍了过去。

诺博先生，你想过没有，你的成员参与的是何等残酷的生意啊！你难道不认为，这门生意至少应该公平些吗？

让我说件事儿来引起你的注意吧。

就在我写这段话的前五周里，伯利恒公司在股票交易中心进行了130540股股票的交易，几乎等于公众手中所有已付股票了。而煤矿产品公司交易了109898股股票，超过了公众手中所有的已付股票。西屋则交易了1445490股股票，这相当于公众已付股票的四倍。坩埚钢铁则交易了1135400股股票，相当于公众已付股票(加起来才245784股)的五倍。

无疑，这些股票都“囤积”了起来。战争股票赌徒并没有出售股票，真正交易的股票数量很小，他们出售的只不过是一些来往的合同罢了。

诺博先生，难道你们不是在改革中承诺过，要杜绝“囤积”股票的吗？法律难道允许这种股票“囤积”吗？

你们的船桨到底已经伸进水里多深了？

那种认为股票交易中心不做任何买卖，只是一个会员开会场所的言论再也站不住脚了。三四年以前，当股票交易中心的代表在奥尔巴尼要求抵制合并时，他们就曾做出这样的言论，并且还答应将来会诚实做生意。

股票交易中心的一个成员最近和我说：“我们做得也许不对，但不管怎么说，我们都在试图改正。”他错了。这次，你们无论如何也改正不了了。金融圈里有这么一个说法：“在华尔街丢钱的人是正直的失败者，因为他们从不抱怨。”的确如此。在华尔街深受打击的人往往都离开了这个地方。他们知道去经纪人办公室暴打他们一顿没有任何用。

金融圈有太多这样的故事：由于战争股票赌徒干的好事，身败名

裂的商人心力憔悴；倾家荡产的人走上自杀之路，身无分文的人被家人所抛弃。整个公众社会都非常暴躁。这再也不是1912年到1913年间起身反抗股票交易中心的公众社会了。这次，人们被彻底激怒了。这是含蓄，保守，勤奋的一群人，他们是我们国家的支柱。当他们深深受到委屈和冤枉时，**他们不会原谅，也永不会忘记！**

你读过华尔街官方报纸(7月31日的《财经商业编年报》)吗？是否曾注意过上面刊登的警告？

“战争订单生意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长久。也许他可以很快赚一大笔钱(如果不考虑风险的话)，但这种利润无法持久。尽管这种利润具有一定风险，但这种利润的发展前景仍在人们眼前不断浮现。因此人们抓住当时的情形，通过一些有权力的小团体进行了大量投机。

过去也曾有过类似的策划，但从没有像现在这么明显过。那些能够影响大众情绪，左右大众思维的人有责任去警告这些无辜的大众，不要让他们成为幕后恶意操作人的盘中餐。

股票交易中心不正是有这种义不容辞的责任么？

就像检察官应该追查犯罪一样，股票交易中心也有责任继续追查下去。当找出触犯法规的一方后，应该立即终止与他们进行的一切合作。”

这些话十分强硬，但是，诺博先生，你知道为什么会说出这些话吗？全国上下几乎所有的人都把钱从银行取出来掘金。他们知道，那个将军火卖给同盟国的金钱托拉斯无法从同盟国身上挖到金，现在正在用老百姓自己的钱补偿自己。法国、俄国和英国的证券部门从这些国家收到信托金，并且用到各个银行业中，然后再把人民的钱用作贷款。

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我就让你看看银行官员的书面陈述。

俄国已经破产了，法国的1/4地区都毁灭了，英国也缩小了大英帝国主要证券本金，只赎回了2/3的新证券本金。于是，这些国家便毫不犹豫地拖欠着金钱托拉斯通过美国银行发行的债券，而发行这些债

券得来的钱都是人民的钱啊。最终，华尔街银行将把他们在已经膨胀的战争股票上的贷款聚集起来。而战争股票赌徒也将制造另一次恐慌。

你还记得1907年的那次大恐慌吗？那次恐慌就是由华尔街的股票赌徒造成的。你还记得那时金融界的街道上都是暴徒，财政部门口的台阶上都是黑压压的人群吗？不要再次挑衅人们，因为到了1915年，结局完全不同了。

1907年，你依赖老摩根来挽救这种状况。但现在老摩根已经去世了，他无法再把从美国财政部捞来的美元借给华尔街。现在你只能依靠英国的军火代理商了。

前几天，诺博先生，你为股票交易中心发表了辩词。你非常圆滑得意，微笑着责备了"投机骚动"，并且说这是"人性"，无法控制。买家自行负责，是吗？你让买家自己注意。

你明白你是可以调节交易市场的交易的。美国宪法不是禁止赛马和赌博的吗？休斯委员会(Hughes Committee)在调查协会行为时不是说过："本质上来说，赛马跑道和赌博台面的性质一样，只不过赌博程度更深，它早将参与者实际上已经确定出的损失包括在内了。"

如果联邦政府管制交易中心的话，它将监控战争订单的操纵，召集主管人员开会，起诉战争股票赌徒，并且打击股票交易中心清单上所有经人操纵的股票。而这是你不希望看到的。废除你毫无用处的宣传吧，将原本浪费的大笔资金用在补偿股票交易赌博游戏中可怜的受害者吧。

你责无旁贷。

我敦促你早点行动起来。

你我都清楚，为什么你要禁止公众去股票交易中心大楼，为什么你在大楼顶部安装钢铁网，为什么你又会张贴大楼维修的告示。你害怕那些被战争股票搞的倾家荡产的人失去理智，说不定会把炸弹投向那些他们认为应该全权负责的人身上。或者那些精神崩溃的外国人采

取类似行动，因为他们的兄弟就是在国外战场被金钱托拉斯的炮弹炸死的。

在这方面，你也许是对的。我不发表任何意见。

如果你不马上采取行动，恐怕你所面临的危险会更大。到那时钢铁网和持枪警卫都无法保护你和你的会员。而这一切都是沉默的大众对你的惩罚。

第三章

揭开华尔街黑社会幕布

这是1915年8月11日正午的华尔街。财政部分部沿着那索大街东边从潘恩大街一直延伸到华尔街。这时的金融街正展现出喜悦的笑容。

年轻的打字员正手挽着手谈笑风生，四处闲逛，邮差们吹着口哨，经纪公司职员，会计，银行杂工，债券人，还有华尔街各种各样的职员都从他们经常出没的地方来到了这个金钱聚集的大街上。

突然出现了新情况。人们匆匆奔向了西面的华尔街。一群身材高大，面容严峻的警察，从手枪皮套里掏出枪飞奔了过来。

在华尔街拐角处，从那索大街方向慢慢走来一支摩托车车队，车队两旁都有警卫保卫。迅速聚集在一起的人群仔细打量着警卫。这些警卫表情冷静而奇怪，他们将人们赶到了东边的人行道上，似乎是在守护着一场葬礼。实际上，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非常珍贵的一部分，就在那天被埋葬了。

车队一共由25辆车组成。两端都用钢丝围了起来。在这些栅栏后面，人们可以看到四个人冷漠而严峻的表情。他们手上都拿着来福枪和自动手枪。

英格兰乔治国王就是以这种方式来付钱给指定代理商，J.皮尔朋特·摩根，以换取刺刀和弹药的。

当我站在人行道上时，我感到热血涌到了我的脸上，我的心因愤怒而膨胀起来。

我不禁自问，这些全副武装的人到底在威胁谁？他们手中的手枪到底指向的是谁？

同胞们，他们实际上是在针对我们啊！

摩根和他的金钱托拉斯实际上是在挑衅我们这些诚实人心中的怒火。他似乎在说："屈从我的意志，否则我会把你击倒。"这些银行家伪善的面具终于掉下来了。他们是可怕而又残忍的野蛮人。为了追求金钱，他们用尖牙利爪撕扯人们血肉，蹂躏人们的同情心，践踏人们的理想。他们做着可耻的军火买卖。

对于居住在我们国家哈德逊河以东的人来说，华尔街商人的行为是一个无法解决的谜。他们心存怀疑和恐惧，不知内情。

华尔街的黑社会

我将掀开这神秘布幕的一角，向你们展示华尔街的黑社会。你一定不相信这些人曾欺骗过蒙蔽过你，现在却又以前所未有的趋势把你洗劫一空。

罗伯特 M.索姆森上校是个高傲的爱国者。他于6月6日宣布美国海军联盟成立。他支持政府出资5亿美元建立更为强大的美国陆军和海军。然后，他又邀请了一批拥有同样爱国热情的朋友，参加这一主题的午宴和会议。

但请等一等，上校先生。为什么你在发出邀请时，没有邀请那些具有公益精神、无私的、心中牢记国家和平与福利的人呢？为什么你反而邀请了英国军火代理商J.P.摩根公司的官员，以及钢铁信托的幕后金融支持人呢？你明知道他们的产品最后都转化成为了同盟军的武器。为什么你邀请那些战争物资生产公司的董事，以及那些担任他们转换代理商，替他们出售证券赚钱的银行家来参加爱国者午宴呢？

当你有意花掉公众的5亿美元，连问都不问一下辛苦赚这些钱的人民时，你为什么去咨询华尔街金钱托拉斯的成员？你并且明明知道这5亿美元最终都会流进他们的口袋的啊！

以下就是热情的爱国者索姆森上校邀请来参加午宴和会议的人：

- J.皮尔朋特·摩根
- S.H.P.佩尔
- 托马斯 W.拉蒙特
- 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
- 威廉姆 H.波特
- 奥格登 L.米尔斯
- 亨利 P.戴维森
- 弗莱德克 R.库德克特
- 查尔斯·斯蒂尔
- 弗兰西斯 L.海恩
- 保罗 D.克拉瓦斯
- 埃德蒙德 C.康维斯
- 艾尔伯特 H.加利
- 丹尼尔 G.雷德
- 哈里·贝恩·惠特尼
- 柏斯·洛克菲勒
- 斯沃尔德·普洛赛斯
- 弗兰克 A.范德利普
- L.L.克拉克[①]

午宴如期举行。天真的上校开始和那些所谓的“尊贵的”“无私的”宾客讨论他心仪的计划。他们计划将5亿美元分派到美国军备制造商。让他感到欣慰的是，这一计划得到了人们“热情的支持”，就像金钱托拉斯的官方报纸纽约《时代》报道的那样。

这件事很快在金钱托拉斯的官方报纸——《纽约时报》——上做了报道。

① 这个故事在欧洲和美国一再流传。然而故事却是为索姆森上校辩护的。他声称其中一些人根本没来参加午宴。但他并不否认邀请了他们。同时，他也并不否认在午宴上宣读了这些人的捐款凭条。索姆森上校承认摩根的确借钱给他，并且摩根是海军联盟的领袖成员。

现在，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这群美国爱国者都干了些什么吧：

摩根、拉蒙特、波特、戴维森和斯蒂尔先生都是J.P.摩根公司银行集团的成员。而众所周知，J.P.摩根集团是英国、法国和俄国的战争军火购买代理商，并且十分热衷于从生产军火的过程中捞取大笔油水。

5月6日的《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美国钢铁公司正在，并且还将继续得到这些公司的钢铁订单，而这些公司的订单又都是军火和其他战争物资的订单。"8月3日，该报继续报道说："美国钢铁公司已经获得高达2500万美元的俄国铁路订单了。"而现在摩根、加利和康维斯等人又是钢铁信托董事会的成员。

《华尔街日报》还指出："在莱科万纳钢铁公司的帮助下，铁路和钢铁的战争订单已经达到了700万美元。"而两个受邀的爱国人士，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和奥格登 L.米尔斯先生就是这个公司的董事。

5月4日《华尔街日报》再次做出报道："据国家担保公司总裁估计，全国一共签订了价值约15亿美元的战争物资合同。该预测是在公司所收到的担保证券基础上得出来的。"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我们发现国家担保公司董事的名单中有弗莱德克 R.库德克特先生。而他却总是在新闻媒体上狠狠抨击德国与他国制造棘手的外交危机。当然，库德克特先生不愿意看到美国代表他心爱的法国参战，因为这样一来国家担保公司就得签下更多担保证券了！

脱去面具的上校

我们又在5月4日的《华尔街日报》上发现："战争导致了镍矿消费量的上涨，因此国际镍矿公司的生意也节节攀升。"我们发现了什么？我都不好意思开口说。哦，上校啊，上校。你就是这样欺骗你的同胞的？罗伯特 M.索姆森上校正是国际镍矿公司的董事会主席！而

其董事还包括埃德蒙德 C.康维斯，S.H.P.佩尔以及斯沃德普若斯。

《华尔街日报》后来在编年史中指出："美国机车公司在弹药上的订单以达到了6500万美元。"其董事之一，L.L.克拉克先生一定受益不少。

西屋电器制造公司是股票交易市场上"战争股票"中最为极端的。而保罗 D.克拉瓦斯就是其董事之一。

另一只"战争股"则是通用电气。其一位天才领导人就是来自J.P.摩根公司的查尔斯 · 斯蒂尔斯先生。

农民贷款信托公司是通用电气公司的代理商。我们可以在它的信托公司董事会中发现柏斯 · 洛克菲勒先生和弗兰克 A.范德利普先生。

保障信托公司是西屋、美国汽车、阿特拉斯火药公司、大力士火药公司以及其他一些军资公司的代理商。丹尼尔 G.雷德，哈里佩恩 · 惠特尼和托马斯 W.拉蒙特是这家公司的董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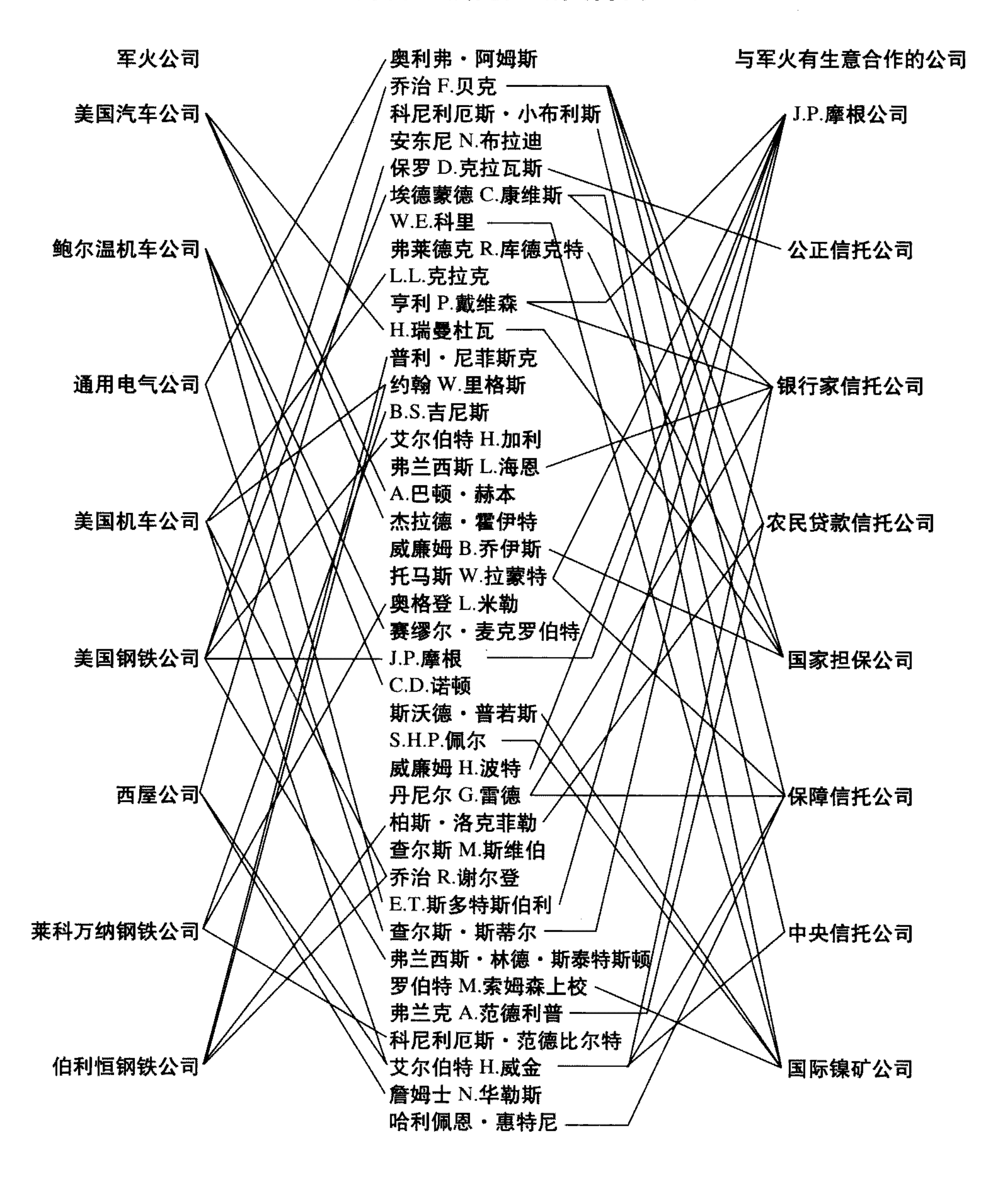
银行家信托公司是鲍尔文机车公司的代理商。其董事有雷德、海恩、戴维森和康维斯先生。

银行家钢铁公司是鲍德温机车公司的代理商，其董事有：雷德、海恩、戴维森和康维斯。

因此，所有的无私的爱国者组成了海军联盟。他们甚至就是海军联盟的创办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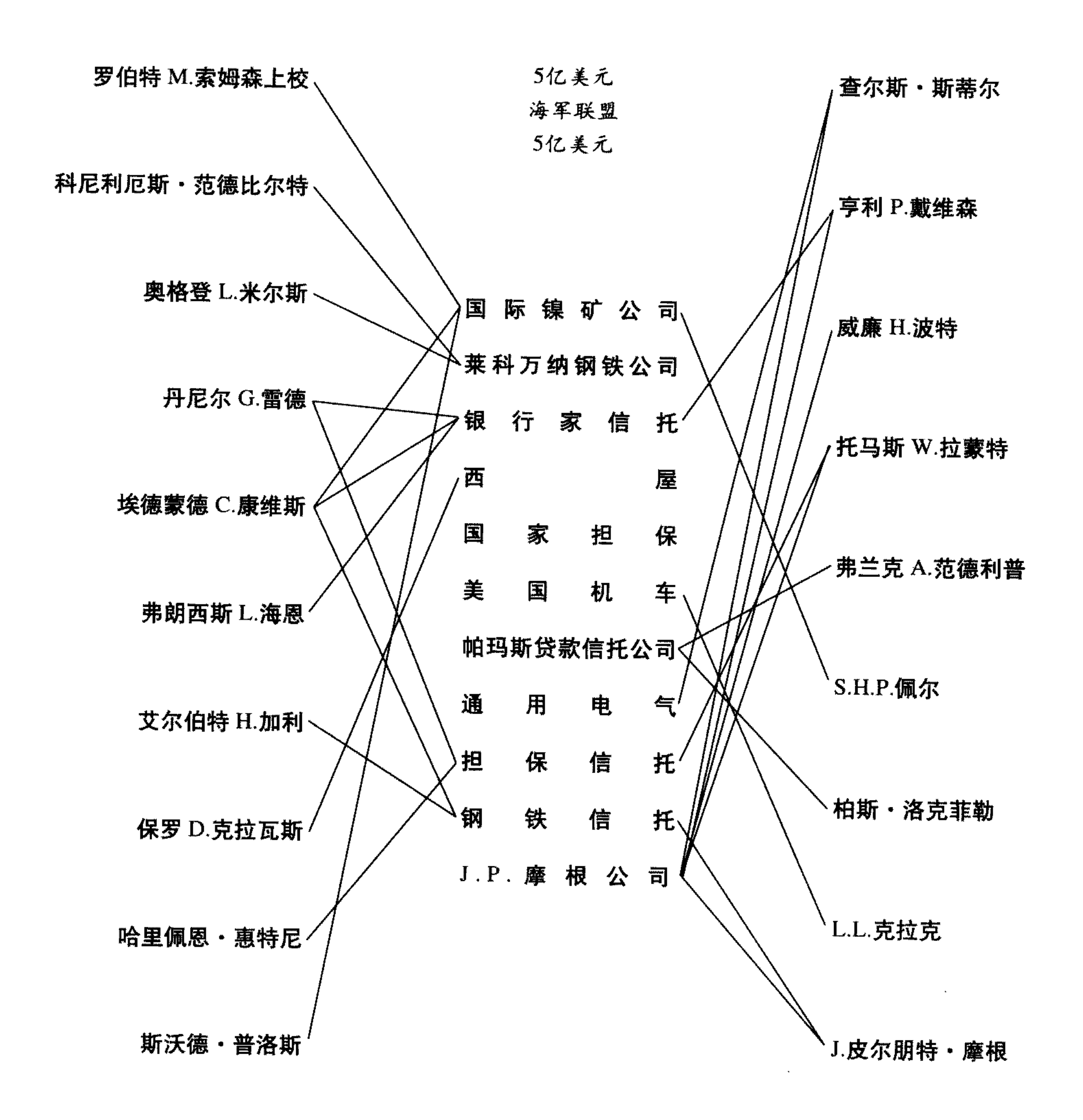
那么，我不禁要问了，为什么索姆森上校的5亿美元政府基金计划还受到这些和军火公司息息相关的绅士们的"热情支持"呢？为什么他们不干脆靠在椅子上，觥筹交错，谈笑风生，拍拍他们空空的口袋，等着5亿美元马上就耗费在武器上，然后暗自窃笑这个思想单纯的傻瓜呢？

你看，欧洲的战争总有一天要结束，但金钱托拉斯的战争军资品工厂可不能就这么闲着了。绝对不可以。因此华尔街的爱国人士有责任组建海军联盟、国家安全联盟或类似的联盟。只要受到伟大爱国热忱的驱使，政府就会在战争物资上花费大笔资金。



以上是华尔街上的40位名人，他们都和军火公司，或者相关的银行，证券公司，代理或金融代理商有关。

金钱托拉斯的海军联盟



上图为罗伯特 M.索姆森上校邀请来参加海军联盟午宴的美国爱国者。该午宴实际上是将人们的5亿美元放入这些军需品制造者手中。来赴宴的每位宾客都和军火公司，或与军火公司有生意往来的银行或其他公司有关。

上校，我还有话要对你说。我知道您是詹姆士·戈登·伯奈特[①]的私下好友。而他是《先驱报》的老板，曾为你的计划赞助了几千美金。他移民到了法国，三番五次远隔重洋打电话来疾呼美国参战，好助法国一臂之力。

上校先生，如果这个国家的人民需要更为强大的陆军和海军，那么他们不会咨询国际镍矿公司的主席，也不会咨询法裔美国人伯奈特，更不会咨询你那些制造军火的朋友们。国会代表会处理这件事的。政府也将建立自己的武器工厂。战争结束后，政府也不会收购金钱托拉斯闲置无用的武器工厂。

海军联盟也是如此。

拉开黑幕

让我进一步拉开这个神秘的黑幕，让你们看清楚这个盘踞在华尔街上的巨大关系网：

在华尔街网络示意图上，你将看到40位华尔街上的名人。他们都和战争军资工厂，或从战争军资中获利的公司，或参与非法交通的银行，或保障战争合同的证券公司，或充当军需品公司经纪代理商的公司息息相关。

如今，华尔街上的金融家都有远见卓识。他们早已看到了自己生意的前途。这些人虽然占据着董事会的位置，却早就把权力扩展到了他们的武器工厂去了。欧洲战争结束后，他们打算怎么办？

让我们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桥港在生产制造武器、军需品和战争机器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

① 他们两人是密友。这两人都曾触犯过国家的法律。詹姆士·戈登伯奈特因邮寄淫秽刊物而被联邦法院罚款30000美元。罗伯特 M.索姆森上校因为屯聚棉花，违反了谢尔曼法，而于1910年8月4日被联邦法庭霍特法官判罚4000美元。

步。据各方估计，几年后它将发展成为一个拥有50万人口的城市。在桥港转变成为美国的埃森过程中，瑞明顿公司和联合冶金弹药公司开始逐步扩张，并修建了一些让过去的楼房都黯然失色的高楼大厦。”——(《星期天报》)

6月18日——伯利恒钢铁公司的查尔斯 M.斯维伯将要修建第三个弹药生产工厂。

8月22日——在和英国及俄国的武器官员经过旅行考察后，查尔斯 M.斯维伯宣布：伯利恒公司将在五月岬弹药试验基地的附近新建一个大型工厂，用于制造火药和弹壳。

8月12日——杜邦火药公司已经开始在卡尼斯角建造第四座杜邦工厂。这座工厂比其他三座在用的工厂都要大。战争刚刚打响时，该公司本来只有一座工厂的，但随着订单增加，公司很快又新建了其他三座工厂。

8月20日——杜邦公司为新公司的股票注入了5800万美元。

8月11日——输送电力的斯密斯与沃勒斯公司和纽约金融家联盟签订合约，将迅速转型成为军火工厂。

8月11日——伯利恒钢铁公司已经收购了德崔克与哈维机械公司的现代工厂。这个生产军火的工厂将很快投产。

5月29日——阿特拉斯火药公司已经掌控了太平洋沿岸的数家火药生产工厂。公司股东掌握了550万美元资产，占必要融资积累优先股的6%。

这些只不过是金钱托拉斯新增工厂中的冰山一角罢了。我将引用7月19日《华尔街日报》上的言论：

“对战争物资的需求难道比战争本身持续的时间还要长吗？这个在如此短时期内建立起来的工业会不会以战争的结束而结束？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因战争新建和扩建的工厂并不是一些暂时的廉价的服务结构。他们实际上是现代化的、永久的钢筋水泥结构。”

战争并未结束

“如果战争结束，或者又引发了其他战争，那么这些军资制造商就会从这些现成的工厂中坐收渔利。”

是的，我们这些有远见的金融家早已看到这场战争之后“将尾随而来更多战争”，而他们也将“获得暴利”。

但是，谁将在金钱托拉斯的指引下，辛苦工作，将数不清的钱用来帮国家维修新建的战争工厂呢？谁又会在金钱托拉斯的指引下为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其他战争”抛头颅洒热血呢？

同胞们，是我们啊！

而在军事重压下的欧洲，听到数百万穷苦大众发出痛苦呻吟的也是我们啊！

现在，我们却遭受这些华尔街“爱国者”欺骗愚弄。

如果我们去调查一下这些金钱托拉斯成员的爱国心，我们就会发现他们十分敏感。他们的目的只不过是要聚集大量财富，然后在国外安家乐业。他们之所以选择在法国和英国安家，就是为了逃避那些让他们不堪的大众评论，否则，他们在本国的生活就无法得到同胞的认同。

这些逃亡他国的人包括：詹姆斯 · 斯蒂尔曼，他是国家城市银行的前任主席；詹姆士 · 哈真 · 海德，他因保险丑闻而臭名昭著；钢铁信托的威廉姆 E.科里；以及令人唾弃的詹姆士 · 戈登伯奈特。这样的人还有亨利 · 詹姆士，他宣布与祖国断交；以及托马斯 · 肖弗尼斯，他出卖了自己的国籍，而换取了外国国籍。

但当麻烦到来时，这些贵族部落就回到祖国，给我们上爱国主义教育课，然后要我们为他们国籍所在的国家作战。

是的，他们就是这么和我们的人民说的。他们赖在我们的国家，掠夺我们国家的资源，压榨我们。而我们并非都是英国人的后裔，我

们的祖辈在拓荒时期勤劳地开拓我们的祖国，在战争时期为了我们的祖国抛洒热血。

然而，这些叛徒，这些成天把爱国主义挂在嘴边的人，这些口袋里塞满了英国赠送的金币的人，却告诉我们要为了英国而战——事实上，我们必须和英国开战。它是我国世袭的敌人，我们的祖辈曾和它作战，它是当今我们最大的敌人。

“如果有人问我‘合理的、可能的敌人是谁’，我会回答——除了英国外所有的邪恶势力。”——前检察官查尔斯 J.伯纳帕特在6月15日卡内基大厅举行的国家安全联盟会议上如是说。

华尔街关系网中的40位先生们，我要说：

先生们，你们中很多人都出生贵族。你们中很多人都有足够的金钱。

先生们，你们却和其他国家的人一起对付自己的同胞。你们践踏了数百万同胞的感情。你们凌辱了他们最高尚最神圣的信仰。

如果在这个危机时刻，你们还保持沉默，那么我们的国家就会走向没落。几千年前，希腊和罗马与我们非常相似，都是共和制国家。但现在，他们都屈从于大财阀了。

先生们，你们当中难道没有充满勇气，毫不畏惧的勇士吗?

你们当中有些人我非常了解。我看到他们毫不在乎地倚靠在椅子上，冷笑着说：“哦，我才不在乎《祖国》上怎么报道我的。《祖国》已经被德国收购了。”说完后就眨眨眼睛，大笑一声，把通过肮脏交易从英国那里赚来的金币玩得叮当响。

你知道这一切为什么会刊登在《祖国》上吗？我来告诉你们。我知道你们中有些人，或者是你们有些华尔街的朋友是纽约一些大报背后的老板。你们资助这些报纸，通过广告来控制这些报纸。难怪金钱托拉斯在全国上下都播报企业联合服务新闻，以此来毒害公众的思想。

纽约各报都清楚我拟写的有关金钱托拉斯的报道属实，然而他们都不敢让事实曝光。

因此，这一切只有报道在《祖国》上。

“同胞们，这些人有钱有权，但他们只是少数。我们才是多数。正如埃德温·劳伦斯·哥德金所说：‘只有大多数人的心声，才能说出国家的命运。’

同胞们，既然你们都热爱祖国，那就赶快加入我们吧。因为等到黑暗真正来临，我们就束手无策了。”

第四章

华尔街的黄金策划者

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由伦敦破产者策划的惊人故事，他们和华尔街上那些卑鄙的商人一起联手来压榨我们——压榨他们的同胞。我要告诉你们，金钱托拉斯是如何运用这些阴险的武器来进一步策划他们的叛国阴谋的。

去年6月底，华尔街的军火制造商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尴尬的——如果不是可怕的——境地。他们在枪支、刺刀和火药方面的交易突然激增，实际上，已经超出了他们最初的预算——达到20亿美元左右了。20亿美元啊！突然，他们的客户，也就是同盟军——英国、法国和俄国——没有能力继续支付了！

伦敦刚刚在流动债券上损失了一大笔——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南非纷纷贷款。而针线大街(英格兰银行所在地)也刚刚发行了一大笔战争贷款。华尔街每天都收到个人用户打来的电话，质疑英国偿还能力的不安谣言也风声四起。

继而，与J.皮尔朋特·摩根一起合作开“摩根及格兰菲尔公司(伦敦)”的亨利 P.戴维森匆匆坐快艇前往英国。戴维森调查了一下国外的情况，然后就回国了。回国时身边还多了一队私人保镖，以防受到人身攻击。随后，戴维森做了报道。

英国巨额战争贷款带来的后果十分可怕。政府规定了最低价格为

65英镑的国债，即大英帝国首次发行的债券，以防止价格跌到40英镑。国债滞销了。

然而，十分绝望的英国政府最终还是要降低国债。于是，政府不得不强迫国债持有人以每份75英镑的国债价格换取每份50英镑的新战争贷款。这样，英国人就被迫损失掉了1/3的财富。也就是说一个曾投资30万英镑买国债的人如今只剩下20万英镑了，尽管他的收入暂时较高。

那些手握大量资金的伦敦银行家，如今却被自己的政府强行换取他们手中的证券。

这些人中很多人都持有大量的国债。而政府却威胁他们如果不交换国债的话，那么国债就降至40英镑。这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个致命的打击。

英国就是这样对待那些持有他们国家证券的国民的。对于美国人，那些曾经被亲英派银行家强迫购买价值5亿美元债券的美国人，英国又会怎么处置呢？

仅仅在7月21日那一周，英格兰银行债券储量就下降了18.09%。1914年7月的债券储量为52.4%，1913年7月的债券储量为53.69%，而1911年7月的债券储量则为54.5%。至此，英国的信用全失！它再也没有办法支付金币来偿还债务了。

我引用的是官方数据。这一点毋庸置疑。每个人都可以了解得到，但是纽约金钱托拉斯却没有一家报纸敢公布这个事实。这是因为金钱托拉斯为很多报纸提供银行贷款支持，或者是资助它们，或是为他们提供广告赞助。

突然，华尔街的一家银行收到秘密消息。这一消息犹如晴空霹雳：**“国际金融和英国大臣做出了大胆的计划：将近期战争贷款转变成为英国的国际债务。”**

这个“大胆的计划”为华尔街的英国黄金策划揭开了序幕。策划这个“大胆计划”的是英国财政大臣，也是摩根的朋友。

英国害怕破产。现在她利用我们，就好比当初她利用比利时帮她打仗一样——最后，她遗弃了比利时；就好比她利用法国帮她打仗一样——现在，她无法帮助法国；又好比她利用俄国和意大利一样，到头来却遗弃了他们。现在她利用我们，只不过是要毁掉我们。

我们偿还英国的债务

但英国承诺要"资助"比利时、法国、俄国和意大利。按照传统，她也的确这么做过。英国大臣曾代表英国和这四个国家的代表说过："先生们，我现在没钱给你们。但我会利用我们在华尔街的代理商摩根先生。我会让他强迫美国人保障你们军火的信用，他和他的朋友们也会用美国人存在他们银行的钱来支付给你们的。我的金融代理商将把你们的代理商引入华尔街，这样我们就可以和你们结清账了。"

这些金融代理商也确实来到了我们身边：爱德华·霍顿，巴伦·瑞丁，亨利·巴宾顿·斯密斯，巴斯尔 B.布莱克特。随他们而来的还有法国骗子：奥克特弗·豪姆伯格以及厄尼斯特·马勒特。

这次握手跨越了整个大洋，但这次小偷之手却伸入了我们的口袋。

可以想象，当华尔街金钱托拉斯的成员得知英国大臣通过其英国代理商摩根来发布订单时，无疑都感到害怕和恐惧。你知道，大家原本都以为不出几个月，英国就能把德国击败，然而现在却没有任何动静。他们这样期待过，就犹如那些比利时骗子期待过一样，就犹如那些法国骗子期待过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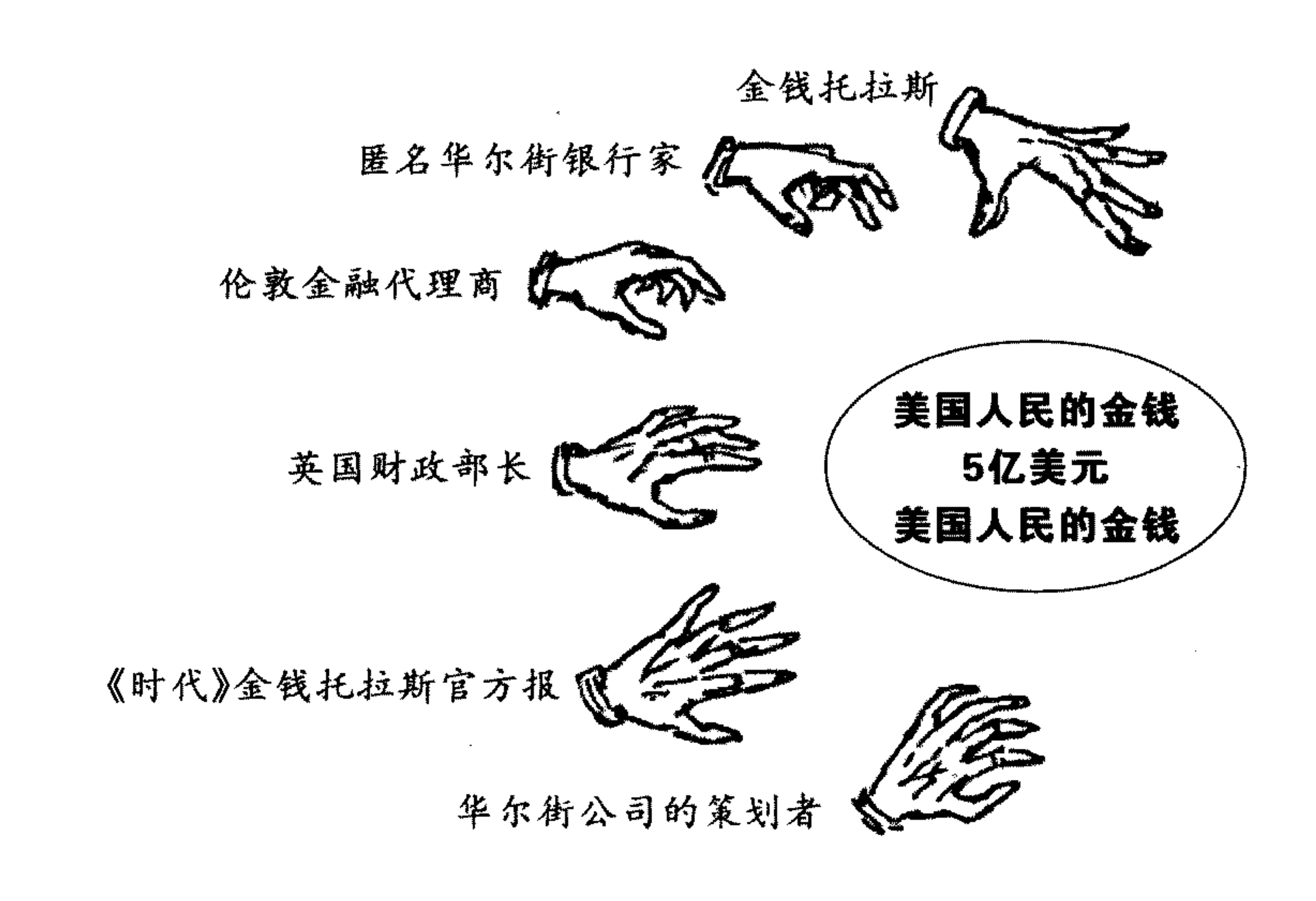
那些金钱托拉斯军火制造商该如何收款呢？英国无法支付，法国和俄国也无法支付。于是，**金钱托拉斯银行家决定遵循英国大臣的指示，让美国人民为他们卖给同盟国的刺刀和弹药付款。**

于是，金钱托拉斯的成员开始秘密而迅速地将英国、法国和俄国的债券"移植"到他们自己的银行。这些银行在未经美国储户的允许

下，就私自将储户的存款支付给了金钱托拉斯。

当英国、法国和俄国开始拖欠或减少债券时(就好比他们在自己国家所做的那样)，美国人民就开始遭受损失了。故事又重演了。金钱托拉斯只要有钱在手，又怎么会在乎人民的感受呢？

我们知道英国大臣的大胆计划是和“处理最近的战争贷款”联系在一起的。在处理战争贷款的过程中，我们看到英国被迫损失了1/3的财富。那么在英国大臣订单上，美国又会损失多少呢？



人民的存款被用来资助英国的战争

7月15日，商业局长E.E.布拉特博士在弗吉尼亚银行家协会上预测，到目前为止，美国在战争期间对欧洲所有贷款金额和信用合计为5亿美元。他认为这些贷款实际上是“经济谬论”。

以下，我引用了纽约一家主要信托公司的信：

纽约， 1915年7月27日

“我们很抱歉地宣布，对于参与制造和买卖军火，来为目前参战的国家利益服务的个人、公司或团体，本公司将概不接受任何资金。

我们无法查清每笔贷款的踪迹，并且向我们贷款的个人很有可能

再贷款给其他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贷出的资金就有可能用于上述用途。

然而，我们对法国政府也进行了投资，并且我们也在努力参与接管对加拿大的贷款。”

毫无疑问，考虑到投资安全和利润，作者认为这个城市所有重要的金融机构都有类似的证券。

5亿美元贷款

我们可以看到，截至7月15日，美国人民的5亿美元全都贷款给了其他国家。就算这些国家不赖账，他们的偿还能力也是值得怀疑的。而这一切，都是在金钱托拉斯暗地操作下快速进行的。因此，他们掌控了所有金融机构，以防这些金融机构把钱要回去。

但美国大众到这时候就坐不住了。他们向银行咨询后了解了真相。于是，金钱托拉斯又开始玩起他们了如指掌的老把戏，来消除人们的恐惧感。人们也许会有警惕，把钱从银行取出来。于是，金钱托拉斯就开始在全国大肆宣传，说英国、法国和俄国的经济情况良好，并且还给我们国家送来大量金币。

8月10日，金钱托拉斯通过一名银行家将故事以醒目的大标题“移植”到了其官方报纸纽约《时代》周刊上。报道称英国将价值1亿美元的金币运到了美国，并且声称金币是由比蒂上将驾驶英国战舰运送来的。通过企业联合新闻服务中心(该中心在过去几年中，一直是金钱托拉斯用来误导人们大众的服务机构)，《时代》将该消息发布了出去。

当然，人人都知道英国海军上将因为害怕德国潜水艇而一直躲在英国港口。而英格兰银行也感到害怕，因为它的黄金储量少而达不到要求。第二天一早，真相再也无法隐藏，因为财政分部的数据是无法

作假的。而勉强作答的官方声明也表明所运送的黄金仅仅价值1900万美元。但无论如何，谎言还是让人们暂时平静了下来。

6月26日《时代》刊登消息，说日耳曼同盟破产了，奥地利只能支付11%的债务，而德国只能支付16%。当然，这样做也只不过是为了增强日益衰落的英国信用。

但这一切远远不够。只有英国急切送来大量黄金的消息才能安抚美国人民骚乱的思想。只有先安抚了人民大众，金钱托拉斯才能不受任何惩罚而从公共银行汇集到资金。因此，金钱托拉斯继续在8月13日的《时代》上刊登了以下消息：

声名狼藉的声明

“我们并不要黄金”，一个国际银行家这样说道。他在伦敦和巴黎金融家谈判过程中起了积极的作用。“黄金对我们根本没用，所以最好还是留在伦敦吧。这个国家的银行有着前所未有的现金储备，这一点好处都没有。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信用安排，只有在信用安排下，我们才能代表外国付款。”

在过去的12个月中，美国商人都试图从华尔街银行获得信用。这是说明这个声明丑恶面目的最好例子了。

那么，到底是谁在暗箱操作，摆弄着他邻居偷来钱包里的金币，悄悄地说“我们不要黄金。黄金没有用”的呢？

我想要问问这位匿名的华尔街银行家，为什么他要躲起来悄声说话，来误导大众的思想？我想让他出来光明正大地站在人民面前。你看，我认识这个匿名人，我见过他，我也知道他为什么会说这些话。

我想让这位匿名银行家注意一下，在过去18个月里，纽约有11家商业公司破产，就是因为银行拒绝承认他们的信用。我还想告诉他们，我国的很多铁路系统也纷纷破产，就是因为金钱托拉斯不肯借钱给他们。

我想问问这位银行家，为什么他这么急于给“外国”信用，而不愿

意给美国商人和美国铁路工人信用？

我还想问问他，以下这些“鼓舞人心”的话难道不是你说的吗？——“据一些(伦敦)记者报道，运送而来的金币价值高达2.5亿美元。为什么在当今这个情况下，要求伦敦运送这么大笔稀有金属，对一些纽约大银行和银行家来说是不是不可思议呢？大西洋另一边的国度并不想也并没有要求黄金啊。”(8月28日，《商业和财经编年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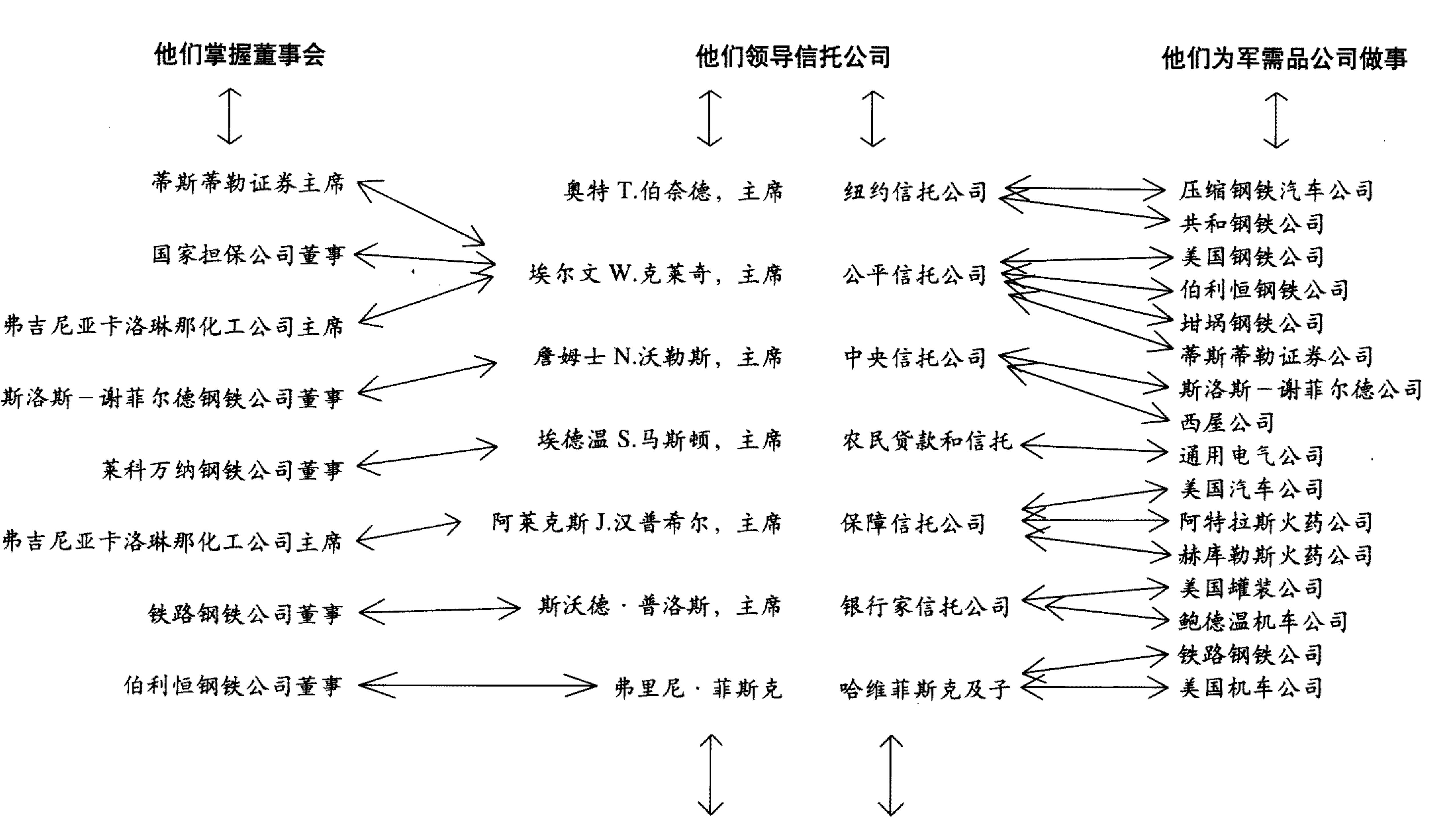
英格兰银行上周的金条仅仅价值3.35亿美元，因此华尔街金融权威声明中所说的英国想送来价值2.5亿美元的金币的消息明显具有误导性。然而，那些腐败的金钱托拉斯银行家一边渴望着英国欠他们的黄金，一边又明白英国根本没有能力偿还，因此他们只有愚弄自己的同胞，好紧紧抓住同胞们的金钱以补偿自己。

看清真相吧！我们应该站在伦敦的位置想一想，看伦敦是否“不管我们的意愿，坚持要把价值2.5亿美元的黄金送给我们”。

我们必须保存自己的黄金

乔治·派什在《统计家》上对全国同胞发表了下面的言论：“没有哪个国家能够超出自己收入能力去购买物资，除非这个国家有能力借钱。”他又说：“我很高兴看到我国正在调动所有的黄金储备。”他还引用众议院主席的话说：“要保持并增加我们的黄金储量十分重要。我们早已获知，那些支付给我们员工的小笔款项并不是用黄金支付的，而是用纸币支付的。”

对于伦敦急于送给我们黄金这一消息，我们在其中找不到任何有用的内容。相反，就在伦敦的金融代理商启程前往华尔街时，伦敦的金融发言人都像协调好了一样，不断告知美国人，用存在美国银行里的钱来扩展英国的信用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他们说：“我们需要向美国借大概5亿美元。我们计划在纽约和波士顿发行4亿到5亿美元的股票，如果有必要，还会在美国其他城市发行。我们需要的这一大


他们掌握董事会
他们领导信托公司
他们为军需品公司做事
蒂斯蒂勒证券主席
国家担保公司董事
弗吉尼亚卡洛琳那化工公司主席
斯洛斯－谢菲尔德钢铁公司董事
莱科万纳钢铁公司董事
弗吉尼亚卡洛琳那化工公司主席
铁路钢铁公司董事
伯利恒钢铁公司董事
奥特 T.伯奈德，主席
埃尔文 W.克莱奇，主席
詹姆士 N.沃勒斯，主席
埃德温 S.马斯顿，主席
阿莱克斯 J.汉普希尔，主席
斯沃德 · 普洛斯，主席
弗里尼 · 菲斯克
纽约信托公司
公平信托公司
中央信托公司
农民贷款和信托
保障信托公司
银行家信托公司
哈维菲斯克及子
压缩钢铁汽车公司
共和钢铁公司
美国钢铁公司
伯利恒钢铁公司
坩埚钢铁公司
蒂斯蒂勒证券公司
斯洛斯－谢菲尔德公司
西屋公司
通用电气公司
美国汽车公司
阿特拉斯火药公司
赫库勒斯火药公司
美国罐装公司
鲍德温机车公司
铁路钢铁公司
美国机车公司
华尔街银行家的权力
他们指导军需品公司事务
他们处理人民在银行的存款
他们是战争股票的代理商

笔钱就是美国人所称的银行投资。”

你们能看出这个阴谋正在一步步地剥削美国人民吗？首先是华尔街的军需品制造商不断扩大信用额度；接着就隐瞒伦敦战争贷款的惨败；然后金钱托拉斯才意识到自己把货出售给了破产国家；英国大臣开始给金钱托拉斯银行家指示；很快金钱托拉斯秘密掌控了美国人民的5亿美元；刊登在报纸上堂而皇之的谎言误导人们相信英国要送给我们大笔黄金；而后匿名银行家又偷偷发表评论，进一步让人们相信我们并不需要黄金；继而伦敦的金融豺狼们又齐声诱导我们给英国信用支持。现在金融代理商又伸出手来，要我们再给5个亿。

让这些金融代理商空手回家，难道不是我们国家每个银行家的最好职责吗？

我们手中有一张名单，上面有7位华尔街的银行家，他们都有极大的权利和广泛的影响力。

一方面，我们看到他们担任军火公司的管理董事，如伯利恒钢铁、蒂斯蒂勒证券，以及莱科万纳钢铁。另一方面，他们领导了大型银行机构，处理公众的金钱，并出售证券。而他们控制的这些银行机构却充当了军火公司的金融代理商。如美国罐装、坩埚钢铁和铁路钢铁公司。

伯奈德的话

排在该名单榜首的是奥特 T.伯奈德先生。他是纽约信托公司的主席。12天以前，伯奈德先生做了一件让他的同胞感到悲愤的事。在离开伦敦前夕，他发表声明说：“英国很容易就能在这个国家筹集到5亿美元的贷款。而且总统必须采取一些极端的举措，如果威尔逊总统说将战争进行到底，那么全体美国人民都会在背后支持我们。”

既然这个从金钱托拉斯获取订单的华尔街银行家说出这样的言论，我们就不得不产生怀疑。为什么他这么愿意将5亿美元美国人民

的钱送给英国？为什么他对战争做出这样轻浮的言论？

伯奈德先生明白美国和德国之间开战的话意味着什么吗？他知不知道，如果开战的话父亲将被送往营地，儿子将为父亲而战，暴徒们会涌上街头，全国各地血流成河？

我们希望伯奈德的同行们不要对他这番言论做出任何响应。他们都很富有。其中有些人为股东赚了60%的股息，而作为圣诞奖金，股东们也送给了他们15万美元。鉴于国家提供给他们这么丰厚的物资，难道他们不该向全国人们表示，华尔街的银行家已经准备好了为国家利益而战吗？

华尔街上还有些人比这七个人有更大的权力。他们是金钱托拉斯的成员。他们正在策划一场违背人民利益的阴谋。金钱托拉斯已经给了同盟军5亿美元的信用。现在却还在计划给他们5亿到7.5亿美元。

在最近的一次伦敦银行家会议上，政治经济家哈罗德·库克斯说："如果英国不借够20亿英镑，战争不会结束。"

20亿英镑——也就是100亿美元啊！英国找谁去借这笔钱？只剩下一个主要国家了。

金钱托拉斯的成员们，如果你们借给同盟国代理商10亿美元，那你就得借给他们100亿美元。如果他们拖欠的话，我们就不得不参战以挽救我们的贷款了。

金钱托拉斯的成员们，如果你们这么做了，那么你们就会播下仇恨的种子，最终将在你们的脚下刮起一股仇恨的旋风。历史上反抗人民意志最后落得悲惨下场的例子数不胜数。如果有一天，人民愤怒地冲向华尔街，包围了你们白色大理石的宫殿，那将是多么可悲的一幕啊！

我相信，所有的罪恶都可以得到弥补。有些金钱托拉斯的成员已经犯下了滔天大罪，但他们正在弥补这些过错，正在抚平人民的怒火。

第五章 破产的加拿大

这个故事让人们了解到，英国这个残暴的统治者是如何摧毁曾经富饶的加拿大的。通过诱人的奖赏和甜言蜜语，英国人将诚实单纯的加拿大人从遥远的国度诱骗出来，帮他们砍伐树木，开垦荒地。

突然，伦敦的金融家们发出命令，要成为加拿大的主人。恐惧紧随其后。一些男人们被迫和妻儿分开，关入肮脏的监狱，很多人在监狱中死去。另一些人被迫送往国外战场，为他们所憎恨的甚至从未听说过的外国国王战死沙场。

历史上再没有比这更黑暗残暴的记录了。三名所谓的“殖民地爵士”和这件事密切相关。他们是加拿大总督罗伯特·莱尔德·博登阁下，出生于密尔沃基，现任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总裁的托马斯·肖弗尼斯，以及国防部部长山姆休少将。

他们认为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操纵整个加拿大。因为该公司主宰了加拿大全国的铁路线、宾馆、轮船公司以及最昂贵的土地产权。而该公司则是归伦敦所有。因此，伦敦的金融家就全权掌握了加拿大。

这些金融家最关心的一件事就是让这片土地上住满人。他们想要把从这个国家偷来的土地再卖回去。并且希望用他们拥有的铁路来运送农产品和林产品。他们常常自夸地说：“19世纪是属于美国的，但

20世纪将属于加拿大。”而今天的加拿大又在哪里呢？

加拿大全国约有620万人口。但这个数字并不会逐渐增长。几年以来，爱尔兰和英格兰一直都将这个国家的青壮劳动力拉往自己的国家做苦力，导致整个国家的人口不断减少。然而，加拿大人开始跨越国界，来到我们国家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就像詹姆士 J.希尔先生一样，他们也极度鄙视那些顶着低贱头衔却趾高气昂的人，并且也看不到这个被外国财阀统治的国家的未来到底在哪里。

由于英国移民人数下降，并且开始渐渐控制移民人数，伦敦金融家便开始寻找其他的宣传地点。他们将战线延展到了奥地利－匈牙利沿线，并且开始煽动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以吸引这些人口稠密国家的农民和工匠。为了诱惑人们迁移，这些伦敦金融家提供了诱人的奖金和地产，甚至还为移民者提供免费的迁移服务。

那么这场1910年开始的大迁移运动到底如何呢？看看下表我们就会一清二楚了。

移民至加拿大

	1910年	1914年	增加人数
奥地利－匈牙利人	9757	28321	18564
德国人	1533	5537	4004

驱除同胞

但是，同英国移民者相比，这些德国、奥地利－匈牙利移民成功率有多少呢？看看下表更为深刻的数据分析吧。

	1902-1914年间移民被拒人数	1902-1914年间移民后被驱逐人数
德国	260	113
奥地利－匈牙利	745	279
英国	1411	5310

由于心胸狭窄、毫无技能、十分野蛮，移民被拒以及后来被遣送回来的英国人数量十分巨大，这就导致了加拿大的英国种族数量直线下降，而日耳曼民族则成为了加拿大的主要力量。

欧洲战争打响后，加拿大成为了一个种族众多的国家。其中很多人都是在资本家甜言蜜语的承诺诱惑下来到加拿大的，根本都不知道这些资本家其实是想剥削他们的劳动力。这些人从没有想过再回到欧洲为英国而战。在这其中，德国人、奥地利人和匈牙利人的数量达到了229147人。

然而战争开始了，伦敦的掌权人通知加拿大总督博登："我们要囚禁所有的外敌，不要保护他们。我们必须让德国人知道我们的厉害。"

接到这一指示，博登脸吓得惨白，然而他还是遵循了命令。他坐在一旁放手不管。从英属哥伦比亚到魁北克，法裔加拿大人在加拿大全国上下处处施暴，所作所为简直比得上残忍的哥萨克人。他们烧毁房屋，抢掠商店，向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扔石头。没有人出面阻止他们。他们把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的男女老少从房子里拖出来当众处决。如果在加拿大本地出生的孩子想要保护他们出生于国外的父母就会被处死，而女孩子则被暴徒们蹂躏施暴。

如果有人勉强存活下来，暴徒们也会将他们关到废弃的拘留营，破烂的小木屋，或者干脆放到冬天寒风刺骨、风雨交加的室外，让他们活活饿死或冻死。有时，还会把他们扔进熊熊燃烧的火炉里，把他们活活烧死。因此，这些老百姓的死亡率高得让人恐怖。而那些幸存者留下的后遗症则更加糟糕。三分之一的人再也无法自力更生——他们可是被甜言蜜语诱惑而来这个国家的啊，而当初信誓旦旦许下承诺的人如今却对他们犯下如此滔天罪行！如今，他们的妻儿只能衣衫褴褛地游荡在加拿大各个城市的大街小巷，徒劳地祈求食物和住所，成为暴徒的笑柄。

要重新叙述这件事情的确让人感到痛苦，然而我们重述这件事的

理由却显而易见。**加拿大25万日耳曼人遭受了如此暴行**。如果我们不得不参战，那么我们可以号召**在美国的3000万日耳曼人**。

当J.皮尔朋特成为英国的战争代理商时，他就是这么考虑的。他在金钱托拉斯的合作人是这么考虑的，而那些受金钱托拉斯一些蝇头小利的华尔街献媚银行家也是这么想的。华尔街的那些英国战争狂银行家是这么希望的，那些误导毒害人民思想的亲英派作家也这么希望的。当纽约信托公司总裁奥特 T.伯奈德前往英国，发表“总统必须采取一些极端的举措”这样的言论时，他就是这么希望的；当詹姆士·戈登·伯奈特在巴黎致电回家，让暴徒攻击德国人时，他是这么希望的；当阿道夫 S.奥奇士恶意煽动民族憎恨感情时，他也是这么希望的。

在加拿大的暴行和大屠杀后，法裔加拿大人终于被自己的残忍吓得停下手来，屏住呼吸。工厂被毁掉了，农田被践踏了，失业率开始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早先暴行的恶果开始慢慢呈现出来——报复在了暴徒身上——资本家身上。

“美国骑士”肖弗尼斯退缩到温尼伯湖无力地说道：“如今，加拿大政府面临的最关键的问题就是移民问题。”

加拿大的黑暗

加拿大内务部长说：“我们可以预见，加拿大过去几年的一切已变得非常黑暗。”

事实上，加拿大的一切已变得非常糟糕。

那些受到资本家煽动，不加思考就犯下滔天大罪的人们开始遭到报复。

英国的财阀很快就得到了一个可怕的消息：那些被他们剥削得生活极度贫困的英国工人拒绝为他们参战。接到枢密令后，这些英国财阀很快向他们在世界各地的主管下命令：“强迫那些来自殖民地的人

们参战。”

加拿大总督博登接到消息后浑身一颤，但他还是默默执行了。他找到一个头脑简单、涉世未深的人——民兵大臣山姆·休——下达了命令。于是，基于英国错误和恐惧的参战宣传号吹响了。加拿大必须拯救英国。德国人不过是些流氓和胆小鬼。他们曾经被比利时人打败过。法国和俄国也曾攻下德国，打败了他们。这项任务十分容易。加拿大人可以高昂着胜利的头进入这个战败的国家，大肆掠夺那儿丰富的物资。

五万加拿大青年被送往了法国和加里波底。山姆·休来到纽约，紧随其后。他以一个无知者简单的方式在码头上自夸道：“我们只要派出10万人就可以攻下德国了。”

紧接着，山姆·休又向战场派出了5万加拿大士兵。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不久噩耗从佛兰德斯传来——消息并不是通过媒体传达的，因为媒体有严格的审查制度。真相以各种方式在人们口中传开。据说，加拿大人碰上了英勇善战、不怕牺牲的德国人。在遭到英国军团抛弃后，这些加拿大人从战场上撤退下来，将2000多名蒙特利尔高地人留在后面，导致他们腹背受敌。此后，再也没有听到任何消息了。

当这个可怕的消息传到渥太华后，整个加拿大陷入哀伤的抽泣当中。山姆·休在同一时间回国。他面如死灰、唇色惨白、结结巴巴地说：“他们是英雄——他们就是为这一头衔而牺牲的。”

休后来潜逃回英格兰，受到了上级的奖励。

然而伦敦继续下达命令：“让那些来自殖民地的人参战！”博登必须遵守这一命令。于是，他叫来他的追随者，“美国骑士”肖弗尼斯。他们决定必须将雇主都动员起来，因为加拿大已经厌倦战争了，人们都不愿意参军。但是由伦敦财阀控制的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必须挽救他们。

8月1日，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职员在薪水袋里发现一张通

知："国王和国家需要你们。我们不需要。"年轻人得到通知：要么就去参战，要么就辞职。这一通知在铁路、酒店、工厂等一系列伦敦财阀掌握的公司里传达了下去。加拿大政府的各部门，以及各个城市的大型雇主也收到了类似通知。

伦敦财阀们强迫人们参战。那些憎恨英格兰的爱尔兰人必须为他们参战，否则就会被饿死。在蒙特利尔，5000名因为不愿参军而被解雇的未婚人员集结在一起开会，谴责报业媒体支持服兵役，并且还袭击报社，打碎了报社办公室窗户。几天后，一名拿着征兵公告的士兵在战神广场被袭。很快，士兵们就制服了这群暴徒，逮捕了他们的首领。

现在，法裔加拿大人开始相信他们的主人了而且又开始上演那丑陋的一幕。加拿大步兵第三旅第四师副官、陆军中尉泰勒发出命令："在最后一场战役中，几个师纷纷向敌人投降。不管这些人是谁，枪毙这些投降的人是我们最为紧急的职责。如果投降人数众多，那么我们要毫不犹豫将大炮对准他们。"

而加拿大的报纸又开始大肆宣传"必须"原则，并且还谈到"派特公主政府的英雄"，"勇气"、"坚韧"、"必胜的决心"等等。

如今，他们又在加拿大的报纸上宣传这方面的事情，因为这里的审查制度要比英格兰严格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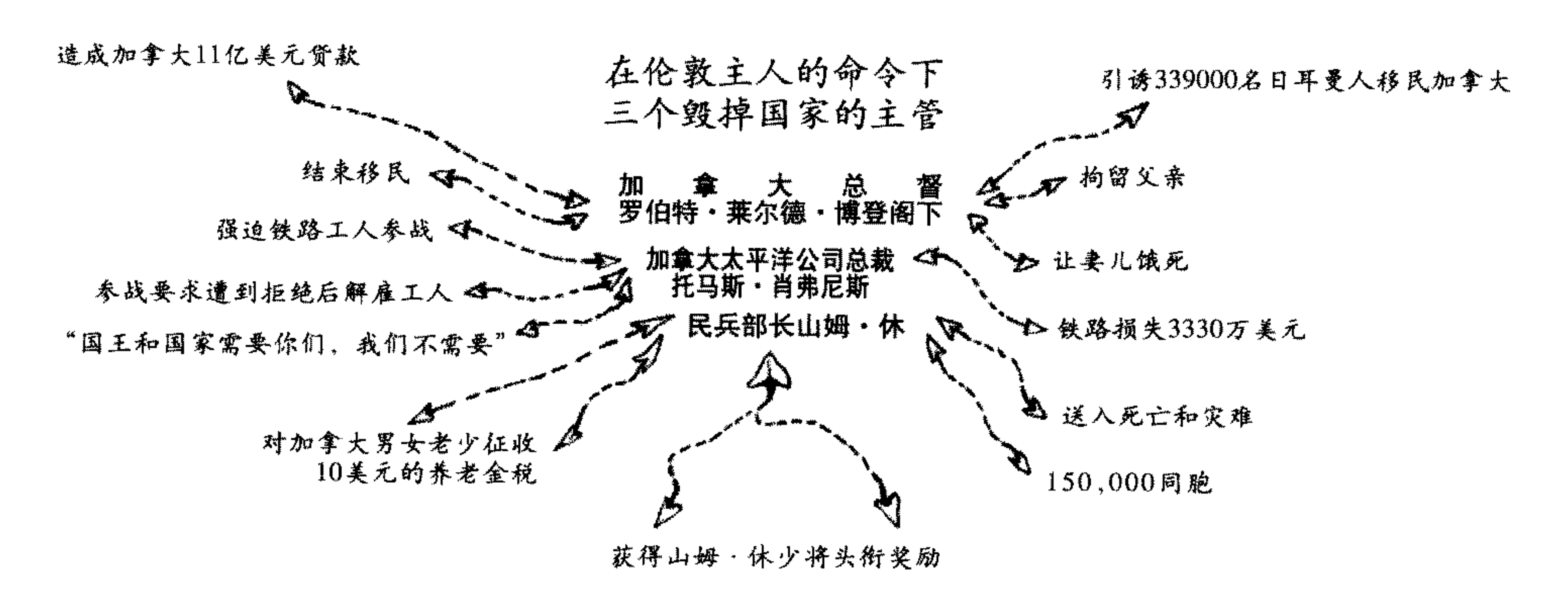
但现在，加拿大人民都"了解真相"了。

他们知道这一切的代价是什么。而这种代价会毁了他们。

加拿大已经派出了15万士兵。只有很少部分士兵才能生还。

一年前，在首次战争热潮的驱使和腐败英国媒体的人为激励下，加拿大曾承诺给这些士兵每天1.1美元的工资。寡妇和孤儿也会得到赡养——寡妇每月22美元，孤儿每人每月5美元。伤残军人根据级别以及伤残程度每年给与100到264美元的补助。而不管士兵是战死，战伤，还是留下了孤儿寡母，每天1.1美元的工资都将永远发下去。

战争给加拿大带来的损失



毁灭性的费用

尽管意图是好的，但这一政策却有欠考虑。这些战争费用对加拿大来说是次毁灭性的打击。每年6022.5万美元的军备负担就压在了600万加拿大人身上。

战争开始以前，加拿大的国债为5.44391亿美元，年利息以及其他费用为1500万美元。战争开始后，加拿大扩大了约2000万美元的军备费用。此外，还在英国、法国、俄国、新西兰和南非政府的资助下购买了2500万美元的军备。

当博登拘留了那些以自己劳力帮助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日渐繁荣的日耳曼农民后，一场风暴席卷了伦敦财阀以及整个加拿大。1914年，加纳的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净收入为1.29814亿美元。而1915年公布的年净收入仅为1.29814亿美元，整整损失了3230万美元。受到惊吓的资本家立刻切断了所有操作费用。他们一共减少了2258.8万美元，而这些钱原本是用来为工人发工资的。铁路的盈余一下子少了960万美元。

但更糟糕的还在后头。尽管早已受到警告，加拿大政府还是承担了两条主要干线——太平洋主干线和加拿大北方铁路——的全部费用

和责任，并且为两条线的债券做出担保。现在这两条干线并不是赚取固定费用了。“政府必须采取措施避免灾害。”财政部长怀特说道。加拿大必须接管两条干线以防止他们破产。

如今，破产风暴已经席卷了英属哥伦比亚的伐木业。而盛行多年的房地产业也开始瓦解。加拿大政府从市政部门和工业部门借了大笔资金，以至于每年光利息都要还1.4亿美元。现在，各个城镇都在要求延长期限，来偿还证券贷款利息。各大城市也受到破产的威胁。蒙特利尔已经开始考虑宣布破产管理了，该市的大量股票都在美国各大银行手中。已经濒临崩溃的主管博登开始与新组成的委员会紧急协商，想要尽快设计出一个方案来解决加拿大各市的债券危机。

但掌管着整个加拿大的伦敦大财阀们没有丝毫怜悯心。他们想在纽约销售英国货币来止住下跌趋势，而这则花费了英国大量资金。由于无法从已经岌岌可危的英格兰银行金库调出黄金，因此这些大财阀们就下令各大主管剥削加拿大的黄金，然后送往纽约。已被财政重担压的抬不起头来的加拿大，在其主人的要求下，又往纽约运送了价值1亿美元的黄金。

对于这一切，报纸都没做任何报道，因为加拿大又实行了新的新闻审查制度。政府禁止了任何有关军事、海军或财经信息的报道，同时对于批判英国政府或其同盟军的报道也在禁止报道名单之列。如果有任何一家报纸敢违反此规定，那么该报纸就会遭到镇压关闭。

但纸包不住火。加拿大一再拒绝支付同盟国俄国信用贷款，这导致俄国也破产了。“我们不能这么做，”一个加拿大银行家几个月以前这么说道，“就算政府发行加拿大货币，加大了银行的货币流通，但其罪恶的目的还是无法将加拿大钱币换成俄国证券。”

正如这个银行家所说，他所害怕的这种邪恶势力的确席卷了加拿大，但并非通过俄国订单融资的方法。加拿大政府以前所谓有的程度大量发行了加拿大货币，这就从一定程度上毁掉了加拿大的信用和资源——不计后果地发行纸币带来了通货膨胀，这种愚蠢的托词往往会

毁掉整个政府，就像俄国毁在了凯瑟琳大帝手上一样。曾经对加拿大提出的要求供不应求的伦敦市场，如今也对加拿大关闭了大门。以前掌管加拿大的英国人现在玩火自焚，甚至向我们乞求救济。现在，加拿大走向我们了。受英国雇主的指示，英国代理商摩根按照他一贯的风格遵守了命令，开始对加拿大提供贷款。他无法拒绝，也不愿拒绝，因为加拿大的黄金已经开始运往他的金库。于是，摩根强迫美国银行加入到对加拿大的贷款中去，以便把美国人民的钱借给加拿大。

被迫给加拿大贷款

从去年12月到今年5月底，美国银行接金钱托拉斯(其成员之一即为蒙特利尔银行在华尔街上的地方代理商)指示，已经处理价值高达8590万美元的加拿大债券了。此后，债券价值下跌得厉害。然后，其他贷款又紧随其后。如价值1150万美元的加拿大铁路证券。加拿大财政部长怀特称之为“我们面临的一个巨大灾难”。记住，就算是要“脱离灾难”，我们的岩石岛、密苏里太平洋以及其他一些美国铁路线都无法从华尔街上亲英派的银行家那里获得贷款。但如今，华尔街是英国人的土地，它由金钱托拉斯的大财阀们控制着。这些大财阀强迫华尔街上的各大银行把美国人的钱借给英国而非美国商人和铁路工人，以便从中获利。最终，摩根强迫华尔街接受了4500万美元的加拿大贷款。

就像所有破产者那样，加拿大以毁灭性的高利率从金钱托拉斯那里贷了款。因为美国已经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可以贷款给加拿大的国家了。而最终美国给加拿大的贷款占到了加拿大贷款总额的80%。如今，加拿大每年还款金额高达2.5亿美元。短短7个月内，加拿大向美国就借款1.5亿美元。战争刚刚开始，加拿大就向我们签下了5.27525亿美元的贷款合同。而在战争开始以前，加拿大就已经欠下了5.443亿美元的国债。现在，加拿大已经欠我们11亿美元了。

所有这些贷款都压在了600万破产人民身上。加拿大每个成年人都代表自己的城市，省份，或者说是自己的国家担负起了1000多美元的债务。这笔钱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年税，和个人欠款没有丝毫关系。加拿大的工厂都关门了，各大行业也毁了，城市里到处游走着失业的伤心人。

英国派往各个殖民地的主管都经历了类似的德国潜艇战。印度政府宣布预算赤字为1500万美元。对此英国束手无策。奥地利不但没有出口，反而进口了1200万蒲式耳小麦。对此，殖民地政府几次三番请求英国政府派船只来帮他们运送受冻的小麦。新西兰也十分衰落。英国全国上下所有的屠宰店都关了门；食品价格翻番，而这一切直接导致了无法调和的工人大罢工。

尽管如此，英格兰的公务员还在歇斯底里地高呼："德国潜水艇战争失败了。"

我们曾经给了加拿大抵押贷款，然而现在她再也无力偿还了，我们是不是应该就此终止这笔贷款呢?

加拿大地区主管博登回英国呆了六个星期，和政府官员讨论相关危机。然而，等他再次回到加拿大时，身边还是只有个可怜的随从——民兵部长山姆·休。这两个可怜虫躲在了纽约一家阴暗的酒店里。尽管两人满面愁容，心情抑郁，却还在满口述说"英雄"，"勇气"，"坚韧"以及"必胜的决心"。

在残忍的英国王室的要求下，这两人送出10万多加拿大人奔向了死亡的战场。然而，他们为国家收获的只不过是一笔新的、决定性的5亿美元贷款。他们终止了移民。

民兵部长最终受到了"奖励"。现在，他不再是普普通通的"山姆·休"了。如今，他已成为山姆·休少将。

除了这个新的任命外，他还获得了骑士头衔。

希望这些受人鄙视的头衔带给他快乐!

第六章

1915年的罪行

在第36大街和麦迪逊大街东部的一个围起来的花园里，矗立着一座博物馆风格的大理石建筑。这座建筑由老摩根出资修建，用来储藏他的工艺品和收藏品。这就是摩根图书馆。它见证了几件奇怪的大事。

1907年大恐慌时，摩根就是在这里把他从美国财务部弄到的钱借给华尔街的，从中他获利不少。也正是在这里，一天晚上一个消息传了出去，第二天一早整个华尔街犹如遭遇晴天霹雳，美国信托公司遭到重创，损失了6000万美元。

如今，摩根图书馆由老摩根的儿子、外国政府代理商小摩根掌管。

1915年9月11日晚上，人群在默里希尔大街拐角处集结起来。他们带着不安的神情仰望着这座亮灯的大理石建筑正面。怀着无声的直觉，人们察觉到这里正在上演着会威胁到国家未来命运的危险事件。

时不时地有汽车开了过来，铁门打开，低低细语的人们在大街上自发聚起来，好比有某个人们熟知的名人从车里走了出来一样。

别和人群混在一起了，让我们穿过大理石入口，看看我们的主人，还有大财阀们到底在玩些什么把戏吧。他们正在欢迎一些有头有脸的人物。尽管有些难以置信，但是我们还是在后来的美国人中发现

了那些曾否认共和原则，接受外国“骑士头衔”，宣布效忠外国国王的人。

在这宽敞的公寓里，我们看到了英国、法国和俄国的军火购买商和制造商代理商——J.皮尔朋特·摩根先生。在他旁边站着的是他的合伙人亨利P.戴维森。戴维森刚刚从伦敦回来。他在伦敦和英国政府首脑曾召开了秘密会议。

带着只有在欢迎贵族时才能见到的献媚，他们欢迎了加拿大总理罗伯特·博登先生。由于成功地把加拿大的日耳曼农民关在了拘留营，罗伯特·博登获得了英国政府的好评。然后出现的是托马斯。他是劳埃德·乔治在美国的代表，主要代表英国的利益来监管美国工业。很快，他就会被授予骑士头衔作为奖励。

随后到来的是托马斯·肖弗尼斯，他是加拿大太平洋铁路的总裁。肖弗尼斯以前是美国人，出生于国威斯康星州的密尔沃基，现在他是殖民骑士。我们看到，美国人对这些放弃了美国国籍的人点头哈腰。

这时，聚集在一起的华尔街银行家中传来敬畏的低语声。今晚的头号人物出场了——由已破产的英国派来外国银行家，在英国代理商摩根的承诺下，这些外国银行家是过来利用美国人民的黄金的——他们就是巴伦瑞丁(他曾经只是个名叫鲁弗斯·以塞克的无名小卒)、爱德华·霍普金森、亨利·巴比顿·斯密斯以及巴希尔·布莱克特。随行的还有两位法国银行家。他们曾答应过，如果法国继续帮助英国参战，那么他们就会将美国人的钱给他们。

已经过去一个小时了。曾经在外国土地上出现的嗡嗡声、宣誓声如今重新出现在了英国代理商的公寓里。

这些私人银行家在密谋些什么呢？

我们整个国家已经被出卖了，它的安全，它的财富，它的未来，一切的一切都已经被出卖了——而我们，它的人民却无话可说。我们曾大声抗议，然而抗议却被忽略。我们曾做出申诉，然而申诉招来冷

笑。我们的命运如今掌握在了大财阀手中。

一切都成为定局。一小时过去了。大楼外的人们听到铁门再次打开。又有一队车队驶了过来。这些新客人又是谁?

现在来的是谁?

这些人最小的举动也时时刻刻牵动着我们，因为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关系到我们宝贵的安全和幸福。他们是我们最大储蓄银行的领导，我们所有的收获都储存在他们的银行中。他们是保险公司的总裁和经理，我们的生存都与之相关。他们是火灾保险公司的官员，是各大重要银行的官员，我们一直和他们有生意往来。

我应该把他们的名字指出来的，但是他们已经都家喻户晓了。为了更好地了解他们，我在他们的名字前面加上了他们所代表的机构。而美国人民的钱就是存在他们的这些机构里。

参加摩根会议的人士

储蓄银行：

奥尔巴尼储蓄银行董事：查尔斯 H.萨宾；

鲍尔瑞储蓄银行第二副总裁：威廉姆 A.纳什；

储蓄银行理事：奥格斯特·贝尔蒙特和罗伯特·巴肯；

格林威治储蓄银行理事：艾尔伯特 H.威金；

联邦戴姆储蓄银行理事：约翰 R.赫格曼。

保险公司：

大西洋互助保险公司理事：查尔斯 A.皮博迪；

纽约城市保险公司董事：艾尔伯特 H.威金；

凤凰城火灾保险公司董事：弗兰西斯 L.海恩，查尔斯·萨宾和艾尔伯特 H.威金；

忠诚伤亡保险公司董事：阿莱克斯J.汉普希尔；
德美保险公司董事：塞谬尔·麦克·罗伯特；
家庭保险公司董事：路易斯L.克拉克；
家庭人身保险公司董事：威廉姆A.纳什和弗兰西斯L.海恩；
互助人身保险公司理事：乔治F.贝克和查尔斯A.皮博迪总裁；
大都市人身保险公司总裁：约翰R.赫格曼；
理事：奥特T.伯奈德和艾尔伯特H.威金；
纽约头衔保险公司董事：路易斯L.克拉克；
宾夕法尼亚火灾保险公司：爱德华T.斯多特伯利；
宾夕法尼亚互助保险公司理事：爱德华T.斯多特伯利；
普鲁登斯保险公司总裁：福瑞斯特F.德瑞登；
皇后保险公司董事：威廉姆A.纳什；
忠诚保险公司：威廉姆A.纳什；
美国灾害保险公司董事：福瑞斯特F.德瑞登。

银行：
美国交易国家银行总裁：路易斯L.克拉克；
切斯国家银行总裁：艾尔伯特H.威金；
董事：弗兰西斯L.海恩；
查塔姆和菲尼克斯国家银行：奥格斯特·贝尔蒙特；
第一国家银行总裁：弗兰西斯L.海恩；
自由国家银行董事：艾尔伯特H.威金和弗兰西斯L.海恩；
大都市银行董事：约翰R.赫格曼；
国家城市银行副总裁：塞谬尔·麦克·罗伯特；
总裁：弗兰克A.范德利普；
国家商业银行董事：弗兰克A.范德利普，埃尔文W.克里奇，
弗兰西斯L.海恩，查尔斯A.皮博迪，
艾尔伯特H.威金；

里格斯国家银行董事：弗兰克 A.范德利普；
联合交易国家银行董事：艾尔伯特 H.威金和查尔斯 H.萨宾。

信托公司：

阿斯特信托公司董事：弗兰西斯 L.海恩，艾尔伯特 H.威金，
查尔斯 A.皮博迪和乔治 F.贝克；
银行家信托公司董事：弗兰西斯 L.海恩，艾尔伯特 H.威金；
布鲁克林信托公司理事：弗兰西斯 L.海恩；
农民贷款信托公司董事：查尔斯 A.皮博迪，弗兰克 A.范德利普，
乔治 F.贝克；
忠诚信托公司：爱德华 T.斯多特斯伯利；
杰拉德信托公司：爱德华 T.斯多特斯伯利；
保障信托公司总裁：查尔斯 H.萨宾；
主席：阿莱克斯 J.汉普希尔；
董事：艾尔伯特 H.威金，查尔斯 A.皮博迪，
乔治 F.贝克；
哈密尔顿信托公司理事：约翰 R.赫格曼；
纽约信托公司总裁：奥特 T.伯奈德；
头衔保障信托公司：威廉姆 A.纳什，查尔斯 A.皮博迪；
美国信托公司：路易斯·凯斯·莱德亚德。

担保公司：

美国担保公司理事：阿莱克斯 J.汉普希尔，威廉姆 A.纳什，
弗兰西斯 L.海恩，艾尔伯特 H.威金；
美国证券信托公司：弗兰克 A.范德利普；
第一证券公司总裁：乔治 F.贝克；
国家担保公司董事：塞谬尔·麦克·罗伯特，
埃尔文 W.克里奇和约翰 R.赫格曼。

摩根图书馆会议的意义

这18位访客控制着美国最大的储蓄银行、信托公司、保险公司、银行以及担保公司。

银行官员

查太姆和菲尼克斯国家银行
国家城市银行
国家商业银行
自由国家银行
联合交易国家银行
美国交易国家银行
里格斯国家银行
大都市银行
第一国家银行
切斯国家银行

保险公司领导

德美保险公司
互助人身保险公司
大都市人身保险公司
家庭人身保险公司
普鲁登斯保险公司
宾夕法尼亚人身保险公司
大西洋互助保险公司
纽约城市保险公司
纽约王牌保险公司
家庭保险公司
宾夕法尼亚火灾保险公司
忠诚伤亡保险公司
忠诚保险公司
美国皇后保险公司
亚琛和慕尼黑火灾保险公司
忠诚凤凰城火灾保险公司
美国灾害保险公司

奥格斯特·贝尔蒙特
罗伯特·巴恩
乔治 F.贝克
奥特 T.伯奈德
路易斯 L.克拉克
F.F.德瑞登
阿莱克斯 J.汉普希尔
约翰 R.瑞格曼
弗兰西斯 L.海恩
埃尔文 W.克里奇
路易斯·凯斯莱德亚德
塞谬尔·麦克·罗伯特
威廉姆 A.纳什
查尔斯 A.皮博迪
E. T.斯托特斯伯利
恰斯 H.萨宾
弗兰克 A.范德利普
艾尔伯特 H.威金

储蓄银行理事

储蓄银行
联合戴姆储蓄银行
格林威治储蓄银行
鲍尔瑞储蓄银行
奥尔巴尼储蓄所

信托公司官员

纽约信托公司
农民贷款信托公司
杰拉德信托公司
哈密尔顿信托公司
银行家信托公司
布鲁克林信托公司
头衔保障信托公司
美国信托公司
忠诚信托公司
阿斯特信托公司
保障信托公司

担保公司官员

国家担保公司
美国担保公司
第一证券公司
美国证券信托公司

他们会将资金用来给同盟国贷款吗？
写信给他们就会知道了。

美国人民不安了

当了解到大型机构的领导、理事以及管理董事这些天参与这样一个会议，拜访国外政府代理商府上，秘密和外国政府派来的特使开会，而这些外国特使来访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巨额信用贷款，利用存在储蓄银行、保险公司以及其他各大银行的美国人民的财产。对此，全体美国人们都感到了十分不安。

当这些人聚集在摩根府上秘密开会，而众所周知，摩根的财富全部都用来为外国土地和外国利益效力时，美国大众不禁感到了害怕。

然而，这种恐惧和造成普约委员会在1913年调查集中的金钱和信用控制力的恐惧不同。这种恐慌比以往的恐惧更为剧烈和痛苦。它造成了美国国内迅速兴起的激进主义，并且这种激进主义在美国的比例十分令人担忧。

摩根在为外国国王效力，因此他不可能同时为两个国家的利益效力。

在他的指导和对外国的全力效忠下，美国的利益必将遭受重创。那么，在摩根的呼吁下，那些控制着我国重要金融机构的金融家，如果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并且将美国人民在信任情况下存入的基金全部拿出来供摩根调遣，这不就太可怕太危险了吗?

难道人们就没想过，可以通过废除摩根集团相互关联的董事会来削弱他们的非法势力？可实际上，我们还是看到摩根集团的恶势力仍在横行霸道。

普约委员会在调查金钱托拉斯后曾做出过这样的总结，这里我想引用一下："我们有必要强调一点，那些保管着人民资金，代表人民投标的银行、信托公司以及人身保险公司禁止将人民的资金当作自己的财产来控制和使用。

就算我们做最好的打算，情况也十分危险。不管主管人的责任感有多么高尚，在这其中他还是会受到无尽的诱惑，面临无数个机会。不管主管人有多么地爱国和无私，要想安全地把权利交予他(他们)手上

还是十分危险的一件事。我们无法不怀疑，他(他们)的继承人不会将这一权力用来为自己谋福利，从而做出对人民大众利益有害的事情来。”

现在，我们已经亲眼目睹了这一天的来临。这些继承人正在用权力为自己谋福利，而做出了损害人民大众利益的事情来。这些外国代理商正在密谋着行事。他们自豪地告诉我们他们是在为我们国家的利益而工作。我们能相信吗？不能！我们绝不能相信摩根公司所说的一个字。他们在管理纽黑文和伊利铁路的过程中早已失去了人民的信任，受到了人民的谴责，而在辛辛那提、哈密尔顿和代顿丑闻中他们又犯下滔天大罪。

我呼吁《祖国》的所有读者都写信给国会议员，敦促他们对代表英格兰的J.P.摩根公司最近的行为做次联邦调查。国会必须对这次秘密的金融交易进行曝光——这次交易已经伤害到了我们最重要的利益。

我们要做的绝不仅仅如此。我们还应该保护自己的个人利益不受到金钱托拉斯的染指。

在几年前的保险调查中，这类公司的管理者都深刻地了解到一点：没有保险客户的允许，他们就不能擅自行动。希望他们还没有忘记这一点。

让我们号召上述公司的每位客户都立即致信给公司的负责人吧，问问他们是否将自己的钱用来资助外国的军火了。

让上述储蓄银行的每位客户都向银行官方代表提出同样的质问吧！

让上述银行和信托公司的每位储户都采取同样的行动吧！

爱国性职责

公民们，这是你们爱国性的职责。这是你们的权力。银行的权力是依赖于人民的金钱的。法律规定我们有权力要求银行的这种权力不会被滥用。

让我们一起来反抗这种不公正的条款！让我们一起反抗这种把美

国人民的存款用于代表俄国哥萨克人来进一步推动战争的行为！让我们反抗这种把美国人民的存款用来武装颓废的法英领导下的非洲人和亚洲人的行为！这些法英领导人挑起了战争，并且还把黑人带入了白人的世界！

我们在东方尽了自己的职责，你们在西方是否也尽到了你们的职责？很欣慰的是，我们听到了西方人坚定的回答。我们是美国人——不是亲英派大财阀的奴隶！

国家德意志—美国联盟领袖，来自费城的查尔斯·海克默公开提出反抗，呼吁美国公民反对贷款。这一行为引起了华尔街上英国银行家的恐慌。

美国真理社团主席杰瑞米·亚奥里尔瑞曾质问过外国银行代表团领导巴伦瑞丁：当英法债券到期，英国无法偿还同盟国债券时，美国的投资家会得到什么保证？

然而，我们无法得到答案。

过去整整一年里，摩根集团一直都是我们的财阀统治者。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方式。现在是做出回应的时候了。人民大众已经被危险惊醒。今天早上，摩根公司的合伙人之一，维纳德·史崔特先生已经宣布辞职。

恐惧和愤怒的恐慌已在摩根阵营中传播开来。9月15日，摩根集团通过其喉舌媒体公布了对反抗人员的警告。他们为那些反对贷款给国外客户的人们起了绰号，并且用以下文字作为警告的结尾：

报复性威胁

“可能性报复并不排除收购美国任何团体或组织。事实上，我们已有明确的收购重点。和美国人民有关的，被用来对抗邻居的武器并非我们垄断的对象。我们的耐心和忍耐是有限的。如果走到最后一步，我们将进行必要的报复。这将是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

第二天，他们派出一位名叫詹姆士J.希尔的人来寻求支持，并且还建议"通过扣留美国人民的钱来报复亲德派利益"。

希尔先生摇摇头说："这样做的反弹力实际比它射击的力量大得多。"

当我们想要派人引起摩根贷款计划的不和与反抗时，我们并未派对人。

很快，摩根集团在同一家报纸上再次登出威胁警告。其中一段是引自纽约州处罚条例，目的就是为了威胁摩根贷款计划的反对者的。

对此，《祖国》引用了美国修改法令第5281节：

法律案例

"第5281节。接受外国委托。

在其领土和辖区范围内，美国公民若在战争期间接受外国省、州、殖民地或人民的任务委托，不管该任务是通过陆路或海路，只要是违背美国和平时期省、州、殖民地、地区或人民的利益，就将视为违法行为。将处以最高2000美元以及最长3年监禁的处罚。"

J.P.摩根公司的合伙人好好想想吧。看这一条例是否适用于他们身上？

共和仍然存在！大财阀们还没有权力去压制人民的言论和思想自由。

在摩根图书馆召开过历史性会议后，华尔街的银行家又和英格兰的特使们召开了几次会议。但随后的几次会议都是秘密地在不同地点召开的。曾有人看到他们深夜在比尔特摩酒店秘密开会。为什么会这样？还有人看到这些华尔街的银行家离开各自机构，登上摩根的游艇"海盗号"，前往东河，开会讨论人民资金的分配问题。

为什么这些人偷偷摸摸、担心害怕地开会？

当他们已经对自己的同胞犯下滔天罪行，他们偷偷摸摸地又预谋些什么？

第七章

伪装的和平社会

四年前寒冬的一个深夜，我走在纽约第七大道上——如果没记错的话，那时是1911年12月——突然，一群行进的人群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看到他们涌向了大礼堂。

我一向对引导人们的精神感兴趣，因此我也加入了队伍。跟随着队伍，我走进了大礼堂。整个大礼堂到处都是人，就连走廊上都被挤得水泄不通。我坐下来，扭头问邻座到底为什么集会。

"这是次和平会议。"他回答道。

于是，我开始注意起舞台来。这是个传统的，有三排座位的半圆形舞台。最前面一排座位上坐了七个人。如今，他们的面庞都犹如四年前那个寒冷的冬夜一样在我面前清晰可见。这七个人是：安德鲁·卡内基，亨利·克鲁斯，J.皮尔朋特·摩根，托马斯W.拉蒙特，乔治F.贝克，弗莱德克R.库德尔特和莱曼·阿伯特博士。

我了解这七个人的来头和背景，我只是奇怪到底是什么把他们聚到一起的。我听了几个人的发言，了解到了原来他们是来呼吁观众支持我国和英国、法国之间签订仲裁协议的。这时，我全明白了。

就在做发言总结时，一个人突然从半圆形的舞台座位上站了起来，走到了舞台脚灯旁边。他面容温和，身材纤弱，蓄着长长的胡子。他开口发言了。所有观众都屏住了呼吸，很明显，这次讲话并非

事先准备好的。

这个人站在脚灯旁边开口了："我希望这次会议能够证明参议员委员会在对待外事关系上的决心，希望他们能反对英国和法国之间签订的条约，因为这类条约正是战争的起因。这次仲裁行动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和平，而是为了和另一强大势力——德国——的战争。"

观众们一时间都目瞪口呆。突然，走廊上的人群中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紧接着乐队席有人叫道："德国呢？这一切都是围绕德国的！"

紧接着又是一阵骚动。主席不得不宣布会议解散。然而坐在舞台上的七位先生却没有对计划表示认可。

如今，这次会议已成为了和平骚动记录上历史性的一幕。我还记得第二天产生的结果让我大为震惊。几家由华尔街银行家控制的报纸，都出于某种秘密原因，大肆谩骂那些反对已经提议过的条约的首领。他们称这些反对首领为"流氓"和"强盗"。为什么会这样？

一位美国公民支持美国国会外事关系参议委员会，对此他是这么评价的：这是一项爱国性的职责。美国并不禁止言论自由，也不禁止思想自由。

说这番话的是一位纽约律师。阿道夫 S.奥奇士在他自己的报纸上这样抨击这位律师："他是个差劲的美国人。实际上，他根本就不是美国人。我们是说他根本就不是美国公民。我们知道，他也许是在这里出生的，但是他必须要重生。"

以上三次言论抨击似乎都带着某种邪恶的目的。而"和平"谈判后人们又产生了一些可怕的疑虑。大家似乎觉察到外国的影响势力会危及到我国的未来。

时间慢慢过去了。但来自国外的煽动还在秘密进行着。

七位先生

同时，让我们难忘的还有在卡内基大厅舞台上出现过的七位先生。他们让那个冬夜的一切都变得麻烦起来。

那些造成可耻结果的人既不会匆忙行事也不会就此罢手。这七个人所密谋的计划在卡内基大厅受到了挫折。但那次会议却形成了两个“和平”社团：美国和平与仲裁联盟以及纽约和平社团。让人奇怪的是，这两个和平社团的主席却都是英国人：亨利克·鲁斯和安德鲁·卡内基。

华尔街的英国银行家都是有远见的人。他们老奸巨猾，十分精明。这些英国银行家一直都在寻找这两个团体之间细微的区别，希望不会遭到那些美国人的反对，不管这些美国人是否存有疑心。

1913年1月25日，“和平”朋友们再度聚会。这次聚会又是在卡内基大厅举行的。这次，原本的七人组里只出现了两人：英国人安德鲁·卡内基和亨利·克鲁斯。这次，他们征求了哈佛大学的查尔斯 W.艾略特的建议。对于原本计划的英国、法国和美国三国之间和平条约的失败，卡内基和克鲁斯表达了极度的失望之情。然而，卡内基坚信战争就要结束了，并称免除海上私人财产的条款即将成为现实，因为这项条款已经获得八个国家的认可，现在只等英国批准了。①

六天后，卡内基召开了一次纽约和平社团会议，呼吁美国人民强迫国会废除控制巴拿马运河通行税的法案，因为这一法案损害了英国的利益。和那些支持美国外事参议委员会条款的“强盗”们不同，卡内基呼吁美国人民废除国会法案。华尔街各大报纸并没有称卡内基先生为“强盗”或“流氓”，并且阿道夫 S.奥奇士先生还十分温柔地对待他。

这次会议上，“和平”社团的副主席罗伯特·安德伍德·约翰森宣布：“正如他们承认的那样，由于国会对于条约义务的诠释，美国人首次无法公平对待英国人。”

① 是谁没收了价值1500万的美国肉类货物，以及价值几千万的美国棉花货物?

23天后(如果没记错的话，还是在1913年)，美国和平与仲裁联盟主席，英国人亨利·克鲁斯召开了一次会议。这次参加会议的成员有安德鲁·卡内基，莱曼·阿伯特博士，查尔斯 W.艾略特博士以及弗兰西斯·林德·斯泰特森。卡内基先生预言全球和平的那天不远了，并且希望美国与英国之间的不和能够通过仲裁解决掉。

不久，欧洲战役就打响了。英国的策划者何时预言过？是在这之前在阿加迪尔吗？谁能说出人们思想中隐藏的秘密？

现在，有必要对英国的策略进行一点更改了。再也没有“和平”的问题。华尔街上英国银行家的秘密煽动只不过是代表国防的“爱国性”职责。他们说爱国主义是无赖最后的庇所。历史上大财阀玩弄同胞们诚挚的爱国本能的例子数不胜数，他们常常从无意的聚众闹事中赚钱。

现在，罗马历史再度重演了。

爱国者相聚

1914年12月，150名“美国爱国者”齐聚在贝尔蒙特酒店，并组成了全国安全联盟。当然，我们需要有人能为任何公众运动募集资金。所当选的委员会成员有：法国政府顾问弗莱德克 R.库德克特先生，以及J.皮尔朋特·摩根先生的姐夫赫伯特 L.萨特里先生。委员会要求政府立刻在军备上花费1亿美元。

在这次会议上，伦敦出生的英国人乔治·海文·普特曼说道：

“假设英国在这次战争中大败，而敌人希望入侵加拿大。一支战舰和远征军出现在了纽约附近的海域，要求直上哈德逊河谷。我们拒绝了。你就会发现哈德逊河两岸的城镇全都沦为废墟了。

柏林军事部门领导最近说，只要夺取了美国海岸的运煤站，那么摧毁美国海岸城市，击垮共和简直易如反掌。”

当然，我们都知道没有哪个柏林高层会做出这样的言论，也没有

哪个想侵略加拿大的部队会傻到这个程度，希望从哈德逊河谷入侵。这种言论是英国煽动者编出来的，他们希望能在那些无知懦弱的人群中散播恐怖气氛，从而有利于英国的宣传。

你瞧，英国人害怕那3000万有着德国血统的美国公民，他们的父辈曾参与过我们国家的所有战争。因此，他们有必要策谋来威吓所有德裔美国人。

对此，仅仅一个国家安全联盟是远远不够的，就像美国和平与仲裁联盟和纽约和平社团远远不够一样。华尔街上的英国银行家还应该有个垄断机构，应该推行一种“爱国的”“国防性”运动，这样真正的美国人在类似的机构中才不会有行动自由。

现在，我们已经达到了这个七人组计划的顶峰。我们还记得四年前，这七个人出现在卡内基大厅的舞台上。

J.皮尔朋特·摩根被指定为英国在这个国家的官方战争代理商。他和所有的军需品工厂都签订过合同，这样，这些工厂就可以为他热爱的国家(热爱程度远远超过自己的祖国)保证军需品产量了。他还组织过其他一些大的军需品工厂，这样就可以为英国提供战争所需的军火弹药了。摩根还是个有远见的人。一旦战争结束，摩根就打算把这些工厂卖给美国政府。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不断教育美国公众“国防”是一项伟大的爱国性职责。

国家安全联盟曾拨款1亿美元用于国防。这对“教育大众”来说仅仅只是小小的一步。整体费用必须更高。

罗伯特 M.索姆森是一家战争军需工厂的董事会主席。他被选为这一发展计划的掩护性候选人。作为安纳波利斯的毕业生，他曾组织过海军联盟。这个奄奄一息的社团如今被用来推动摩根的计划。索姆森上校宣布了“防卫”午宴的开始，并且邀请了七人组的其他成员。同时，他还向各大军需品公司，以及和这些军需品公司有生意往来的华尔街银行家发出了邀请。

在接受邀请的名单中，我们看到有：J.皮尔朋特·摩根，托马斯

W.拉蒙特，乔治F.贝克，弗莱德克R.库德尔特，莱曼·阿伯特博士，以及摩根的大多数合伙人，还有他的姐夫赫伯特L.萨特里。

在这次会议上，索姆森上校提议政府应该在军备上花费5亿美元，而并非1亿美元。而教育大众的方法，和后来这群人向同盟军贷款10亿美元的诡计一样。

显然，这5亿美元最后都流向了参加索姆森上校午宴的客人的口袋里。

抑制公众的良心

当然，这些人还害怕其他一些事情。那就是害怕美国人民的良心被唤醒，这样的话他们就会禁止战争物资的出口。无疑，这对摩根集团的军需品制造商是个致命的打击，而他们本还指望着靠这场世界性灾难赚大钱的呢。于是，他们雇佣大学教授写文章，告知大众禁运这些军备武器是“不公平”的。并且声称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弱小的国家将无法保护自己不受强大国家的侵略。我们必须摧毁德国军事主义。

然而，他们并没有提醒人们注意，那些摩根提供武器的“弱小国家”实际上是沙俄帝国和大英帝国。并且，他们并没有压制军事主义，反而是通过在军备上投资5亿美元来强加军事主义。

同时，卡内基的纽约和平社团开始进行军备禁运运动了。摩根想方设法来阻止这一运动。他的同伙们：莱曼·阿伯特，钢铁信托公司的顾问兼公司律师弗兰西斯·林德·斯泰特森，以及英国人乔治·海文·普特曼，匆匆组成了一个委员会，并且于9月6日发布声明，抗议对军备运输的阻扰，因为这样做会大大减少摩根和钢铁信托公司的利润。同样，当费城的约翰·万纳梅克支持禁运武器时，摩根在国家安全联盟的人员让他辞去了主席一职。

当巴尔的摩的妇女们张贴海报，呼吁美国人反对武器运输时，奥

奇士——这个金钱托拉斯在纽约的工具——竟然罢免了美国妇女在华尔街的工作权利。奥奇士攻击美国妇女们说，反抗运输武器是件可耻的行为，因为这样做就减少了摩根的利润。

公司的律师们纷纷飞去挽救摩根的利润，当然，他们自己也没有少分自己的利润。来自巴尔的摩公司的律师查尔斯·杰瑞摩·伯纳帕特曾是司法部长，为了鼓动国家安全联盟，他在卡内基大厅说："如果要问我什么才是合理的，可能的敌人，我说是除了大英帝国外的所有势力。"最近，他又写信给美国防卫社团说："我衷心赞同为国防提供及时的物资供应。我们卷入到了和强大国家的争辩之中。战争结束后，我们曾经冒犯过的国家会获得胜利。"

我想，就连孩子都可以觉察到这些话的错误性质。这让我想起了一些事情，促使我想起"在美国谁是谁"一文中的伯纳帕特先生，在那篇文章中他写道："查尔斯·杰瑞摩·伯纳帕特是杰瑞摩·伯纳帕特的孙子，威斯特伐利亚的国王。"这些就足够了！

我想，如果我们回到1911年那个有暴风雨的冬夜，看到我们国人经历的不幸还远远不及这种虚伪的和平宣传，当我们认识到英国实际上是和我们国家结成联盟来共同应对接下来的战争，我们就会发现同胞们的害怕其实不无道理。

他们是谁？

让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那难忘的一晚，坐在卡内基大厅舞台上的七个人之间的关系吧。

首先是安德鲁·卡内基。他出生于英国，在第五大道上有公寓，在苏格兰也有公寓。他在英国和美国都有投票权。卡内基在钢铁信托公司有5%的股权，即价值3亿美元资产。这家公司通过出售火药来帮卡内基赚钱。而这些火药全部用在帮助俄国哥萨克人摧毁白种人的战役中了。

像这样一个没有丝毫良心和道德的英国人，能领导一个美国和平社团吗?

然后是亨利·克鲁斯。他出生于英格兰，一直以来是亲英派的煽动者。他通过一系列小的经纪公司赚钱，而这些经纪公司都是投机战争股票的。一天，华尔街一个重要的经纪人告诉我：到了年底，当克鲁斯结算所有股票后，几乎没有哪个顾客不在这场股票赌博中赔钱的。

像这样一个英国人如何能领导一个美国和平社团?

再然后就是J.皮尔朋特·摩根，英格兰的战争代理商。“谁是谁”这篇文章是这么记录他的：

J.皮尔朋特·摩根家庭住址：纽约麦迪逊大街231号。伦敦格鲁斯温那广场12号。

办公地址：纽约华尔街23号。伦敦老布鲁德街22号。

俱乐部：怀特俱乐部、圣詹姆士俱乐部和伦敦城市俱乐部。

这样一个英国银行家如何够资格领导美国和平或防卫运动?

紧接着是托马斯 W.拉蒙特，他是摩根的合伙人，英格兰的战争代理商。

然后是乔治 F.贝克，华尔街的四大首脑之一，是金钱托拉斯的领导人。他曾遭到普约委员会的谴责和调查。

接下来是弗莱德克 R.库德尔特。他的父亲是法国人，而他自己也是法国政府的顾问。同时他所在公司经营几十亿的军火生意。弗莱德克是个强烈的反德煽动家。

其次是《希望》的莱曼·阿伯特博士。他恶毒的言辞曾让他在过去可耻的几年中成为了亲英派煽动家。

这些人都擅长于煽动公众的感情，当我们反对运输武器时，他们嘲笑我们；现在，他们又说我们因为把武器运给敌人而侵犯了那些强大的国家。他们教导我们要武装自己的国防，因此政府必须购买摩根的战争工厂，而那5亿美元就落进了这些百万富翁的口袋里。

为什么不模仿英格兰，对那些为保护国防生产军需品的商人征税呢？毕竟他们是唯一在战争年月里赚钱的人。

然而，这些英国人害怕中欧的1.2亿德国人，因为他们曾经“冒犯”过这些德国人，把军备卖给了英国。我要提醒你们注意的是，还有些距离你们更近的人会让你们害怕——这就是在3000万德裔美国人。在过去的12个月中，他们让你们臭名昭著。他们如何来抗击敌人呢？这3000万人已经融合成为了一个人，他们思想同步，并且有充足的理由来对付过去一年中将他们踢出在外，并且不断对他们发起攻击的英国人。

摩根的“和平”信托

这一切难道还不足够证明，几年以前摩根垄断了虚伪的“和平”运动，并且伪造了防卫运动吗？他的父亲和合伙人组织了“仲裁条约”讨英国的欢心。摩根及其律师和合伙人在建立并且控制纽约和平社团、美国和平与仲裁联盟、海军联盟以及国家安全联盟的过程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现在，摩根全权负责这些。他是他们民族的邪恶天才。

这是不忠，还是叛国？

为了让英国吞噬美国，摩根不知疲倦。他非常固执，行为坚决。国会于是有了一个艰巨的任务：必须要好好检察一下这个危险的商人。如果国会不采取行动，那么人民就会采取行动。而让人民采取这一行动则是十分危险的。

由于计划流产，摩根变得异常愤怒。他无法强迫为了英国美国参战。他给同盟国的贷款也减少了一半。他现在又在策划些什么？

当人们反对摩根的亿元贷款时，他的喉舌报纸《太阳报》发表文章说：

“如果贷款被扣了下来，战争被打断，那么是谁获利了？德国会吞并多少俄国领土？摩洛哥会变成什么样？埃及又会变成什么样？德

国会怎么处理英国的商业贸易？而他对英国的自然防卫，对他的海军又会怎么做？”

这段评论揭示了摩根的真面目。他并不是为美国卖命的。美国人怎么会在乎德国吞并多少俄国领土？又怎么会在乎英国的商业贸易会如何，或者是英国在埃及的政权如何？埃及本来就是英国从土耳其人那里偷来的啊。并且，我们怎么会在意法国把持不把持得住他偷来的摩洛哥呢？

但这一切和摩根息息相关。他想让我们为了英国和法国而战——他希望我们能出于战争目的将巨额资金贷款给英法两国，而丝毫不管贷款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

现在，摩根是在想方设法加剧国家的恐慌吗？

这绝不可能！

据说，摩根的父亲在1907年的大恐慌中让身价摇身翻倍。随后，又仅仅只靠发行了几张证券，就不花一分钱地把田纳西煤矿钢铁公司收入了自己的钢铁信托公司。

当摩根铁路申请破产管理后，摩根从重组中赚了100万美元的佣金。

华尔街并不害怕恐慌。它的繁荣全部都建立在人们的不幸之上。

第八章 大恐慌

“前方红灯！”在铁路时代越变越辉煌，并且在金融记录里越来越有名时，北方铁路公司的主席詹姆士 J.希尔对1907年的大恐慌做出了预测。

几天前我路过华尔街时，想起了希尔先生——我非常尊敬他——所做出的这个预言。人人都害怕这种大恐慌，而它总是出于某种奇怪的原因每隔七八年就来造访一次。这种恐慌不全都是人为的。它们总是在人们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就通过人们的疯狂表现了出来。

我还记得1893年那次大恐慌，那时我还是个穷小子，刚刚从俄亥俄来纽约闯天下。几年以后，也就是在1901年时，大恐慌再次来袭。这次恐慌完全是由华尔街的赌徒们一手造成的。六年以后，我们又遭遇了“富人的恐慌”。

那么，在9月末，当我穿过华尔街时，到底是什么让我想起了吉姆·希尔的话呢？有很多事情值得我深思。在我左手边，也就是在布罗德大街和华尔街交汇处的拐角，白色结构的英国摩根大厦高高矗立着。玻璃房顶上的露天庭院上安置了一个巨大的钢结构幕布，笼罩着整个银行大楼。一排负枪的警卫们守卫在办公大楼门口。

而在我右手，则是逐渐减弱的喧嚣声和尖叫声——这是来自纽约股票交易中心警戒楼层的疯狂经纪人的尖叫声。而这座大楼也被钢铁

网幕布笼罩着。而在股票交易中心——这个我们国家最大的金钱市场——的大门口，“大楼关闭维修”的牌子还高高悬挂着。华尔街仍然拒绝公众入内，看他们进行交易。

当我想到自己过去的这几年，从一个俄亥俄州的穷小子走到现在，我感到万分沮丧。日子变化得多快啊！现在，我们有了公众精神和自由思想。像《世界》和《太阳》这样的报纸每天都会刊登摩根和他的同伙所制造的令人震惊的恐怖故事，以及他们用来逃避人民报仇的方法。我们的国家受到了警告。

如今，这位强大英国银行家的言语布满了报纸的各个专栏，而以前，这些专栏全是为了公众谋福利的。

“前方红灯！”由于腐败随处可见，所有民族都变得颓废起来——是的，那些我们曾经最爱的民族。当我们还小时，我们常常读希腊历史故事，并且常常为其中丰富的人性知识所折服。你一定还记得雅典的泰蒙，还有他看到同胞们被阿尔喀德斯逼得疯狂时，他对阿尔喀德斯所说的话吧。“加油，我勇敢的孩子。你会富裕起来的。而你的富裕将毁掉所有这些人群！”

我想起了小摩根和他在华尔街上的英国银行朋友。这些银行家被民族仇恨弄得几近疯狂，完全把保守主义和警告抛到了九霄云外。他们想要丢掉人民的几十亿元，就好像这一切只是个玩笑一样。要赚到几十亿美元并不容易。没有人这么做过。人民辛苦挣来的微薄收入，现在却变成了这些不加考虑的银行家手里的泡沫。

如果你读过奥奇士——这个金钱托拉斯工具——的专栏，就会发现他不断告诉你一些“通过买卖战争股票成为百万富翁”的故事。

是的，华尔街上的确有些人通过买卖战争股票而发了大财。但这些人利用的是人民对他们盲目的信任和诚实的信仰，从而玩弄人民的金钱而发财的。现在终于到审判日了——就像1893年、1901年和1907年经历过的那样。谁在审判中胜出了呢？就是那些毫不在乎大恐慌的人们——那些华尔街上的商人。这些人后倚着嘲笑你，口袋里装满了

钱，却还等着你和我来付账。

警告声被忽视了

“前方红灯！”在过去那些天里，这样的警告声却往往被人们忽视了。做出这样警告的是希尔和雅各布·斯奇弗。在1906－1907年间，我们也曾面临过今天这样的局面。当时也是整个市场都失去控制，百万美金被人瓜分。市场上通货膨胀，人们纷纷向银行贷款购买那些涨幅很快的股票，而兴高采烈的银行家赚着大钱，乐得合不拢嘴。今天我们面临着同样的情况——雇员们在华尔街上那一座座赌场里整日加班。他们睡在临时搭起来的小床上，没日没夜地工作。这些人忙得不可开交，整日帮那些被腐败报纸上“靠股票发财致富”的故事冲昏头脑的人做账。

审判日就如潮涨潮汐，日出日落一样具有规律。这又是个轻信他人，被那些骗子的花言巧语所蒙骗的老掉牙的故事了。

“前方红灯！”现在是1915年10月。让我们把这个故事剪贴出来，存起来以备后用。审判日到来时，我们将为他人犯下的过错承担恶果，所有的工厂都将关闭大门，商店和仓库里也只回荡着空荡的脚步声。而在遥远的欧洲，你也许会看到英国银行家嘲笑的脸庞，看到那些移居国外的金钱托拉斯成员。他们打包好了全部家当，定居国外，现在又反过来嘲笑被他们愚弄的人民。他们曾编造故事和谎话来欺骗人民以谋求利润，用偷来的钱过着安逸的生活。

那些华尔街控股的报纸，倚靠着强大却毫无道德的新闻企业联盟后台，在祖国各地搜寻那些单纯的，没有防备心的人们，用他们编造出来的故事充斥人们的生活。“华尔街是黄金之街”，“百万富翁一日炼成”，“战争股票帮你致富”这样的故事数不胜数。

可怜愚蠢而又薄弱的意志啊！听从那些心存良好意愿的人的话的那天会到来吗？什么时候诚实而又毫无疑心的人们不再听取那些大财

阀的意见呢？

“华尔街是用黄金铺成的！”可怜的人们啊，他们失去了工作，整日忧心忡忡，却又不断受到诱惑，把钱从储蓄银行里取出来投资战争股票。

如果有人愿意听，请留心注意一下吧。你们知道吗，就在一个星期以前，密苏里、堪萨斯和田纳西的铁路都跑到了破产管理人手中？密苏里太平洋公司倒闭了。岩石岛变成了什么样？你们知道联合太平洋公司的收入损失了一大笔吗？

我们的财富就依赖在这些资产上啊。这些铁路是我们国家生意的大动脉，是我们储蓄银行的主要投资对象。他们越来越繁荣了吗？不是！

那么是谁变得繁荣了呢？军需品制造商吗？也许是的。但他们的利润来自何处？从法国来，从英国来，还是从俄国来？还是从那些历史上被战争摧毁的国家来的吗？不是。英国、俄国和法国并没有往我们国家运送黄金，让那些军需品制造商富裕起来。这些华尔街的银行家动用存在储蓄银行、人身和火灾保险公司里自己同胞的几百万存款，来偿还欧洲破产国家的债务。比起自己的同胞来，这些人更加热爱外国人。他们在各个公司里为已破产的朋友发行债券，在纽约的朝圣晚宴和银行家举办的各大宴会上为这些朋友致辞祝福，为了英格兰乔治国王、俄国沙皇、意大利国王和塞尔维亚刺客统治者的健康而高举酒杯。

然而美国的经济却一团糟。我们都清楚这一点。

华尔街的金钱托拉斯报纸已经被充斥着各个专栏的广告利润冲昏了头脑，因此他们并不把真相公布于众。9月25日，《商业和财经年报》报道：“英国有雄厚的可利用资源，不管处于什么情况，历史上英国从来没有将政府贷款转嫁给他国。就算到了极端情况，假设由于战争持续带来的巨额额外债务使得我们失去了部分偿还力，也很难想象这5亿或6亿美元的外国贷款会把我们逼到危险的境地。”

破产者的税费

这只是财经喉舌报的低语，很少人读到过。它并不是说英国必须通过第一抵押权来支付破产者6%的税费。它也没提醒我们注意到英国正在以65美元的“最低”价格在出售第一债券——国债。这个最低价格意味着英国不敢让其主要债券实行自由市场制度，因为如果没了最低价格限制，价格会跌到一个令人恐慌的地步。这个数字很容易就可以算出来。国债的利息为2.5%。摩根集团通过发起的公开运动，而强加在美国人民身上的英国贷款则需要支付5%的利息，然而却以96.25美元的价格销售。这样看来，支付一半利息的证券就只值一半的价钱——或48.125美元。这个数字是如今英国国债的价格——不，这并不是价格，因为强加在美国身上的贷款是大英帝国征税的第一抵押权，而国债为第二抵押权，仅仅值40美元左右。

上周，美国投资银行家协会在丹佛发出警告，而金钱托拉斯的报纸却不敢刊登出来。该警告是协会主席A.B.里奇做出的，他说：“先生们，我要向大家展示三幅图画，这三幅图画也许有些阴郁的气氛，但这三幅图画也许会预言出未来的灾难。

作为投资银行家，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个大问题。那就是过去我们从欧洲获得的，用来发展国家的资金，将来可能无法获得了。

我听过这样的预言，说是等战争结束后，我们将面临一次金融危机，全世界都难免遇难，并且无法偿还贷款。”

“过去我们从欧洲获得的用来发展国家的资金，将来可能无法获得了。”摩根发出的这个警告，使得轻信此话的美国人将5亿美元送给了法国、英国和俄国，而随之而来的还有英国银行家的欣喜欢呼。

既然华尔街银行家将人民的5亿美金都扔了出去，那么华尔街银行的储备又如何呢？

让我们来看看。

战争股票赌徒的所作所为

短短7周内，华尔街银行就借给了这些战争股票赌徒11亿美元，即80%的膨胀价格

20支战争股票	截至10月2日，7周内的成交股数	浪费在战争股赌博上的钱，截至10月2日，按最高价格算出的价值
美国农业化工	64,225	$4,624,200
美国罐装	1,286,900	85,575,850
美国汽车与铸造	522,810	49,666,950
美国煤矿产品	61,980	10,567,590
美国机车	480,720	34,971,875
美国钢铁铸造	172,337	11,201,905
鲍尔温机车	804,550	120,783,068
伯利恒钢铁	65,710	24,641,250
坩埚钢铁	1,324,630	145,700,000
蒂斯蒂乐证券	181,920	6,321,620
通用电气	149,597	26,698,364
通用摩托	63,795	23,922,125
莱科万纳钢铁	340,330	32,246,267
麦克斯威尔摩托	219,930	12,753,940
纽约气闸	215,982	35,583,034
压缩钢铁汽车	333,845	25,372,220
铁路钢铁	170,310	9,196,740
斯洛斯谢菲尔德	61,160	3,975,400
美国钢铁	4,651,369	376,760,889
西屋	2,338,900	326,272,550
	总股份 13,511,000	膨胀价格 1,366,835,837

谁为这一切负责?

在钢铁网庇护所下工作的两个人

英国代理商 J.皮尔朋特·摩根　　纽约股票交易中心主席 诺博

在左图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那些无良的华尔街商人在玩些什么把戏。截至10月2日，在过去的七周中，仅仅20只战争股票的成交量就达到了1351.1万股，这个数字也许还不止如此。在这场赌博中，记住，仅仅这20只战争股就让其经纪人，受害人以及银行家操作了1,366,835,837美元。

这是多么可怕的一种情况啊。一方面，摩根集团利用人民的5亿美元来支付了他们卖给破产同盟国的军需品。另一方面，铁路系统急剧倒闭，给国家的资源带来极大危害，却没有人能够出来帮一把。现在，华尔街银行家进一步利用了人民的钱，短短七周内，就将11亿美元通过已经膨胀了的战争股票借给了那些战争股票赌徒。

这笔贷款被称作“应召”贷款。一旦有需要，这些贷款就得立即支付。那么当这些应召贷款得到召唤要求时，华尔街该怎么办呢？

两个月前，《祖国》上刊登的消息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股票交易中心的成员因为有负罪感而感到害怕，因此在躲避公众的视线。那时，交易中心官员在其喉舌报纸《时代》上解释说，这是因为大楼正在“维修”，而楼顶安装钢铁幕布是为了防止坠落的砖头。以这种方式来欺骗大众，难道诺博先生不觉得愚蠢吗？现在，几个月过去了，大楼仍闭门维修，而钢铁幕布现在又用到了摩根大楼的顶部。

诺博和他的朋友们因为负罪害怕而躲避了公众的视线。他们太过沉迷于战争股票赌博了，以至于都没有注意到善意的警告。他们甚至又往清单上加了几只战争股，这样一来，他们就又增加了金融危险。

因此，公众有必要留心自己的存款不会被秘密地用在罪恶的股票上，或者是沾满鲜血的金钱托拉斯战争债券上。

亚琛和慕尼黑火灾保险公司

我们收到了亚琛和慕尼黑火灾保险公司的来信：

29日出版的《祖国》上的一篇文章引用了我们公司。该文章会让读者认为亚琛和慕尼黑火灾保险公司将购买一些参与欧洲战争的国家的债券。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会，如果你们能提及以下事实：我公司在美国所拥有的全部证券不包括美国政府、州、市政和铁路的证券，并且我公司日后的投资也将局限在现有范围内，那么我们将不胜感激。

你真诚的朋友

（签名）J.A.凯尔西 经理

宾夕法尼亚互助人身保险公司

同样，《祖国》还收到了宾夕法尼亚互助人身保险公司的来信：

我们注意到，在9月29日出版的贵报第128页上，提到了宾夕法尼亚互助人身保险公司参与，并且将参与投资即将发行的战争贷款证券。我要说的是本公司和外国证券没有任何生意往来。我们公司禁止购买这些证券。我公司的保险生意和投资领域(所有经营领域)都仅限于美国国内。我想，这将让贵报和贵报的读者放心，我公司的所有资金都有保障。

你真诚的朋友

（签名）GEO. K. 约翰森 总裁

能够刊登这些诚恳的来信是《祖国》的荣幸。毫无疑问，人民大众

也会感到欣慰，亚琛与慕尼黑以及宾夕法尼亚互助人身保险公司并没有冒险参与外国贷款。这篇文章还提到了其他一些火灾和人身保险公司的名字，这些公司的董事或官员曾参加过摩根图书馆的会议，而那次会议，众所周知，是为英国-法国的战争贷款利益而召开的。更重要的是，出席那次会议的还有一些公共储蓄银行的官员，如：联合戴姆、格林威治储蓄银行以及鲍尔瑞储蓄银行。由于法律限制，这些机构在投资上有所约束，但是他们中很多都把多余的资金存在其他银行机构，而那些银行机构可以任意进行投资。第二天，德国储蓄银行发表声明，宣布将把多余的资金从其他银行中取出来，除非这些银行能够保证这笔资金不会用在摩根的英国-法国贷款项目上。

银行储户们十分欣赏这一做法。对格林威治、鲍尔瑞和联合戴姆银行的储户来说，得到银行的保证，称储户的资金绝不会用于任何违法的、有害的贷款，难道不是件重要的事吗？对于那些没有做出如此承诺的银行来说，其储户完全可以取出钱来，转存在如德国储蓄银行这类保证他们存款安全的银行里。同样，火灾和人身保险公司的投保人也应该留心，只与亚琛与慕尼黑和宾夕法尼亚互助人身保险公司这样做出相似承诺的公司来往。

德裔银行家

让那些反对摩根向同盟国危险贷款计划的人感到极度惋惜的是，在摩根发表的声明当中，包括了一些保险公司和银行，而这些机构却有些德裔成员，如Heidelbach、Ickelheimer联合公司、Hallgarten联合公司、Ladenburg、Thalmann联合公司和J.&W. Seligman。这些银行家本应该取消雅各布 H.斯奇弗发表的声明，解释为什么Kuhn和Loeb联合公司无法参与贷款，即为什么摩根公司无法保证不会将部分资金转交给俄国。当然，爱国的美国人绝不会参与这样一个为了其他民族利益的贷款计划，更何况这个民族还参与了对基希讷乌和戈梅尔的大

屠杀。这深深激怒了美国人民，以至于美国终止了和这群野蛮人的商业条约。更加让德国人难过的是，他们认为俄国还应该对残忍的哥萨克人在东普鲁士犯下的滔天罪行负责。

但人们认为德裔银行家不参与贷款还有一个原因。这些德国人还深深记得，就在短短的6个月前，英国政府曾宣布，如果英国人同任何有德国合伙人的外国银行有生意往来，即被判为叛国罪。这样做就是为了摧毁德国银行。然而事与愿违，英国自己的银行被毁了。最后，他们不得不乖乖地摘下帽子，祈求德国人以6%的利息借钱给他们，并且给与他们的证券第一抵押权。那些参与了摩根贷款计划的德裔银行家们，记性一定不如其他有德国血统的人。

第九章

神秘的“美国”朝圣团

1915年9月30日晚上，我在第五大道一家酒店里看到了一个纪念堂[①]，后来该纪念堂让世界为之一震。我听说那些民族中有头有脸的领导人挑起了战争后，却发现自己的民族不愿为他们参战。因此，这些人将一些唯利是图的野蛮人带到了白人的国度，从而挑起了一场野蛮的战争。

然而，这些领导人物害怕会遭到全世界的谴责。为了事先阻止这些谴责，于是，他们挑选出一个曾经为世人尊敬，在国外说话还很有分量的人出来，并且在他身上强加上一道会让他臭名昭著的任务。接到任务后，这个人不寒而栗，但还是默默遵从了。于是，他开始对自己种族的敌人强加罪行[②]，以便他们失去全世界的同情。然而，当人们发现他的罪行后，他又捏造了一些其他的控罪[③]，而这些控罪是纪念馆所不相信的。

那天晚上我看到的纪念馆正在展出一些人眼神空洞的照片，而在他们脸上还有外科医生刚刚缝合的难看的痕迹。这些人都是一些受伤战士，他们的眼睛被残暴的敌人挖了出来。这些敌人的主人将匕首分发给

---

① 1915年7月30日柏林外事办公室。受到了华尔街银行家要求下纽约报纸的压迫。因为这会唤醒德国人的同情心，从而阻止给同盟国的5亿美元贷款。

② 布赖斯——比利时残暴罪行。

③ 布赖斯——亚美尼亚残暴罪行。

他们，让他们系在自己侧面的剑鞘中，就是为了让他们挖人眼珠的。

有些事情我们无法用言语表达出来。我承认，那天晚上我在那个酒店来回踱步，一想到有些白人竟然如此残忍，我心里就难掩疼痛之情。

我走下楼去，当我穿过铺着地毯的大厅时，旁门打开了，随之而来的是一阵微弱的欢呼声。这阵欢呼声惹怒了我。我想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还笑得出来。

在我质疑的眼神下，一个随从走了过来，说道："先生，我们正在举办宴会，是我们举办过的最精美的宴会之一，你想来看看吗？"

他打开了门，欢笑声再次传出来，我机械性地跟他走了过去。当我走入包厢时，一股热气腾腾、满是烟雾的空气迎面而来。往下看去，400多人在大厅里围席而坐。

最后一道菜上来了。面色苍白的招待将蜡灯从污迹斑斑的桌布上移下来，而蜡烛还在粉色的灯罩里闪着光。端红酒的随从脖子上缠绕着服务链子，正在为客人倒酒。

在客人席上，一位年长的老人站起来，手里端着一杯红酒。我认出他是一家公司的律师，几年前我在华尔街上见过他。他张开嘴来开始说话。他的话让我不由一惊，就好像有人拿鞭子抽在了我脸上一样。

这个华尔街律师说："为英格兰的国王祝福！"

接着，人们发出欢呼声。他们简直疯了。每个人都敲着桌子。酒瓶和酒杯也被扔出了好远。

这个华尔街律师愣了一会儿，接着又说道："我是伦敦中殿律师学院的议员。你们都知道布赖斯阁下吧，在美国没有哪个比他更令人尊敬。当比利时被侵时，一些人希望我们在战争中说得更多，做得更多。你们已经读过布赖斯阁下做出的反对这些人的报告了，也看过他最近的上诉。如果把这两份报告放到一起，并考虑一下他所控诉的两个国家，你们就会发现他们简直一模一样。如果你抓破了其中一个国家的皮，你会发现它其中流着的是另一个国家的血。要在本质和行为上区分开这两个国家是不可能的。日日夜夜，我无时无刻不同情同盟国。"

人群中又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

这些话让我感到十分奇怪。我很诧异这些话居然是在美国国土上说出来的。你看，我刚刚才在楼上目睹了对英国的可怕控诉——他们在整个欧洲都结成了战线。从北海一直到瑞士边界，在英格兰最高指挥官的监视下，英国人和廓尔喀族人、锡克教徒、印度兵、阿尔及利亚士兵、北非士兵、摩洛哥人以及塞内加尔人联手犯下了滔天罪行，大肆侵犯了人类文明和人性。

我靠在包厢阳台的扶手上，热切注视着发言人。我发现他变得非常老了。这个中殿律师学院的议员变得老态龙钟。

接着又是一阵寂静。这个公司律师顿了顿，继续开口发言。这次他谈到了摩根借给同盟国的5亿美元。这5亿美元是美国人民存在银行和保险公司里的钱，现在在摩根的控制下，全部都强行借给了同盟国。

律师说道：“战争已经开始14个月了，我希望美国的男女老少哪怕有100美元，也能投资到这次贷款中去。此外，我希望这只是第一期贷款。有机会能保留住这一切是件好事，我觉得对此我们应该万分感恩。瑞丁阁下带着5亿美元回去了。他和美国人的交易做得非常成功。”

一阵疯狂的掌声响了起来，其中还夹杂着人们对英格兰国王的热烈欢呼。

然而，这些话却引起了我的深思。我知道，这个伦敦中殿律师学院的议员曾是个非常聪明的人。我肯定他和我一样知道很多关于贷款的事情。俄国将自己政府的16个部门——全国最具利润、生产力最强的部门——都割给了德国，这就直接毁掉了俄国的主要收入来源。并且，俄国还因此拖欠了对法国和英国的债务，直接导致这两个国家很有可能破产。到8月底，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下降到仅3590万美元，而其联合股票银行[①]发行的战争股票却在不断上升。

难道一个鼎鼎有名的人会强迫这个国家的男女老少将他们辛苦赚

① 10月7日纽约《晚报》。

来的钱贷款给即将破产的外国政府吗？当然，摩根和他银行的私人朋友不希望扣留下给外国的5亿美元信贷，并且他们还在努力为那些公债失败的国家卸下债务负担。但是，就连一个华尔街的公司律师都可以毁掉这个国家的人民吗？更何况他就是从这个国家的人民身上赚大钱的啊！

我不由得想起了威尔逊总统的话，他在1914年8月6日发表中立宣言时这样说："我进一步宣布，美国所有法令条款和国家类似法律都禁止美国国内及其管辖范围内的所有人，直接或间接参与上述战争。我们应该和上述战争国家保持和平。"

我自问道：这些人是谁？他们为什么如此强大，以至于敢反抗美国总统的权威和人民的意愿？我扭头问包厢里的随从："这些人是谁？"

由于楼下十分嘈杂，这个随从于是凑到我耳边，悄声说："这是个社团，他们称作美国朝圣。"

那这些朝圣者是谁？后来，我对他们做了仔细研究。这是一个具有强大权力的协会，如今，他们似乎掌握着整个国家。

在这个协会的"规则"手册中，我找到了这个组织的宗旨："本协会的目的在于促进国家间的兄弟情谊。"

现在，我来列举一下这个协会的成员。但在我列举以前，我想呼吁一下我国南部、中西部以及西部的同胞们，因为在这些地区美国民族原则和信仰仍然存在。我想告诉他们，在我国东部，一个强大而又毫无道德的贵族财团控制了国家权力和资源。而英国银行家则在这里策划了好几年，就是为了掌控我国政府。现在，这些人成功了。他们掌握了全国的银行，以及人民储蓄存款的各种机构；他们掌握了新闻媒体，通过他们腐败的新闻服务来分散全国公众的激愤之情。他们决定将美国的资源全部用来填补英国的空当，并且强迫美国为英国而战。显然，他们更加热爱自己移民而去的国家。

如果有谁怀疑我的话，那么就看看以下这个名单吧。这个名单是从社团的官方手册中摘选的。

朝圣社团

塞西尔·斯布林·赖斯阁下——英国大使

J.皮尔朋特·摩根——英国战争代理商

安德鲁 卡内基——出生于英国，从钢铁信托的战争合同中赚了大钱。

罗伯特 M.索姆森上校——海军联盟主席，因违反联邦法律而遭到起诉和罚款。

默里爵士，埃里银行主管——英国议员督导员，因为投机股票而葬送了他所在党派的全部资金。

亨利 P.戴维森——摩根的合伙人，英国的战争代理商。

托马斯 W.拉蒙特——摩根的合伙人，英国的战争代理商。

约翰·瑞福斯多克·莱索姆——出生于英国，是《普鲁威登斯》杂志的主编。该杂志是英国大使馆的喉舌。

阿道夫 S.奥奇士——纽约《时代》杂志的老板，指导了英国宣传运动。

奥格登·米尔斯·雷德——论坛联盟主席，指导了英国宣传运动。

乔治·格雷·沃德——出生于英格兰赫特福德郡。

布莱德利·马丁——在英格兰牛津接受的教育。

詹姆士 M.贝克
约翰 W.格里格斯
约瑟夫 H.乔埃特
埃尔顿 B.帕克
弗兰西·斯林顿·斯泰特森
弗莱德克 R.库德尔特
} 华尔街公司律师

乔治 T.威尔逊——公平人身保险公司副主席

弗里尼·菲斯克
弗兰西斯 L.海恩
艾尔伯特 H.威金
弗兰克 A.范德利普
埃尔文 W.克里奇
A.巴顿·赫本
} 5亿美元贷款保险商

让我们来看看这些虚伪的美国人的所作所为，看看他们去年是如何愚弄美国人民的。

美国爱国朝圣协会

这些人为英格兰国王欢呼



他们为5亿美元贷款欢呼

当约瑟夫 H.乔埃特呼吁美国的男女老少
购买100美元的俄－英－法债券时，
这些人大声欢呼。

他们的出身	他们是谁	他们为什么这么做
英国大使	塞西尔·斯布林·赖斯	英国大使
英国战争代理商	J.皮尔朋特·摩根	5亿美元贷款策划人
英国出生	安德鲁·卡内基	纽约和平社团主席
海军联盟主席	罗伯特 M.索姆森上校	因违反谢尔曼法而遭起诉
英国议员督导员	埃里银行主管默里爵士	将整个党派基金用于投机
公平人身保险公司副主席	乔治 T.威尔逊	公平人身保险公司副主席
英国战争代理商合伙人	亨利 P.戴维森	5亿美元债券的企业联盟经理
英国战争代理商合伙人	托马斯 W.拉蒙特	5亿美元债券的企业联盟经理
英国出生	约翰·瑞福斯多克·莱索姆	《普鲁威登斯》杂志主编
英国辩护人	阿道夫 S.奥奇士	纽约《时代》老板
英国辩护人	奥格登·米尔斯·雷德	论坛联盟主席
英国出生	乔治·格雷·沃德	在剑桥接受的教育
英国教育	布莱德利·马丁	大都市信托公司董事
英国辩护人	詹姆士 M.贝克	互助人身保险公司理事
英国议员	约瑟夫 H.乔埃特	公平人身保险公司理事

塞西尔·斯布林·赖斯是个典型的美国朝圣者。过去的14个月里，他一直怀疑来自战争国家的大使，因此总在和英国特务人员密谋策划。在这期间，他一直将兰辛当作自己的小羊羔。

我们看到J.皮尔朋特·摩根，这个英国银行家，纽约和平协会、美国和平与仲裁协会、海军联盟以及国家安全联盟的创建人和控制人，与他的合伙人一起成为了美国朝圣协会的推动人。在前两个伪装的和平协会，摩根从来不为了和平而努力。现在，这个朝圣协会和那两个和平协会一样，也是同样一种伪装，实际上摩根他们只是要努力把5亿美元放入自己的口袋。因此，这个朝圣协会表面上是为了"促进国家间的兄弟情谊"，实际上就如乔埃特发言中一样，是为了促进美国和欧洲中央势力之间的仇恨的，如果说不是促进战争的话。

那么我们怎么理解海军联盟主席、罗伯特 M.索姆森上校的爱国主义呢？他要求联邦政府在军备上花费5亿美元，实际上这是为了让他和他华尔街朋友的军需品工厂更为繁盛。索姆森因囤积棉花而触犯了联邦政府的法律，他这么做就是想提高这种必要商品的价格。现在，联邦政府会听这个犯法人的话吗？海军联盟的成员会相信他是一位值得信任的爱国领导人吗？

下面，我们来看看英国的宣传者。这是个有趣的话题。在这些人中我们找到了三位美国朝圣者。其中一个就是约翰·瑞福斯多克·莱索姆。莱索姆出生于英国，但正如当今他的很多同胞一样，莱索姆觉得在美国抗击德国比亲自上前线要安全得多。莱索姆实际上是英国大使的代言人。这位《普鲁威登斯》杂志主编将迫害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的同事这件事情当作了新闻来报道。后来，莱索姆又将他的"新闻"发布给了另外两名朝圣者：纽约《时代》的阿道夫 S.奥奇士和纽约《论坛》的奥格登·米尔斯·雷德。在过去的14个月中，这三位"美国"朝圣者是如何嘲笑美国大众的啊！在莱索姆的领导下，他们共同起诉了英国宣传运动，然而他们的专栏上却充斥着对可怕的"德国宣传"的批判。就像我曾听过的那样，他们也许会说："你知道，英国人非常聪明，

而美国人则太蠢了。”

这些朝圣者为英格兰国王和5亿美元的战争贷款大声欢呼，我们可以将他们视为大量华尔街公司律师对我们的警告。他们大多数人都在英国宣传运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很多人都对军火公司，以及有相关合作的公司感兴趣。但更应该让我们感到警觉的是，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是我们国家保险公司的理事。正如我们所见，乔埃特称那5亿美元只是“第一笔投资”，并且沾沾自喜地说瑞丁爵士已经带着5亿美元回去了。这位上了年纪的律师在牛津接受的教育，现在又担任公平人身保险公司的理事。如果说詹姆士 M.贝克不是英格兰的媒体代理商，他也是英国的辩护人。现在他是互助人身保险公司的理事。还有公平保险公司的理事埃尔顿 B.帕克。在那个令人可耻的夜晚，我们甚至还在这些朝圣者中发现了公平人身保险公司的副总裁乔治 T.威尔逊先生。

当这些人公开宣传将自己国家的利益拱手送给外国，而他们又控制着对美国人民存款进行投资的公司时，对美国人民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时刻。我们无法保证，这些机构不会偷偷摸摸地将人民的钱用于给战争国家的可怕贷款中去。这些战争国家的信用都已大大减弱，很有可能拒绝偿还债务。

同样，我们还在这些朝圣者中发现了一长串银行家和金融机构领导人的名单。这些人都是贷款的保险人。由于他们鼓掌赞成乔埃特的发言，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人也同样认可贷款只是“第一笔投资”，并且他们将强行把自己客户的存款用来对同盟国进行另一笔亿元贷款。

我们当前形势最严重的一个特征就是：在摩根的监护下，这些银行家正把残暴的态度强加给那些反对借款的人身上。他们称那些反对他们观念的人为“中间人”、“德籍美国人”、“日耳曼人”。在他们盲目崇拜英国的驱使下，他们毫不犹豫地鞭打自己的同胞。下面，我就说说这些纽约城银行家最近的所作所为吧。当其中一个银行主席被自己

的储户质问是否将存款用于贷款时，这个银行主席愤怒地让该储户注销银行户头。而我要说的另外一件事情则刊登在10月7日的《时代》上：

“据报道，一个100人组成的委员会向一个大型储蓄银行发出声明，说如果这个银行将储户资金用于国债贷款的话，那么所有的德裔美国人就会注销户头。该储蓄银行主席称，他确实将一些州和国家银行的资金用于贷款中了。他还告诉这个百人委员会说：‘我们手头上还有5000户德籍美国人的抵押，如果你们想要考验一下我们，我会让你们在抵押到期后立即支付。’”

我们看到，这些英国银行家蓄意强迫自己的储户参与到这项不公平行动中来，并且威胁他们说，如果他们胆敢违抗命令，那么就会提前结束对他们房屋的抵押担保。毫无疑问，这是纽约银行历史上最大的一起丑闻。这个人对储户说道：“我会把你们的钱用在我认为合适的地方。如果你们胆敢反对，我会把你们从你们的房子里赶出去。”尽管普约委员会警告说银行家和金融家不能把公众的资金当作自己的资金挥霍，但这个人还是说出了这样的话。

我们无需更多的评论了。这难道还不足以证明，我们已经成了亲英派财阀(这些人无视大众的议员，把自己的意愿强加在他们身上)手中的玩物了吗？

同盟国贷款的可耻历史还没有结束。尽管大肆做了广告，华尔街报纸做了宣传，摩根(他绝望地想要把自己和私人银行朋友担保的国债附加在人民身上)也开展了宣传运动，但如今巨额的国债还是遭到惨败。为了完成贷款，同盟国“胜利”的故事被厚颜无耻地刊登了出来。当保加利亚加入中央势力的消息传出来时，整个银行界还是感到了巨大的震惊。俄国的坍塌将巴尔干与德国连在了一条战线上。落幕已经开始了吗？

然而，这一事件对摩根来说至关重要。10月8日，摩根强压住自己害怕的情绪，从波士顿、费城、巴尔的摩和匹兹堡召集来了800名

债券销售人员。摩根把这些人聚集在沃尔多弗-阿斯多里尔，并以个人名义呼吁他们参与向熟人兜售债券并尽可能地倾销债券的运动中去。并且，摩根还告诉他们应该运用何种言辞，来让美国人民相信英国和法国不敢逃避债务。摩根用自己的话说："他们还会需要我们的。"

我想，大家已经清楚了解美国朝圣协会——这个对我们国家危害极大的组织了。我再次提醒我国南部、中西部以及西部的同胞们注意，在那些丧尽天良的公司律师的指导下，如果华尔街的英国银行继续掌权，那么将给我国带来可怕的后果。这些人的合作极具威胁，他们合作的力量非常广阔，对公众资金的控制力也是我们无法预计的。如果我们不联合起来对抗这个外国组织，我们国家将遭遇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灾难。

第十章

向沙皇敬酒的人

几周以前，我成为了费城一个热门俱乐部的座上客。我们坐在一个烤肉馆的餐桌旁。我的一个朋友牵连进了一个不光彩的故事。他是个慈善家，曾赢得过全国人民的尊敬，这个故事有关他的一生。他是一家有名的报纸老板，而他的捐赠也大都通过这家报纸来进行的。一天，一份遗嘱在费城掀起了轩然大波。这份遗嘱称：这个全国人民心中伟大的慈善家实际上只不过是势力强大的银行家手中的工具罢了。银行家利用这个所谓的慈善家，打着慈善的旗子，为自己捞油水。当这份遗嘱经过检验证实后，这个慈善家深深伤透了心，最后在抑郁中去世。

我所提到的这个慈善家就是乔治 W.乔尔兹。而后面的银行家族则是德瑞克塞尔一家。

那天晚上，我离开俱乐部后就顺着布罗德大街走。热血涌到了我脸上，耳朵里也嗡嗡作响。当我听完这个故事后，我一句话也没有说。一个人孤独地走在大街上，伴随我的只有深深的夜色和了无人烟的大街。这个故事是如此刺痛了我的心。我出生于费城。人们通常都十分热爱自己的出生地，然而我却刚刚听了一个有关我出生地的耻辱故事。

德瑞克塞尔家族的名字勾起了我的回忆。1904年，我刚刚进入华

尔街的时候，曾看见这个名字刻在华尔街和布罗德大街拐角处的一座银行大楼门前的大理石上。当时是这样写的："德瑞克塞尔大楼J.P.摩根公司"。小摩根修建了一座新的大楼，因此德瑞克塞尔的名字就消失了。然而，德瑞克塞尔家族的后代却在法国与阿尔及利亚以及塞内加尔战争的前线作战。德瑞克塞尔家族就有德国血统，现在他们却想要灭绝他们父辈起源的民族。

我不禁大叹道："只要和摩根有关的事情就不是什么好事情啊！"德瑞克塞尔家族一直都是老摩根的合伙人。当他们手中的玩偶乔尔兹去世后，他们的假面具被摘掉了，现在国人们都看清他们的真实面目了。

银行家宴会

1915年10月1日下午，尼克伯克酒店的宴会厅出现了惊人的一幕。在英国战争代理商J.P.摩根的邀请下，200多人集聚一堂，参加为外国银行家举办的午宴。这些外国银行家是来接受5亿美元军火贷款，并带回英国、法国和俄国的，因为这些国家已经无力支付任何费用了。

在午宴进行的时候，一个人站起来致辞。他就是威廉姆 D.古瑟里。他是华尔街一家公司的律师，我和他认识好多年了。在《谁是谁》中，古瑟里先生是这样描述自己的："在巴黎和英格兰接受的教育。"在午宴上，古瑟里先生带着浓浓的法国腔，做出了以下致辞。我希望他的致辞能够引起每个美国公民的注意：

(10月2日的纽约《太阳报》——J.皮尔朋特·摩根的喉舌报纸——上做出了报道)(威廉姆 D.古瑟里的原话)：

"根据可信历史家的记录，这个国家(法国)于1776年到1781年间，代表美国殖民地曾花费了7.72亿美元，后来法国拒绝了美国的支付。现在，该轮到美国为法兰西共和国做出同样额度的贷款了。"

“这段发言成为了整个演讲的高潮，它深深鼓动了在场的每位来宾，并且深深打动了法国代表M.奥克塔夫·豪姆伯格和M.恩斯特·马列特。”(同样摘自摩根的《太阳报》)

这两个法国代表对这段发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毫不奇怪!

但是，这对我们美国债务人来说是多么大的震惊啊！在古瑟里(曾在巴黎和英格兰接受教育)告诉我们说我们欠法国7.72亿美元以前，我们从没有过这方面的怀疑。

我一向在美国对法国的欠债这一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那也许是因为我并不是“在巴黎和英格兰接受的教育”，我的初等教育也只不过是在肯塔基北部的一个小乡村学校里完成的。我还记得我的小学老师这么告诉我们的，她说在法印战争时期，法国人煽动了印度人，并且帮助他们屠杀了大量北美的白人居民。这是法国的民族特性，直到今天都是这样。他们并不在自己的国土为自己作战，而是引入了几千名阿尔及利亚和塞内加尔人，来帮他们抗击德国人。

两位英雄

我随后走到了纽约的河边大道上。两座铜质的美国英雄雕像高高树立在那里。这两位英雄为了挽救美国而战。我试图找些对法国人、英国人、俄国人、意大利人、塞尔维亚人和比利时人的赞词，然而我却无功而返。是的，我只看得到两位在国内战争期间，为美国而战的英雄的塑像。然而，让我不好意思开口说的是，这两位英雄都是德国人——卡尔·舒尔茨将军和弗兰兹·希捷尔将军。

然而，华尔街公司的律师却让观众举杯致辞：“为了英格兰国王、比利时国王(遭到英国人的背叛)、法国总理(英国没有帮忙)、意大利国王(背叛了同盟国，现在又背叛了英国)以及俄国沙皇而干杯。”

是的，让美国人难以相信的是，古瑟里居然向俄国沙皇敬酒。纽约《太阳》报报道说，在场的人都受到了敬酒词的鼓舞，并且一饮而尽。

向俄国沙皇致辞的人

另外，《太阳》报还报道了午宴上一些十分引人注目的人，他们也向沙皇敬酒了：

亨利·克鲁斯——出生于英格兰，现任美国和平与仲裁联盟主席。

罗伯特A.C.史密斯——白石矿泉水公司董事会主席。霍莫斯电力保护公司董事。

罗伯特·安德伍德·约翰森——纽约和平社团副主席。安德鲁·卡内基为该社团主席。

约翰·哈森·罗德斯——格林威治储蓄银行理事。

罗伯特·贝肯——钢铁信托董事。储蓄银行理事。前J.P.摩根公司驻法国代表成员。

托马斯W.拉蒙特——英国代理商J.P.摩根的合伙人。

布莱德利·马丁——在英格兰牛津接受教育。大都市信托公司董事。纽约证券银行董事。

路易斯L.克拉克——摩根海军联盟秘书。美国机车公司董事。

埃尔顿B.帕克——公平人身保险公司董事。华尔街公司律师。摩根的国家安全联盟副主席。

保罗·富勒——库德尔特兄弟公司成员，法国政府顾问。

奥格登·米尔斯·雷德——纽约《论坛》联盟主席。

弗兰克A.范德利普——国家城市银行主席。农民贷款信托公司董事。

艾尔伯特H.加利——钢铁信托主席。

麦克·奥斯汀诺——效忠沙皇。

塔卡士·纳卡姆达——美国的黄种人朋友(?)。

威廉姆D.古瑟里——在巴黎和英格兰接受的教育。华尔街公司律师。

而在摩根的合伙人、掩护人德瑞克塞尔一事中，面具掉了下来，国人看清了他们的真面目。

是的，他们是向沙皇敬酒的人！在我看来，向沙皇敬酒是件可怕的事情，而我也并非沙皇支持者。可怜的波兰人，可怜的波兰犹太人，你们都成为了基希讷乌和戈梅尔大屠杀的牺牲品。俄国沙皇原本源于一个虔诚狂热的牧师，现在却成为了一个无知乡农教皇的精神奴隶。我们伟大共和的子民怎么会祝愿一个用哥萨克人的皮鞭抽打俄国斯拉夫妇女的人身体健康、事业有成呢？

不可能！因为正是我们美国人废除了和罗曼诺夫的商业条约。这些俄国人不尊重美国公民的护照，因为我们无法再忍受反革命黑帮分子的愤怒了。

那么，那数百名已成为我国公民的斯拉夫妇女、波兰人以及波兰犹太人又如何看待这些向沙皇敬酒的人呢？那些撕毁了与俄国商业条约的美国人又如何看待这些向沙皇敬酒的人呢？那些具有人性同情心和人性关爱的人们又如何看待这些向沙皇敬酒的人呢？

而我们国家的3000万德裔公民又是如何看待这些向沙皇敬酒的人呢？对于这些人，我只能告诉你们一些震惊整个世界的可怕故事①；告诉你们英格兰同盟军在东普鲁士的可怕行为；告诉你们发生在圣多班的大屠杀，21个无辜的人被拖出教堂，遭到哥萨克人残忍的枪击；告诉你们丹本诺分可怜的妇女被活活烧死；告诉你们在奥特伯格和比斯乔夫斯坦发生的暴动！

① 有关俄国暴行的报道受到了纽约金钱托拉斯报纸以及企业联盟新闻服务的镇压。他们担心有关报道会唤起人们对德国的同情，而不利于向同盟国的贷款。

亨利·克鲁斯案例

位于这个名单榜首的是亨利·克鲁斯先生。我认识他好多年了，曾对他有过不同的看法。然而，在追踪调查这个华尔街英国股票经纪人的诡计后，我对他仍然逍遥法外，多年来还可以继续进行他不忠的英国宣传运动而感到大为震惊。克鲁斯出生于英国。正如我们所见，在任何背叛国家的案件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他的名字。几年前，他就曾出现在卡内基大厅，强迫美国人民签署一项支持英格兰，对抗德国的仲裁条约。我们曾目睹他成为美国和平与仲裁联盟的主席，而这个联盟是由摩根集团在背后支持的，旨在为英国利益服务。我们还曾见过他出现在各大公众宴会上，向英格兰国王，甚至是俄国沙皇致辞。因为在俄国沙皇的暴行帮助下，英国有望获胜。

尽管克鲁斯的国籍为美国，但多年以来，他却一直为自己的出生国卖命。

亨利·克鲁斯先生，威尔逊总统在10月11日的发言就是针对你，以及像你这样的英国人的。他在公众集会上这样说：

“任何美国的政治行动和社会行动，此时都有一些反对者，他们挑战美国的精神。我们号召那些将祖国放在第一位的人团结起来，遵循我们生活的标准。我们中有些人并没有将祖国放在首位，他们想将美国的力量用在某些并不为美国服务的领域。我并不害怕，这种‘美国第一’的测试将对这些出生于外国的美国公民进行一次普查。我急切想获得一个宝贵的集会来将全国人民排列起来，让那些将其他国家利益放在首位的人站在一边——按照圣经来看，通常是站在左边——而让那些将美国利益放在首位的人，从头至尾都站在另一边。”

克鲁斯先生，好好想想我们总统的这番话吧。你移民美国成为了美国公民，并且还宣过誓要效忠美国的。我严肃地、带着善意地警告你，立刻停止你和你的同伴煽动多年的英国宣传运动。你们免受惩罚的日子已经过去了，而报复之日已经开始展露出来。

让我们停下来想想吧。我们国家几乎所有的报纸和杂志对最后14个月的欧洲战争都预言错了。我们美国人已经让英国人偷走了我们的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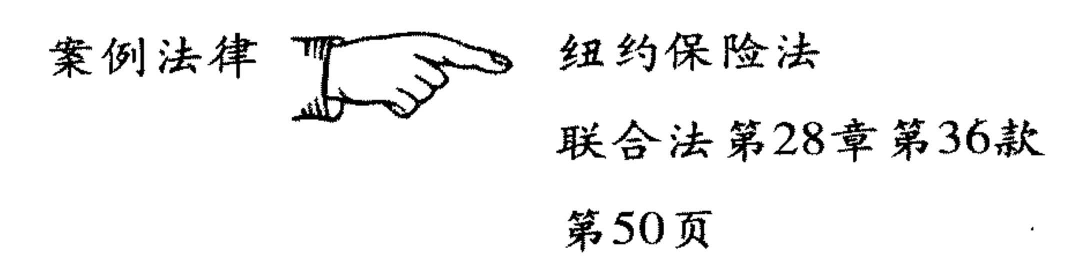
大事即将发生。一个伟大的帝国自食其果，坠入了深渊。而另一个帝国则正被撕碎，却还伸着手求助那些自己曾亵渎过的民族的帮助。一个虚伪的共和国被自己耻辱的碎片掩埋，而一个尚在萌芽的帝国却已葬身在了襁褓之中。

让我们行动起来，迎接这崭新的一天吧！我们的思想已经改变，我们的想法已经颠覆。在未来的100年中，整个世界的进步将比过去的2000年都要多。

第十一章

谁在动用我们的人身保险金？

华尔街再次违反了法律，将美国人民的存款用来赌博。



官员和理事不应对交易产生任何金钱方面的兴趣

本州任何保险公司参与生意的董事和职员都禁止在协商、购买、推荐或协助买卖任何公司资产以及公司贷款中收取金钱和贵重物品，也不许对此类买卖或贷款产生金钱方面的兴趣，不管是作为主管人、协管人、代理商还是受惠人……任何违反此条款的行为将视为犯罪。

在1905年经过阿姆斯特朗委员会曝光，1913年又经过普约委员会曝光后，华尔街的银行家和金融机构还会将他们贪婪的手伸向美国人民存在人身保险公司的资金吗？

是的，的确如此。就像捕食鸟类一样，他们仍然将黑手伸向了人民的存款。限制性法律并不能约束他们。各州和国会的调查委员会每隔几年就商议对策，想要保障人民的存款。但华尔街的策划者们却大

肆嘲笑这些法律。他们的公司律师想方设法让他们逃避了这些人为法律的束缚。因此，金钱托拉斯一再滥用人民的存款。没有了人民的存款，金钱托拉斯就毫无用处，然而，一旦掌握了人民的存款，金钱托拉斯就变成了无情掌控政府和人民的罪恶组织。

如果各个人身保险公司的投保人读到这段话，我想警告你们，如果你们还重视自己妻儿的未来和幸福，那么你们应该立刻给国会议员写信，提醒他们注意当前的种种条件，并且敦促他们立刻惩罚那些背叛了公众的信任，挑衅了法律的人。

现在，华尔街又拿公众的存款赌博了。而这次赌博是前所未有的。这次，他们将人身保险的资金用在了没有向公众倾销出去的5亿美元债券上。

作为保险投资来说，这些证券非常危险。他们是由法国和英国发行的，并且支付5%的利息。然而，昨天(10月23日)华尔街开市时，这些证券售出的价格低至97.75美元。如果支付5%的利息，那么高级美国铁路证券怎么低于票面价值卖出去呢?

5%的圣保罗证券是以104.75美元的价格售出的，而英国和法国的第一批五厘息抵押则低于了票面价值。

在华尔街，这些危险的英法证券以极为荒唐的价格出售，而在同一时刻，J.P.摩根在沃尔多弗－阿斯多利酒店雇佣的1000名债券销售员，正在全国各地以98美元的价格倾销这些债券。华尔街的证券公司和银行发送出了1,000,000份广告，来毫不负责地大肆虚夸这些证券。据估计，他们花费了50万美元在报纸上刊登了整版广告，借以宣传这些债券，并且还在大力阻止各种报纸将真相公布于众。

甚至连公司律师和人身保险公司的雇员都在纽约的各类公众宴会上大事宣传这些债券。在最近为外国银行家举办的朝圣宴会上，公平人身的理事约瑟夫 H.乔埃特鼓励全国的男女老少都至少投资100美元在这些债券上，并且还称这笔投资只不过是“第一笔付款”，随后，还将贷款给英国几十个亿。

美国主要人身保险公司的高层领导纷纷接到信件，质问他们是否曾经将投保人的存款用于购买这些债券。他们还想知道有多少类似的存款掌握在华尔街摩根银行的手中。这些企业联盟的保险商们将5亿美元的债券仅仅握在手中，而这些钱根本就不是他们自己的钱，而全部都是来自人民存款的。

这里，我们刊登出这些人身保险公司主席的回复。通过他们自己的话，你们会对他们有所了解的。

现在，我想提醒大家，在1915年9月11日晚上，J.皮尔朋特召集各大人身保险公司的领导、官员和理事，在他位于默里山庄后面的私人博物馆——摩根图书馆——召开私人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英国和法国派来的银行代表人。他们代表这两个战争国家来进行至少10亿美元的贷款的。

有多少保险公司的官员响应了摩根的号召，出席了那次会议？我无法告诉你们，因为名单是保密的。但我可以告诉你们，以下这些人参加了那晚的会议：互助人身保险公司的主席查尔斯 A.皮博迪；互助人身保险公司理事乔治 F.贝克；家庭人身保险公司董事威廉姆 A.纳什和弗兰西斯 L.海恩；大都市人身保险公司主席约翰 R.赫格曼；大都市人身保险公司理事奥特 T.伯奈德和艾尔伯特 H.威金，以及公平人身保险公司的三位理事之一路易斯凯 · 斯莱德亚德。

这些人，这些所谓的人民存款的监护人，那晚在摩根的图书馆做了些什么呢？难道他们忘记了，就在几年以前，纽约的阿姆斯特朗委员会和国会普约委员会专门制订出法律，来阻止摩根集团控制下的银行和信托公司滥用人身保险公司的资金吗？

当被问到有多少投保人的资金被用来投资英法债券，而又有多少此类资金是在摩根贷款联盟成员的控制下时，查尔斯 A.皮博迪做出了回答，这里我引用了他的回答。记住，互助人身保险公司并不是一个私人的公司。它绝对是投保人的财产，皮博迪先生只不过是一个代表罢了。仔细读读他的回答吧：

总裁办公室，

纽约互助人身保险公司，

那索，西达，自由和威廉姆大街

纽约，1915年10月19日

亲爱的先生：

我们已经收到您关于本公司投资英法贷款的来信。

本公司已经购买了票面价值3,000,000美元的此类债券。我们认为此类投资非常稳定，并且在如今环境下能有非常高的收益。本公司法律和理事职责规定，公司有权力在做出最好决策后，并考虑到投保人利益的情况下做出投资。我们的投保人来自各个国家和民族，按照投保人在我公司所占的掌握的债权，他们就赋予了我们这样的权力：我们可以在考虑安全和利润因素后，做出最佳决策。个人或个别团队投保人的利益不能影响整个公司在投资方面所做出的决定。不管他们是否支持，公司有权在考虑到整个投保人利益后做出决策。

关于您所说的那笔证券，本公司在1914年12月31日(即我公司年终陈述的日子)确实投资了价值5,776,000美元的奥地利与德国政府债券，并且我们在柏林还有150,000美元的地产抵押。这两笔款项再加上其他一些投资就构成了对抗奥地利和德国公民生活政策的储备投资，共计21,000,000美元。所有这些投资都和奥地利与德国政府保护其投保人的投资一起存了起来。在英格兰和法国，我们也有同样的保证英法公民的政策性投资，共计95,000,000美元。我们所有储备加在一起共计37,500,000美元。在这笔款项中，我们所持有的英国政府债券票面价值为150,861美元，但并没有持任何法国政府债券。因此，奥地利和德国的投保人在其国家的存款已经构成了我们所有的财产，而英法两国投保人在他们各自国家的证券投资为37,500,000美元。我之所以举这个例子就是想说明我们在英法证券上的确有很可观的一笔投资，但这笔投资并非是不恰当的投资。

您真诚的

(签名)查尔斯 A.皮博迪 总裁

我奉劝查尔斯 A.皮博迪先生立刻辞去他在互助人身保险公司的总裁和理事职务，因为他根本就没有领导公司为投保人的利益服务。

皮博迪先生的这封信言语之间都在逃避，毫不真诚。我们都明白互助人身保险公司在英格兰、法国、德国和奥地利各支部的投资没有任何问题，也没有违反各国的相关法律。但是提出问题的是美国的投保人，他们的投资被摩根银行用来购买法国和英国的战争债券了。这300万美元的英法证券投资与国外分支机构的强制性投资没有任何联系。这一点，皮博迪先生应该和我们一样清楚吧。

皮博迪先生说过："我们认为这笔投资十分可靠，并且有很高的利息。"的确，他们为政府债券提供了"很高的利息"，因为他们是以极低的价格售出的。光这个事实就已经说明了这并不是一项"可靠的投资"。

我想问问皮博迪先生，他是否认同英国最高金融权威乔治·帕什于10月14日在伦敦说的话："英国正承担着战争的金融负担。如果我们还照现在的方式花钱，我们在美元交易中将再次崩溃。这就意味着我们应该暂停支付，并且告诉全世界我们已经无力偿还贷款了。"

英国货币兑换的大崩溃已经出现了。英国会暂停支付吗？它不久后会告知全世界自己已经无力偿还贷款了吗？那么这300万美元的英法债券还是一笔"可靠的投资"吗？比起乔治·帕什来说，难道皮博迪先生在投资方面做出的决策要更英明些吗？

我想和皮博迪先生说：先生，以下这些华尔街金融机构是购买了5亿美元英法战争债券的摩根企业联盟成员，而你是这些机构的董事：

◇ 农民贷款和信托公司

◇ 保障信托公司

◇ 国家商业银行

这些机构在从企业联盟的经营中获得利润后，就会将相应的股息分给董事股东。我想问问皮博迪先生，在他就任以上摩根企业联盟成员银行的董事时，是否为互助人身保险公司购买过300万美元的债

券？而他是否又恰好是互助人身保险公司的总裁和理事？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提醒皮博迪先生注意一下本故事开头提过的保险法：

第28章第36款："任何保险公司的董事或官员都不许对此类买卖或贷款产生金钱方面的兴趣，不管是作为主管人、协管人、代理商还是受惠人。"

如果说皮博迪先生没有违反法律，也显然是故意逃避由纽约立法机构于1906年制定的法律。

摩根企业联盟以96美元的价格购买了英法债券，却以98美元的价格将债券卖给了保险公司。在这其中，摩根集团赚取了大笔利润。在1906年的法律制定以前，互助人身保险公司是摩根集团成员之一，以96美元的价格获取债券。但新法律第100款禁止互助人身保险公司参与摩根企业联盟。这么一来，该法律并非保护了互助人身保险公司投保人的利润，而是为华尔街的银行集团获得更大利润服务了。

皮博迪先生，当互助人身保险公司购买了那300万美元的债券时，那2%的利润进了谁的口袋？是去了摩根企业联盟的口袋吗？

让我们再来看看皮博迪先生的这封信。我们看到互助保险公司的一名投保人清楚知道自己有权询问皮博迪先生有关投保人资金去向的问题，然而互助公司的总裁却忽略了投保人的主要询问——到底存了几百万在摩根集团的成员银行中？

皮博迪先生为什么拒绝回答这个问题？1905年9月15日，互助人身保险公司的官员在阿姆斯特朗委员会面前发誓，互助保险公司700万美元的巨额存款将在两年内都存在国家商业银行，其他更多的资金将存在国家第一银行、国家商业交换银行、保障信托公司、美国抵押和信托公司、中央信托公司以及蒙特利尔银行。

互助人身保险公司的投保人有权知道，他们的资金有多少掌握在摩根企业联盟的成员公司董事手中，而又有多少钱用在了购买摩根赌博性战争债券上。这个问题迟早都是要回答的。人身保险公司的资金绝对不能用在摩根集团风险巨大的投机上。

同样的问题我还想问问乔治 F.贝克先生。他是互助人身保险公司理事、第一国家银行、农民贷款和信托公司以及保障信托公司的理事。这三家公司都是摩根战争贷款联盟的成员。

我要问问互助人身保险公司的理事查尔斯 S.布朗先生。他也是美国抵押和信托公司的董事，而这家公司也是摩根战争贷款联盟的成员。

我还想问问另一名互助人身保险公司理事埃德文 S.马斯顿先生。他是农民贷款和信托公司——同样是摩根战争贷款联盟成员——的总裁。

那些从全国各地写信给我的互助人身保险公司投保人，对于刚刚揭露的事实，我想给你们以下建议：

写信给互助人身保险公司的理事会，要求他们：

解雇查尔斯 A.皮博迪。

立刻将存在摩根联盟中各大银行和信托公司，用于5亿美元战争贷款赌博的资金撤回来。

将已购买的300万美元债券退还给摩根集团。任何有名的证券所都是可以随时原价将买家购买的债券退回的。

如果互助保险公司拒绝这些要求，我建议投保人采取一定措施，因为法律是保护他们在公司中的利益的。

公平人身保险社团案例

第一副总裁约翰 B.朗格先生将陈述递交给了社团管理层：

“我们很多投保人都询问我们，是否参与了给欧洲战争中各国的贷款；毫无疑问，他们还会向您提出同样的质疑。

不管这类贷款多么可靠，利润多么大，我认为与人们生命相关的公司应该将自己的投资限制在普通投资范畴内，因此，从战争开始我们就没有加入过任何欧洲贷款。”

公平保险公司的投保人得知社团没有购买任何战争债券都非常满意。然而，对于后来投保人的询问：互助保险公司存在华尔街银行和信托公司的多余资金是否用来购买5亿美元债券，公司官员却没有做出任何回应。这些华尔街的大保险公司对这一重要问题保持沉默的确叫人感到不安。

公平保险公司是一家私有制公司。该公司是于6月13日从J.皮尔朋特·摩根手中购买来的。购买该公司的人是T.科勒曼·杜朋特将军。杜朋特靠生产火药发家致富，他生产的火药在欧洲战争开始时就被运送给了同盟军。杜朋特先生派了三位理事代表自己管理公司——自从他购买了公司的控制权后，就一直保留着这三位理事。

这三位理事推选了公司的董事。我估计大概有50名左右的董事。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这三位手中掌握着5.25亿美元美国人民存款的理事有多大权力。

第一位理事是前任法官摩根 J.奥布莱恩。他是一个正直的人，他的判决从未遭到反对。

公平保险的第二位理事是路易斯·凯斯·莱德亚德先生。莱德亚德先生是摩根的一位老律师了。他还是摩根战争贷款联盟成员之一——美国信托公司——的董事。

现在(1915年10月)，他正在本市的联邦法庭接受审判。其控罪是在纽黑文丑闻中违背了谢尔曼法。在老摩根“资助”这条铁路时，他担任该铁路的董事。

作为公平保险的理事，这么大一笔公众资金的监护人，保险公司的理事应该是不受任何人怀疑的。然而，9月11日晚上，他却参加了摩根图书馆举行的会议。从现在的形势来看，莱德亚德先生绝对不够资格担任公平保险的理事，应该立即革职。

第三位理事是约瑟夫 H.乔埃特。乔埃特先生年事已高了——如今，他已经83岁高龄了。从他受教育和社交情况来看，他是极具英国倾向的。

在10月1日雪莉酒店里为外国银行家举办的朝圣晚宴上，乔埃特先生以下的一番发言表达出了他强烈的亲英感情："瑞丁爵士要带着5亿美元回家了。我希望美国的男女老少哪怕有100美元，也能投资到这次贷款中去。此外，我希望这只是第一期贷款。"

尽管乔治·帕什先生早先已经说明了：如果英国继续耗费资源的话，英国将终止支付，告诉全世界自己无力偿还贷款了。乔埃特先生还是做出了上述的言论。

是不是可以认为，乔埃特先生关心公平保险公司投保人的存款，胜过于关心这个国家男女老少的存款呢？

显然，乔埃特先生不够格继续担当公平保险公司的理事，公众资金的监护人。

现在，公平保险公司的情况和互助人身保险公司的情况大致相同。公平保险公司的很多董事同样也是那些参与摩根贷款联盟的银行和信托公司的董事。

C.B.亚历山大是公平人身保险公司的董事，他同样也是公平信托公司——摩根企业联盟成员——的董事。

亨利 W.德·弗瑞斯特是公平人身保险公司董事。他同样也是大都市信托公司、美国抵押和信托公司、国家商业银行的董事。而这三家公司都是摩根战争贷款同盟的成员。

E.B.托马斯是公平人身保险公司董事，他同时还是美国抵押和信托公司——摩根战争贷款联盟成员——的董事。

瓦伦汀 B.斯尼德是公平人身保险公司董事，同样也是保障信托公司和国家商业银行的董事。这两家公司都是摩根战争贷款联盟的成员。

我要忠告那些给我写过信的公平公司的投保人，你们应该致信T.科勒曼·杜朋特将军，让他尽快解除乔埃特和莱德亚德的理事职位。他们应该记住，作为公司的唯一所有者，只要愿意，杜朋特先生就可以解除他们的职务。

另外，你们还应该敦促杜朋特将军，如果公平公司有任何资金存在摩根联盟的银行和信托公司中，应该立即取出来。在这点上，你们是有权强迫杜朋特将军这么做的。

大都市人身保险公司案例

我们收到了大都市人身保险公司总裁约翰 R.赫格曼的以下来信：

大都市人身保险公司

约翰 R.赫格曼总裁

纽约，1915年10月18日

亲爱的先生：

这是对您本月16日来信的回复。

本州法律禁止我公司对任何与我国没有生意往来的国家进行证券投资。我公司在大英帝国或任何欧洲大陆国家并无生意往来。

您真诚的

（签名）约翰 R.赫格曼 总裁

我们可以看到，赫格曼先生也完全忽略了我们的问题：作为公司业主，他是否将公司投保人委托他管理的资金存放在了摩根集团的银行机构内？对于投保人来说，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必须得到回答。特别是当我们发现，赫格曼先生在9月11日晚上参加了摩根图书馆的会议后。

大都市保险公司的情况与互助保险公司以及公平保险公司的情况一样。该公司的很多理事同样也是参与摩根贷款计划的银行和信托公司的官员或董事。

哈雷·菲斯克担任大都市公司的副总裁。同时他还是纽约信托公司——摩根联盟成员公司——的理事。

罗伯特 W.德·弗瑞斯特，大都市人身保险公司董事，同时也是

纽约信托公司董事。而纽约信托公司为摩根企业联盟成员。

奥特T.伯奈德，大都市人身保险公司董事，同时担任纽约信托公司总裁。纽约信托公司为摩根企业联盟成员。

艾尔伯特H.威金为大都市公司董事。他还是切斯国家银行总裁、银行家信托公司董事、保障信托公司董事、国家商业银行董事。而这几家公司都是摩根战争贷款联盟的成员。

我建议大都市人身保险公司的投保人问一下赫格曼先生这个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大都市公司的资金是否存在了摩根的企业联盟银行中？毕竟大都市的很多董事都是这些银行的官员和董事。

纽约人身保险公司案例

我们刊登了纽约人身保险公司第二副总裁的回信：

纽约人身保险公司

纽约 布罗德大街346&348号

第二副总裁办公室

1915年10月19日

亲爱的先生：

我们已经收到您于本月16日的来信。

我们的财务委员会从未遇到您所提出的问题。本公司一向的政策就是：对外国证券做出足够的投资，以便维持法律允许下的外汇储备。我们没有理由相信，财务委员会将改变我公司的这种投资政策。

您真诚的

（签名）约翰C.麦克考 第二副总裁

麦克考先生的回信很难令人满意，因为他回避了我们的问题：他的公司是否将多余资金交给了摩根企业联盟的保险商，好让他们将5亿美元贷款给同盟国。因此，这个公司的情况和互助人身保险公

司，公平人身保险公司以及大都市人身保险公司的情况一样。该公司的董事同样也是摩根企业联盟中各大银行和信托公司的董事。

约翰 G.梅尔本是纽约人身保险公司董事，他同时还是国家帕克银行——摩根企业联盟成员——的董事。

A.巴顿·赫本，纽约人身保险公司董事，同时也是切斯国家银行主席，银行家信托公司董事，国家第一银行董事。这几个银行都是摩根战争贷款联盟的成员。

我必须要忠告纽约人身保险公司的投保人，你们一定要坚持找到答案：你们的资金是否存在了摩根联盟的银行当中，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些钱很可能被用来当作给同盟国的5亿美元贷款了。纽约人身保险公司是一家双边的公司，因此其投保人应该很清楚，法律已经授予了他们权力去了解公司的官员以及职员是如何处置他们的存款和余额的。

普鲁登斯保险公司案例

我们收到了普鲁登斯保险公司总裁弗瑞斯特 F.德瑞登的回信：

美国普鲁登斯保险公司

新泽西纽沃克家庭办公室

1915年10月11日

亲爱的先生：

对于您10月2日的来信，我想说美国普鲁登斯保险公司没有，也从没有持有过任何欧洲国家的证券。

法律禁止我们购买任何与本国没有生意往来的国家的证券，并且我们也没有在欧洲进行此类操作。

您真诚的

（签名）弗瑞斯特 F.德瑞登 总裁

我希望这封信能打消普鲁登斯投保人的担忧。我认为总裁先生的回信是令人满意的。普鲁登斯公司和摩根战争贷款联盟没有任何关系。

旅行者保险公司案例

我们收到了旅行者保险公司的以下来信：

旅行者保险公司

西尔维斯特 C.顿汉总裁

康涅狄格州哈特弗德 1915年10月18日

旅行者公司是一家资产超过1300万美元的股份公司，其投保人债权有严格保障，此外，还有法律储备支持。它与投保人之间的关系不同于互助公司与投保人之间的关系，但我们并不因此拒绝投保人查询及接收有关公司投资政策的信息。我公司在这方面的投资与人身保险公司所做出的投资一样谨慎。

您在15日的来信中询问了我们有关购买即将发行的英法债券的事情。

旅行者公司不会在此类债券上做出投资，因为我公司政策规定，仅在获得保险费的州和地区进行投资。除加拿大以外，旅行者保险公司没有任何外国业务往来，因此，根据本公司政策，我公司的投资仅限于美国和加拿大。我们在加拿大的投资是遵循加拿大有关法律，并且维护加拿大储备的。我公司所有剩下的，绝大多数的投资都是在美国进行的。我公司投资的大多是州、自治区与公司证券以及一些房地产第一抵押，因此没有必要在其他地方投资这类证券。

（签名）S.C.顿汉 总裁

对该公司的投保人来说，顿汉先生的回答是极其令人满意的。旅行者公司与摩根战争企业联盟毫无瓜葛。

家庭人身保险公司案例

我们收到了以下电报：

辛辛那提 10月26日

在我们离城期间，我们注意到您将纽约家庭人身保险公司与国外战争贷款事件联系在了一起。本公司的所有生意仅限于美国，其投资也仅限于美国证券。法律规定，与外国没有生意往来的公司禁止参与投资任何性质的外国证券。因此，敬请贵刊纠正，因为你们的文章已经给我们带来了很多麻烦。

W.A.R.布鲁艾尔及子 总经理

对于文章给布鲁艾尔先生带来了不必要的麻烦，本人深表歉意，但我并没有什么要纠正的。我再次重申及强调：家庭人身保险公司的董事威廉姆 A.纳什和弗兰西斯 L.海恩先生的确参加了9月11日晚上在摩根图书馆举行的会议。海恩先生也与很多参与英法贷款的摩根企业联盟银行有关联。

恐怕布鲁艾尔先生的电报发错了地方。他应该将此电报发给公司的总裁，并且让他颁布声明：家庭人身保险公司存入摩根银行，并且用于英法贷款的存款计划是不合格的，应该予以撤销。

当全国各地的男女老少写信给我，让我给他们一些建议，教他们如何去保护自己在人身保险公司的存款，因为这些存款是他们为自己和家人的未来准备的。对此，我无法昧着良心地让他们去信任那些公司，因为那些公司的管理董事都和J.皮尔朋特·摩根的企业联盟有着密切关联。摩根的管理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在纽黑文中已经看得清清楚楚了。这些人身保险公司必须发表清楚公正的声明，确保其投保人的每一分钱都与摩根企业联盟的银行毫无瓜葛。

第十二章

华尔街的秘密贷款

随着最近越来越多的丑闻曝出：纽约的很多大型储蓄银行都将其“富余资金”存在了摩根银行中；一些信托公司官员也将人民的存款用在了广泛的摩根企业联盟操作当中，全国上下对华尔街的怀疑日益增加。

人们对存在储蓄银行的存款产生了一种奇特而又显著的情绪。这笔钱代表着家庭的忘我，节约，节俭——很多人类最优秀的品质。国家认识到这些优秀品质，因此多年来一直都保护着公众的存款，防止任何人类可以预见到的危险的侵袭。国家一直都对这类机构的官员下达命令，敦促他们将这笔资金仅用于最安全证券的投资上。每隔几年，国家都会修订出新的法律，来更加严格谨慎地控制储蓄银行中的公众资金。

我们之所以采取这么谨慎的措施，就是为了防止那些不计后果、又毫无道德心的赌徒们将这笔钱用来赌博。然而，在贪婪的诱惑下，那些原本为了保护公众存款的法律却纷纷失效。今天，我们再次看到，华尔街的银行家们纷纷将黑手伸进了这笔由人们节俭和忘我而积累起来的资金里。

显然，储蓄银行没有权力来维持这种“盈余基金”。华尔街银行里这么大一笔的存款实际上是违反了有关的银行法。根据国家银行法的

规定，这笔资金本应该是投资在一些安全证券上的，而绝不应该存在华尔街上这些不计后果的赌博性机构里。

那么，银行家们是怎么处理这么大一笔钱的呢？在最紧要关头，他们将这笔钱用在了膨胀了的战争股票贷款上，用在了给同盟国的价值5亿美元的国债贷款上，用在了给俄国、法国和英格兰的秘密私人贷款上。

公众很难认识到，他们自以为有安全保障的存款实际上是在华尔街的大银行联盟手中，这些银行家却犯下了一些金融罪，导致整个国家都遭受金融灾难。要想看清整件事，我们有必要仔细观察一下这些交易的中间人。这些人充当着储蓄银行和摩根集团中银行和信托公司的联系人。

纽约那些名声显赫的人毫无责任心和道德心，将成千上万个家庭委托他们管理的资金用在了对半破产国家的投机赌博上，想要以此来推动军火的销售。一想到这一点，我们就会不寒而栗。因此，本刊编辑首先给纽约各大储蓄银行的负责人写信，告诉他们最近办公室收到了成千上万的储户来信。这些储户听到流传的谣言后都深感不安，想问问这些银行是否能发表一个声明，他们的资金是否被银行直接或间接地用在了对外国的贷款上，而银行是否又将他们的资金存在了摩根银行联盟中？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些钱很可能被用在了对英法的5亿美元贷款上，又或者这些钱以90天承兑，在规定期限内更新的形式，正被摩根集团用在对俄国，法国和英格兰的贷款上。

求精储蓄银行案例

第一封收到的来信如下：

求精储蓄银行

第23大街和第六大道

纽约，1915年10月22日

亲爱的先生：

这是对您10月21日来信的回复。我们想告诉您，纽约州的储蓄银行只能在本州法律规定的证券上进行投资。您在来信中提到的证券并不在法律规定的可投资证券之列。

然而，对于我们将存款储蓄进去的不同银行和信托公司，我们并未咨询他们是否参与了对英法两国的贷款。如果我们无法确认银行能对我们的存款进行安全最优的投资，我们是不会将资金存入这类银行的。如果我们没有这种信心，我们会将存款取出来。而如果任何储蓄银行的储户对银行机构的管理没有信心，他也可以注销自己的账户。

您真诚的

（签名）威廉姆 J.鲁姆 总裁

我必须承认，当我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对它轻浮无礼的态度感到十分恼火。最近，我曾多次听说，当储户向储蓄银行总裁咨询情况，并对银行现状表示担忧时，这些总裁拒绝向他们保证银行对存款的投资十分可靠。相反，这些总裁总是无礼地告诉他们，如果不满意的话，就注销账户好了。最气愤的是，我还听说纽约储蓄银行总裁告诉前来咨询的储户，如果他们因为反对将存款用在外国战争贷款上而注销账户的话，他就会取消美国公民的5000房屋抵押赎回权。我觉得这些故事简直难以置信，因为就我个人的银行生涯经历来看，我从没有碰到过类似的事情。在过去，没有谁比银行官员碰到储户更加恭敬有礼的了。我觉得之所以有这种变化，是因为J.皮尔朋特·摩根先生到来后，银行界出现了一种对外国亲近的态度，而纽约的银行家也受到了影响。

鲁姆先生在回信中表示，他不知道那些保存了自己银行储备的银行和信托公司是否参与了英法贷款。他所在银行的储备是为了保障储户存款的。作为银行总裁，鲁姆先生当然有责任知道银行储备的去向：是否被用在了战争股票上，是否用在了英法国债证券上，又或者

是用在了对俄国和法国政府的90天期限贷款上？

对于鲁姆先生忽略的信息，我要列举一下，即参与了上述交易的摩根集团联盟中的银行和信托公司：

摩根企业联盟

美国国家交易公司	国家自由银行
美国银行	曼哈顿公司
纽约银行	机械金属国家银行
国家化工银行	国家商人公司
切斯国家银行	国家商业银行
国家第一银行	国家城市银行
汉诺威国家银行	帕克国家银行
国家进口商和交易商公司	国家海岸银行
欧文国家银行	美国抵押信托公司
银行家信托公司	农民贷款信托公司
公平信托公司	大都市信托公司
保障信托公司	联合信托公司
冠军保障和信托公司	美国信托公司
中央信托公司	

鲁姆先生，如果你将银行储备存入了上述的机构，你现在应该知道这笔储备正被用在摩根企业联盟国债和对欧洲战争国家的贷款上。我不知道您对上述银行是否做过研究，但是就您对这些机构持有的盲目态度来看，我想用大英帝国金融权威人士乔治·帕什先生的话来提醒您。他说：如果英国继续按现在的方式花钱的话，那么英国将终止支付，并告诉全世界自己无力偿还贷款了。我还想用查尔斯·贝瑞斯弗德爵士最近的言论提醒您：英国正走向破产。

从这些英国名人做出的警告来看，鲁姆先生，难道您不认为去询

问一下自己银行储备的去向比较明智吗？您曾说过，储户应该对您的管理有信心，如果没有信心的话就干脆注销银行账户好了。当然，储户应该对您的管理有信心，但是这种信心该是“盲目”的信心吗？

贵行的很多储户曾写信给我，向我叙述贵行对外国以及战争国家贷款所持有的态度。我深感有责任就人们对自己一生辛苦储蓄的提问做出回答。从道德上来说，我无法让他们对那些拒绝告诉他们资金去向，并且说如果不信任他们就注销账户的银行持有盲目自信的态度。

这并不是我自己的态度，而是国家银行部门主管的态度。

格林威治储蓄银行案例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格林威治储蓄银行主管人的回信：

格林威治储蓄银行

（于1833年成立）

曼哈顿，第六大道246和248号

纽约，1915年10月22日

亲爱的先生：

对于您于10月21日的来信，我要说：纽约州法律规定储蓄银行不能对您来信中提到的英法贷款进行投资，或参与投资任何其他的外国贷款。

对于您的第二个问题，我要说：本行的储户对他们问题的答复都相当满意。

您真诚的

（签名）詹姆士·奎兰 总裁

格林威治储蓄银行在纽约银行界里享有盛誉。过去，它一直是稳定和保守管理的典范。奎兰先生的答复温婉有礼，然而让人遗憾的是，对于我们代表储户提出的第二个问题，他没有做出公开的回答。

曾有储户告诉过我，在对格林威治银行提出一些个人质疑时，遭到了回绝。他们要求见见银行官员，却一直在办公室外等着，更有甚者遭到了银行出纳的呵斥。

既然奎兰先生不愿意公开回答，是否将盈余资金存在了摩根银行机构中，以便他们参与对俄国，法国和英格兰的贷款，那么我就将以下信息公布出来吧：

格林威治储蓄银行理事

劳威尔·林肯，机械金属国家银行董事。该银行为摩根企业联盟。

B.艾玛·山兹，纽约信托公司董事。该公司为摩根企业联盟。

布莱德什·约翰森，公正信托公司董事。该公司为摩根企业联盟。

盖兹 W.麦克加里，机械金属国家银行总裁，银行家信托公司董事，保障信托公司董事。这三家公司均为摩根企业联盟成员。

威廉姆·伍德沃德，汉诺威国家银行总裁，联合信托公司董事。这两家公司为摩根企业联盟成员。

亚瑟·埃塞林，国家化工银行董事，A.埃塞林公司成员。这两家公司为摩根企业联盟成员。

约翰·哈森·罗德兹，罗德兹公司成员——该公司为摩根企业联盟成员。

E.S.马斯顿，农民贷款信托公司总裁。该公司为摩根企业联盟成员。

艾尔伯特 H.威金，切斯国家银行总裁，银行家信托公司董事，保障信托公司董事。这三家公司均为摩根企业联盟成员。

既然格林威治银行有9名理事与17家著名的华尔街银行机构有关联，而这些机构在J.皮尔朋特·摩根的领导下都参与到了英法贷款联盟中去，那么储户询问一下银行的储备是否存在了上述的银行机构中不是合理的吗？

我个人认为，格林威治储蓄银行应该立即就这件事情发表一个声

明。在考虑到以下事情后更应如此。格林威治银行的一名理事，约翰·哈森·罗德斯先生于9月17日在纽约《时代》上发表了一封致德国－美国国家联盟主席查尔斯 J.海克默博士的公开信，他在信中说道：

“既然美国只能嫉妒一下英格兰对海路上的控制权，那么我敢说我对英国的这种控制方式非常满意。作为美国银行家和美国公民，我找不到理由来拒绝同盟国的以5%利息的10年无担保贷款要求。”

当我读到罗德斯先生的这份声明时大为惊骇。罗德斯先生在银行界一向受人尊敬，而他和格林威治银行也有多年联系。我实在不理解，作为一个美国银行家和美国公民，罗德斯先生怎么会对英格兰行使的海域控制权感到非常满意。也正因如此，他盖章批准没收价值1500万美元的美国肉类货物，而这是违反伦敦宣言的。此外，他还因为批准英格兰给南部带来的巨大金融和工业损失而违背了国际法，损害了美国的商业。我无法想象，一个美国公民怎么能够和外国人站在一条线上来迫害自己的同胞。我无法想象，一个保守的银行家怎么会在毫无担保的情况下，按照同盟国的意愿贷款给他们。

当我从我的一个同胞那里读到这份声明时，我无法相信，美国人民还能信任他，将自己的存款交给他保管。

我们看到，格林威治银行的几个理事都是保障信托公司的董事。就这层关系，我引用了10月29日纽约《时代》金融版上的一段话：

法国、英国和俄国对于其分别信用的协商洽谈正在进行中，尽管法国和英国的协商因为英法委任带回的悬而未决的诉讼而有所暂停。法国通过90天的承兑可以获得1500万美元，对此它将支付5.5%的承兑或佣金贴现率。这笔账将每年更新，总佣金达到2%，而偿还给银行联盟的资金将高7%。俄国通过90天承兑账单从保障信托公司获得500万美元。这笔钱将更新5次，总历时为一年半。金融圈都清楚，这笔钱花费了俄国政府七个百分点。债券交易商认为，在英法贷款分发后，投资市场将在较好利息的基础上，对俄国进行大量债券投资。

我们可以看到，在俄国身上，企业联盟成员就可以赚到“超过七个百分点”的巨大利润，这将支付破产者的费用。而赚取这些利润的银行家却并不是在用自己的资金冒风险。他们投入这些外国机构的，承担风险的资金是那些存入他们机构的人民的存款。

究竟有多少储蓄银行的资金用在了这种赌博性交易中呢?

联合戴姆储蓄银行案例

下面，我将继续陈述来信：

联合戴姆储蓄银行

40大街第六大道701

纽约，1915年10月21日

亲爱的先生：

以下是对您本月20日来信的回复。

本银行从未直接或间接参与英法贷款。

您真诚的

(签名)A.P.柯南 总裁

柯南先生的回复是为数不多的让人满意的回复之一。它表明了联合戴姆的任何储备资金都没用在摩根华尔街联盟的操作当中。

储蓄银行案例

储蓄银行

纽约，第四大道280号

1915年10月22日

亲爱的先生：

我已经收到了您于本月20日的来信。如果本行储户对他们资金的

安全以及银行的稳定性有所怀疑和害怕，我深表遗憾。储户其实根本没有害怕的必要。如果有任何储户向您提出质疑，可以让他们直接咨询我行，因为储户有权知道相关信息。

您真诚的

（签名）沃特·崔布勒 总裁

我们对崔布勒先生的来信深表感谢。比起从纽约其他银行储户那收到的信来说，我们收到的来自储蓄银行储户的询问信要多得多。我希望这些储户能够好好利用总裁先生提供的这个绝好机会，仔细询问一下总裁先生以下事实：

储蓄银行理事

奥格斯特·贝尔蒙特，帕克国家银行董事，奥格斯特·贝尔蒙特公司成员。这两家公司均为摩根企业联盟成员。

C.S.布朗，冠军保障信托公司董事，美国抵押信托公司董事。这两家公司均为摩根企业联盟成员。

亨利 W.德弗瑞斯特。大都市信托公司、国家商业银行以及美国信托公司董事。这三家公司均为摩根企业联盟成员。

查尔斯 A.皮博迪，农民贷款信托公司、保障信托公司以及国家商业银行董事。这三家公司为摩根企业联盟成员。

詹姆士 S.亚历山大。国家商业银行总裁，银行家信托公司董事。这两家公司为摩根企业联盟成员。

乔治 F.贝克，国家第一银行副总裁及董事，切斯国家银行董事。这两家公司为摩根企业联盟成员。

我之所以列出这些连锁的董事会成员名单，就是为了给储蓄银行的储户一个指导，让他们要求储蓄银行的总裁保证银行的基金不会存在上述的摩根联盟企业中。

东河储蓄机构

东河储蓄机构

布罗德大街291-293-295

纽约，1915年10月21日

亲爱的先生：

我们收到了您于20日的来信。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们做出以下回答：本行是一个纯粹的储蓄银行，法律禁止我行对您所提及的证券做任何投资。

您真诚的

东河储蓄机构

（签名）D.S.莱姆斯 总裁

很遗憾，莱姆斯先生的回信含糊不清，并且没有保证其机构的储备不会用在华尔街企业联盟的商业操作中。然而，没有让人生疑的地方在于，该机构没有任何董事和摩根集团的商业操作有关联。

曼哈顿储蓄机构

曼哈顿储蓄机构

布里克大街，布罗德大街644和646号

纽约 1915年10月22日

亲爱的先生：

这是对您于本月21日来信的回复。对于您所提及的债券，法律禁止纽约储蓄银行做出投资。

您真诚的

（签名）约瑟夫·博德 总裁

博德先生忽略了这个问题：他所在银行是否将储备金存在了华尔街的摩根银行中。因此，我无法向储户保证该银行的稳定性。唯一可以提醒储户的一点就是，理事会的成员和摩根银行联盟没有任何关系。

德国储蓄银行，十四大街，纽约

德国储蓄银行，布鲁克林

这是纽约(曼哈顿)地区唯一做出公开声明的储蓄银行，该银行称绝不允许将储备资金用在华尔街银行联盟中，以便他们将钱贷款给欧洲战争国家。

令人惊奇的是，很多纽约主要储蓄银行的主管都拒绝回答我们代表其储户提出的问题。这其中就有：

鲍尔瑞储蓄银行

鲍尔瑞银行理事名单中有：

斯蒂芬·贝克先生，他是银行家信托公司董事。该公司为摩根企业联盟成员。

罗伯特 M.盖勒威，国家商人银行总裁。该银行为摩根企业联盟成员。

威廉姆 A.纳什，冠军保障信托公司理事。该公司为摩根企业联盟成员。

另一个引起我们读者提出众多质疑的公司是：

希曼储蓄银行

该银行理事中有：丹尼尔·巴尼斯总裁，他还是机械金属国家银行董事。该银行为摩根企业联盟成员。

P.A.S.富兰克林。美国国家交易银行董事。该银行为摩根企业联盟成员。

埃德沃德 W.谢尔登，美国信托公司总裁。该公司为摩根企业联

盟成员。

塞谬尔·斯洛恩，农民贷款信托公司董事，国家城市银行董事。这两家公司均为摩根企业联盟成员。

V.艾弗瑞特·梅西，机械金属国家银行董事，联合信托公司理事。这两家公司均为摩根企业联盟成员。

这些公共储蓄银行的守卫者们应该牢记，储户存在他们机构的资金并不是他们私人所有。国家和联邦法律都清楚表明，他们只是代表储户保证储户利益的，并且还需要实施严格的财会制度来管理储户的资金。

对于那些写信给我们，询问我们他们所存资金的银行是否可靠的储户，我只能建议你们多点耐心。我们建议这些储户不要忙着撤销户头，至少不要在利息到期前，因为银行在这几步上还赚不到钱。我们向这些储户保证，对这件事情绝不会就此罢休。在公众的压力下，这些银行的先生们最终会向储户坦白，是如何处理储户托他们管理的资金的。

第十三章 新闻阴谋——华尔街操纵的报业老板

1904年1月19日，那是一个严寒的下午，一小群人聚集在42号大街的三角地，这块地方将布罗德大街和第七大道分割开来。突然，所有的人都取下帽子，一个身着牧师外套的人开始说话了。我想我们每个人都还记得他洪亮的声音。这个人就是纽约新教主教区主教亨利·科德曼·波特。他说：

“万能的主啊，我们恳求您赐福于这座大楼以及创建的所有事业，请您赐予神圣的恩泽。

请您给与和这个企业有关的人以神圣的指导和恩泽，好让他们在这个城市，乃至整个国家为您指出真相，实现您的意愿。”

这番话是对《时代》大厦说的。

这是一项奇特的交易，报刊媒体交易。它塑造了其所有成员的思想。很少有人从中赚到钱，而借此成名的人则更少。“我们洗刷了公众肮脏的灵魂，”高博里阿通过其侦探说道。然而，新闻人却有自己的理想。

是的，不要笑，你也许和一些新闻人打过交道——你也许恨他们，因为他们曾和你作对；你也许为达到自己的目的曾利用过他们，并且还偷偷嘲笑过他们。但新闻人却有自己的理想。这个理想就是：

发表新闻。

这只不过是干这行的人所用的一个术语。实际上，在使用这个术语时，他们真正指的是：发表真相。“真相，真相，毫无谎言。尽管达到天堂极乐世界的代价是背叛。”

在过去的纽约，尽管我们为这份事业经受了万分折磨，但我们对于自己的报纸还是极其自豪。是的，他们的确有不足的地方，但只有上天知道。过去的报纸也许很粗俗，文字不佳，就像如今的纽约《世界》报一样，但过去的报纸从没有贪污受贿的现象。

后来，阿道夫 S.奥奇士先生从南方的小镇来到这里，掌管了一份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日报。凭借着他的天赋，勤奋和聪明，奥奇士先生让这份日报起死回生，扭亏为盈。我相信这些年来他过得都十分艰难，就像在1907年，他就三番五次恳求华尔街的银行家们资助他。但他却创办了一份好报纸，我相信，看到他成功了，我们都十分高兴。

发行量上升了，广告增多了，这份报纸赢得了人们的信心，获得了人们的赞同。突然，奥奇士先生发现自己正领导着一个具有极大权力的机构。而权力往往让人产生奇怪的变化。

1914年7月，奥奇士先生就俄国问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都是由一个德国记者科特 · 阿莱姆所写。其中一篇文章讲述了一个关于华沙的可怕故事。我甚至都怀疑自己这辈子是否会忘得掉。其中一段至今都在我脑海中徘徊：

“你看到了一群老老少少，这些人都身着有腰带的长袖衣服。他们面如死灰，双目像是垂死的煤球，不安地来回转动，仿佛一只困在笼子里的动物。他们到处工作就为了赚得10个铜板，以便能买得起一只老青鱼和一些发霉的面包，好让自己的妻儿有东西吃。从早到晚，他们心中只有一个信念，一个希望：赚10个铜板。”

在这个系列的文章发表10天后，欧洲战争打响了。短短10天以后，也就是在第十天，原来披露惨无人道的沙俄制度的奥奇士，突然成了罗曼诺夫的朋友和支持者。这群残酷的沙皇对犹太种族灭绝案视

而不见，对哥萨克人鞭打他们不幸的人民也只是一笑了之。

奥奇士，沙皇的朋友

现在，他仍然是沙皇的朋友。有一天他说："一些神圣的，象征性的，错综复杂的东西和俄国沙皇紧密相连。一种在那群强大人群和种族间匍匐的爱国热情和半宗教狂热就从那里扩展开来。"

到底在奥奇士身上发生了些什么呢？能让他在短短10天里就投靠到残害自己父辈的人群中去，并且和自己父辈，以及父辈的人民断绝了关系？

阿道夫 S.奥奇士只不过是听从了他主人的吩咐，遵从了主人的意志。而他的主人就是金钱托拉斯。

要想清楚了解奥奇士先生在过去可耻的一年中做了什么，我们应该仔细看看下页的图表。

阿道夫・S.奥奇士六个月来在纽约《时代》上刊登的战争新闻，以及他这样做的原因

在六个月间纽约《时代》发表了12篇假故事，宣称“土耳其人朝德国官员开枪”。为什么呢？因为被来自雅典，罗马，日内瓦和开罗的英国通讯员欺骗，想要蒙蔽公众，这样破产的英国就可以从美国人民那里获得几十亿的信用贷款。

开罗，3月8日——土耳其人朝德国官员开枪

*彼得格勒，3月6日——土耳其人朝德国官员开枪

*伦敦，3月6日——土耳其人朝德国官员开枪

*罗马尼亚，3月26日——土耳其人朝德国官员开枪

日内瓦，4月1日——土耳其人朝德国官员开枪

日内瓦，5月13日——土耳其人朝德国官员开枪

巴黎，5月22日——土耳其人朝德国官员开枪

伦敦，6月2日——土耳其人朝德国官员开枪

*雅典，6月3日——土耳其人朝德国官员开枪

*雅典，6月15日——土耳其人朝德国官员开枪

*Mitylene，7月9日——土耳其人朝德国官员开枪

*罗马，7月11日——土耳其人朝德国官员开枪

这些英国宣传的“假”故事都与美联社美国通讯员真实、毫无偏见的报道截然相反。

美联社3月4日

“向同盟国开火根本没用。”（这条新闻英国特派员隐藏了。）

美联社4月8日

土耳其君主穆罕默德苏丹在君士坦丁堡接受美联社采访称：“我们不会在达达尼海峡开火。我对德国军队非常崇敬，我无法找到合适的言语来赞扬他们的英勇和效率。”

美联社6月19日

“英国丧失了大部分她以前占领的地方，军队没有水，也没有遮蔽阳光的处所。”（这条新闻英国特派员隐藏了。）

在过去的6个月中，纽约《时代》编造了14个“假”故事，称“君士坦丁堡大恐慌”。为什么呢？因为它们来自雅典、罗马、日内瓦和开罗的英国通讯员。

*伦敦，2月26日——君士坦丁堡大恐慌

*伦敦，2月28日——君士坦丁堡大恐慌

伦敦，3月1日——君士坦丁堡大恐慌

雅典，3月2日——君士坦丁堡大恐慌

*布加勒斯特，3月6日——君士坦丁堡大恐慌

雅典，3月6日——苏丹逃离君士坦丁堡

伦敦，3月7日——苏丹逃离君士坦丁堡

*雅典，3月8日——君士坦丁堡大恐慌

*彼得格勒，3月8日——君士坦丁堡大恐慌

*哥本哈根，3月9日——君士坦丁堡大恐慌

雅典，3月9日——君士坦丁堡大恐慌

*伦敦，3月25日——君士坦丁堡大恐慌

*日内瓦，4月1日——君士坦丁堡大恐慌

*所有都是《时代》的特派员

这是过去六个月奥奇士所作所为的总结性证据。在过去六个月，奥奇士先生一直都在他的纽约《时代》上编造假故事，造就了不光彩的结局。“土耳其人朝德国官员开枪”以及“君士坦丁堡人民大为恐慌”，诸如此类，等等等等。没有人欺骗奥奇士先生。这些故事来源于他在雅典、日内瓦、罗马、开罗、哥本哈根和彼得格勒的英国通讯员的“特派员”。

然而，这些英国假新闻和美国联合通讯社的中立性美国通讯员发回的真实报道截然相反。

当那些撒谎的英国通讯员说土耳其苏丹从君士坦丁堡潜逃时，苏丹正在他位于君士坦丁堡的宫殿里接受美联社通讯员的采访，并且高度赞扬了德国人，而英国人却试图让我们相信德国人正“遭受土耳其人的枪击”。

为什么奥奇士先生不听从诚实的美联社特派员的信息，而要为腐败的英国宣传运动捏造“假”新闻呢？如果他驻帕特森和奥尔巴尼的特派员给他发来“假”新闻，他就当场解雇了他们。但为什么他不解雇那些英国通讯员呢？这些人可是给他发送了6个多月的假新闻啊。

这是明智的新闻产业吗？是的，因为这是腐败的新闻产业。

奥奇士在纽约《时代》上刊登了这些假故事，就是为了维持日渐衰落的英国信用。英格兰破产了，她需要我们的钱。因此，他们禁止美国人民认识到，英格兰已经在达达尼尔海峡战败，否则，美国人民就会拒绝让摩根——这个英国代理商——将他们的钱从银行里取出来偿还英国的债务。因此，当英国在达达尼尔海峡损失了5艘战舰，或者是当土耳其人击毙50000英国人时，我们隔天在报纸上读到的却是“土耳其人正在朝德国官员开枪”，这样一来，他们就能说服美国人民相信，英格兰最终将取得胜利，毕竟“君士坦丁堡人民大为恐慌”。

现在，英格兰终于尝到了恶果，而真相也大白于天下，正如它终

将到来一样。我们听到米尔勒爵士在议会上发言："我们在达达尼尔海峡的运动已经失败。我们必须撤军。"所有这些谎言瞬间毫无用处。纽约《时代》报的读者们该如何看待这份报纸的老板呢？这么久以来他一直在欺骗读者啊。

在赫里斯·格里雷、达拉或老伯奈特时代，公众观念都是在老式的社论影响下形成的。而新闻栏目则是神圣的。现在，当报纸被国际银行家掌控时，公众的思想却遭到了来自雅典、罗马、日内瓦、开罗、哥本哈根和彼得格勒的腐败新闻和捏造出来的假故事的毒害。丧尽天良的金融家们通过欺瞒自己的同胞赚钱。

美国新闻的堕落

美国新闻尽然堕落到了如此地步！

奥奇士先生本人并未遭受蒙骗。他是个聪明的人，并不像那些掌管着老市长所称的"报纸欺瞒袋"的人一样不假思索。唉，有些人是多么头脑简单，而有些人又是多么老奸巨猾啊！

奥奇士先生，你还记得那天，当你脱帽致敬时，主教在祝福你在42街的建筑时所说的话吗？

"全能的主啊，我们恳求您给与和这些人以神圣的指导和恩泽，好让他们实现您的意愿，说出一切真相。"

奥奇士先生，您并没有听到这些对上帝的祈文。

纽约《时代》的特派员所撰写的文章都要在伦敦接受审查，他们想让我们相信一些中立国家，如瑞典，对德国都抱有敌意。他们从瑞典政府官方报纸《斯德哥尔摩报》上断章取义，以表达这种观点。

大约一个月以前，我给奥奇士先生送去了一份《斯德哥尔摩报》上的社论，这篇社论做出了这么一项控诉：

"就英国来说，最近他施行了一种特殊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实际上比犯罪更糟糕，实际上这种影响简直就是愚蠢。伦敦著名的一个

广告公司是英国在贸易部的代表，最近他想要付费在我们的社论板块刊登对德国的控诉。

在瑞典新闻人看来，想要靠这种方法来塑造报纸舆论的观点简直可悲。”

我用这份社论引起奥奇士先生的注意，因为它解释了为什么揭露真相的美联社特派员的报道总是和来自雅典、日内瓦、罗马、开罗、哥本哈根以及彼得格勒的英国特派员的报告截然相反。这些地方的报社接受了这些英国宣传者的钱，而瑞典记者则愤怒地拒绝了。

然而，奥奇士却忽略了我的来信。为什么他不把这封信发表出来？我向他提供了那份提出此项控罪的瑞典报纸原文。他为什么害怕将真相发表出来？

奥奇士先生，你还记得几个月以前，你曾编造过这样一个故事吗？你说一个英国轮船的船长到这儿以后说：“我在英格兰的家里，有两个金发的比利时孩子，他们的双手被德国匈奴砍了下来。这种残暴的罪行简直难以想象。”于是，纽约新闻界派当天派了一个特派员去英格兰采访这位船长的妻子。结果她愤怒地回话说家里根本没有这样的金发孩子，她甚至根本没有听说过这件事。

奥奇士先生，您后来就这个故事发表过社论，谴责英国懦夫编造了一个这么卑鄙的故事来对抗一个勇敢高贵的民族吗？没有！您不敢把真相公布于世。

奥奇士先生，您在媒体上发表文章，对德国的暴行做出了所谓的布赖斯指控，并且还编造出美国的暴行；您还编造出比利时对德国暴行的控诉，法国控诉，甚至还有俄国的控诉。但是当德国政府发表声明，并且附有俄国人对东布鲁士人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的宣判书时，你竟然抑制了这条新闻！

您为什么压制这条新闻，奥奇士先生？让我来告诉公众为什么吧。您知道在战争初期，英国提出暴行控诉，是因为他们害怕他们的同盟国俄国会犯下暴行，而他们自己的印度和非洲雇佣兵在如今渗入

法国时也犯下残暴的罪行。他们高声控诉，就是为了掩盖住真相。你害怕刊登德国对俄国的控诉，是因为您担心一旦发表出来，美国人对德国的同情会就此唤起。

奥奇士先生，难道那个冬日下午您向上帝祈祷后，全能的上帝的恩泽就是这么引导您的？您就是这样遵从他的意志，替他说出真相的？

奥奇士先生，这个城市的人民相信您，并且把权力交予您的手上。但是您却滥用了这种权力。为什么您将腐败者双手中的可怕产品介绍给我们？为什么您将毁掉大英帝国的引擎，造成大英帝国崩溃的阶级报纸介绍给我们？阶级报纸是为了腐败阶级的利益而暗中秘密操作的可怕报纸，并且它总是对抗人民的利益的。

流亡国外的人

很多年以前，纽约城还有一个人，他继承了其富有才智的父亲创建的报纸，并且凭借这份报纸掌握了极大的权力。每个纽约人都知道我指的是谁——詹姆士·戈登·伯奈特先生，曾经纽约城最逍遥的人之一。

伯奈特先生和其他人一样，既有优点又有缺点。其中最特别的一点，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就是规定不准任何有犹太血统的人在纽约《先驱报》工作。伯奈特先生对希伯来人没有好感，但是一想到他不薄的收入都是来自这个民族人民的广告收入，我们不免感到奇怪。我想，在这种喜欢或不喜欢中起作用的都是古老的生物遗传法则吧。也许，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犹太商人坚持惠顾那些雇佣犹太人的商家吧。

但并不是这样的——我犯了一个错误，我并不想在世界范围内对伯奈特先生表现出任何的不公平。《先驱报》曾雇佣过一个犹太人。这个人在排字工作室工作。这件事情让伯奈特的管理部门感到不安，于

是他们在《先驱报》的综合办公室想办法弥补这一不利的局面。我相信，这个犹太人肯定是因为有一天午宴迟到了10分钟，或者是违反了其他什么办公室规则，而被迅速开除了。

伯奈特先生从不惧怕任何人，但是有一个人却让伯奈特先生万分敬畏——那就是大老六——纽约的排字工人联盟。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组织。对于《先驱报》仅仅因为种族或宗教关系就开除了这个犹太人，大老六并不赞同。很快，大老六就组成了一个委员会，并且决定让伯奈特先生立刻支付这个排字工人6周缺工时期的全额工资，并且恢复他的职位，否则他们就会举行罢工游行。

于是，伯奈特先生照大老六的话做了。

除此以外，伯奈特先生还有一些其他癖好。多年以来，他一直都刊登一则非常不雅的广告，直到最后联邦政府责令他停止刊登这类广告，他才罢手。这件事产生的余波让伯奈特先生感到极为尴尬，于是，他逃到外国重新安家了。

这样，伯奈特先生便成了一个流亡国外的人。他在巴黎定居下来，从此对法国民族产生了巨大的好感。实际上，我认为法国是伯奈特先生如今唯一热爱的国家。

战争不久就到来了，法国军队战败，国家遭到侵略，整个国土沦为一片废墟。这让《先驱报》的主人万分难过。于是，这个流亡者心中开始暗自计划——他梦想着有一天，凭借自己的权力，他能够控制这个国家的命运。他对自己说："我要拯救法国。我要让美国为法国而战。成千上万的美国人会因此丧生，但是如果我有能力，我必须拯救法国。"

于是，伯奈特先生开始发表一些有关战争的煽动性新闻，想要借此煽动他过去同胞对德国的仇恨，就像他以前发表过这类文章对抗美国前总统一样。伯奈特使用了同样的计谋，伪造了图片，并捏造了一些卑鄙的故事，就是为了误导人民，让仇恨之情深入人心。他就是这么做的：

《先驱报》的仇恨运动

以下是詹姆士·戈登·伯奈特先生的私人情绪。比起自己的国家和同胞，他更加热爱法国一些。

《先驱报》7月16日——美国①不会让法国战败的，哪怕我们要和德国开战，我们都会阻止这件事的发生。
《先驱报》5月10日——那些移民到美国来的德裔，如果同情德国皇帝的话，就是对美国②的背叛。
《先驱报》5月20日——耶鲁大学的亨德森教授同情德国。因此他没有权力称美国③为他的祖国。
《先驱报》5月11日——美国可能遭遇比战争更可怕的事情。
《先驱报》5月19日——我们要为最糟糕的情况做好准备。
《先驱报》5月30日——击落任何企图离开纽约的德国战舰。
《先驱报》5月31日——德国是个双手沾满鲜血的谋杀犯。
《先驱报》6月1日——德国的双手沾满了美国人民的鲜血。
《先驱报》6月2日——美国④人民不需要德国的友情。
《先驱报》6月1日——德国已经亲手开启了她的末日。

如今，欧洲有个非常可怕的地方——这个地方比毁掉的城市、荒废的国土或者是堆满白骨的战场更为可怕。这个地方在法国，在鸟瞰日内瓦湖的地方——人们把这个地方叫做Evain-les-Bains，这是欧洲的欢乐避难所。

美国流亡者都聚集在此，沉迷于奢华的欢乐生活中。他们说这里的生活几乎都可以与以前的蒙特卡洛匹敌了。在这群流亡者中，我注意到了有伯奈特先生的名字。是的，詹姆士·戈登·伯奈特在那里。他穿行于各大娱乐场所，出没于曾名扬巴黎的妓女中间。当这个年事

①②③④ 谁授权伯奈特先生代表美国人说话了？

已高的老人慢慢走在人群中时，他时不时暗自笑出声来，因为他正等着看自己以前的同胞加入欧洲战争。

纽约新闻界的内斯特①

我们看到了两位纽约新闻界的内斯特。

一位是——纽约《时代》的阿道夫 S.奥奇士；

另一位是——纽约《先驱报》的詹姆士 · 戈登 · 伯奈特。

我认为这两个人对我国的数千名新闻从业人都不公平。这些人构建了新闻报纸框架，这些人长期辛苦工作，这些人为了公众的利益和自己的理想——发表新闻——用最激烈的言辞战斗。然而他们却凭借自己的新闻提醒，坚持不懈地故意误导有权知道真相的美国人民。

如果新闻界中有人侮辱了自己的事业，按照俗话来说就是："弄脏了自己的窝。"

我想我了解美国新闻从业人员的想法，我想代表那些有道德心的新闻人士对奥奇士先生和伯奈特先生说："先生们，你们两个弄脏了自己的窝。"

---

① 内斯特是特洛伊战争中希腊的贤明长老。

The Wirepuller of Currency War

下篇：

华 尔 街 机 器

G.C.塞尔登 著

郎爽 译

第一章 我们为什么需要华尔街?

在大多数人看来，华尔街机器既复杂又神秘。

在这个国家的所有商业活动中，人们对华尔街的误解恐怕是最多的了。

报纸头条、漫画、杂志报道、电影电视等各种媒体中对华尔街最流行的看法不外乎以下几种：似乎是身材臃肿、留着落腮胡的银行家拿着香槟酒在庆祝；面容憔悴的投机商弯着腰，兴奋地盯着股票大盘，习惯性地将最后一块钱也拿去投机，但通常是血本无归；魔鬼般的操纵者总是想搞垮对方，或在搞垮别人的过程中被别人搞垮；幼稚的年轻赌徒凭着血性和令人悲哀的自信将祖辈留下的财产全都砸在别人提供给他的任何“小道消息”上。

对每天在这个秩序井然、高效而又紧张的商业街上班的人来说，这些看法十分可笑，简直就是胡编乱造。然而只有离开他的生活圈，跟农场上、商店里、工厂中的人们打打交道，他才会意识到，许多事情对他来讲只是些日常事务，而公众却普遍对此缺乏认知。

虽然要详细了解华尔街机器与了解钢铁工业、制鞋工业等现代生活中其他任何一个行业一样困难，但它的主要功能和目的却相当简单而且非常有趣。

为什么会出现华尔街?

我们为什么需要华尔街?除非我们确实需要，否则它便不应该存在。任何事物，只有我们需要它提供某种服务了，它才可能出现。

让我们从头说起吧。正像经济学家所说的，劳动分工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文明的发展。如果一个人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那么他只不过是个迟钝而愚笨的生产者。他只能通过最简单的工具进行小规模的生产，却不懂使用任何机械。这样他就很难有机会超越原始人的生活标准。

劳动分工促进了大工业生产，通过使用更多更好的机器，产量持续增加，而这又反过来促进了劳动分工。

但分工就意味着每个人或每个群落只生产一种产品，因此这些产品必须通过某种方式进行交换才能够物尽其用。首先，如果一个人有很多土豆，而他的邻居有很多玉米，他就可以将一部分土豆拿来跟他的邻居进行交换，如此等等。但这是个缓慢而艰难的过程，因此，第二步便是将所有需要交换的人都聚集在约定的地点，一次性完成交换。换句话说，就是建立一个市场。

由于运输方式缓慢而原始，每个群落都得拥有各自的市场，但市场越大就越便于交换。现如今，铁路、邮政、电信将整个国家联系起来，从而使地方市场、国内市场、甚至国际市场的建立成为可能。

除了交通运输，还有另外一件事物使得交换的区域扩大化，那就是错综复杂的信贷网络。是它将现代的群落联系在了一起。比如，一个达科他州的农民通过在芝加哥建立信用，便可在当地出售他的小麦，并发电报告知稍后将货物送到的日期，而同时，纽约或利物浦的商人也可以通过同样的方式在芝加哥购买。

首先，由于越来越多的人使用信用作为工具，信用本身也具有了某种价值而成为货品进行买卖，于是就需要建立用于信贷交换的中央

市场。用现在的说法就是建立货币市场。

其次，大规模生产需要团体的力量。通常一个人不可能拥有足够的资金承担大规模生产的经费，因此必须将许多人联合起来进行融资。这种团体中的每一个成员都会得到一种凭证，用来证明他的份额，专业点说，就是对企业的所有权。而这些份额或者股票必须要在一个中央市场集中进行买卖或交换。

就这样，自然而然的，显而易见的，为满足现代工业团体的需求，货币市场和股票交易所，通俗点说就是华尔街，诞生了。

货币市场——华尔街

在华尔街可以找到货币、资本、有价证券、一些重要日用品及外汇的中央交易市场。所有这些东西可能也在其他地方长期进行交易，但华尔街始终是美国的最主要的交易市场。

"货币市场"这个词的含义不仅包括实际的金、银、流通货币等现金的交易，它还包括银行支票(支票只是以建立的信用为基础的货币替代物)及短期贷款，即在短期内进行款项的支付。因此把可要求在任何时间支付或规定三个月、六个月有时一年后支付的贷款也包括在货币市场的交易范围之内。

如果这些短期贷款产生于商业交易中，以其介入的各种商业活动提供的票据的形式出现，则被称为商业票据。如果贷款是以抵押票据、债券或股票等有价证券的形式，则被称为抵押贷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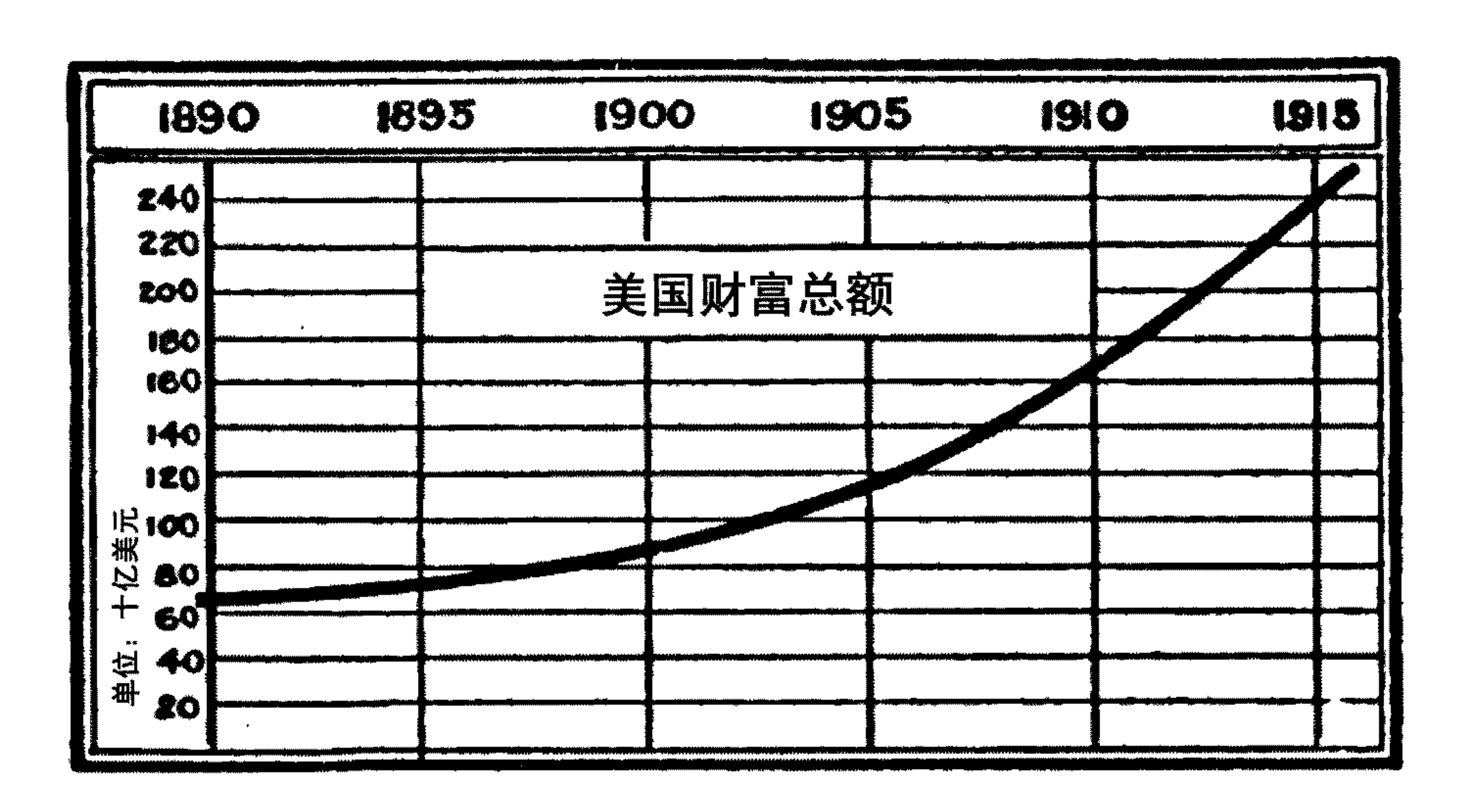
另一方面，资本，在华尔街专用术语中，指用于更长期投资的资金。也就是指某个生产企业通过公司发行有价证券募集的资金，或直接指合伙投资或个人独自经营的企业中的资金。

可以看出，银行存款中的"钱"、商业票据、短期贷款和资本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区分。我们将"钱"存入银行；银行将其以"钱"的形式借给其他人；而剩余的未借出的银行存款则代表着某种潜在的资

本，因为这些剩余的存款有一部分肯定会用于投资各种商业活动。因此汇集的银行存款常常被称为“流动资本”。因为它是资本的最初形式，可以根据所有者的选择流入任何工商企业中去。

为了配合那些需要上班的人，华尔街提供多种不同的股票交易方式。如果你的股票或债券需要经常性大量地买进或卖出，最好找专门从事这些工作的股票经纪人代替你在股票交易市场里坚守岗位。即使有些股票由于某种原因不能在交易市场上买卖，还是可以进行大量的交易，代理这只股票的经纪人会聚集在交易市场外的街道上，形成场外交易市场。

还有一些股票偶尔才会进行交易。这些股票被称之为“未上市”股票。一些经纪人专门代理一只或几只这样的股票，时刻准备着将它们低价买入，高价卖出。其他的经纪人都知道不同的经纪人代理哪些股票，因此这种股票的买卖或多或少都是围绕这些专门的代理人进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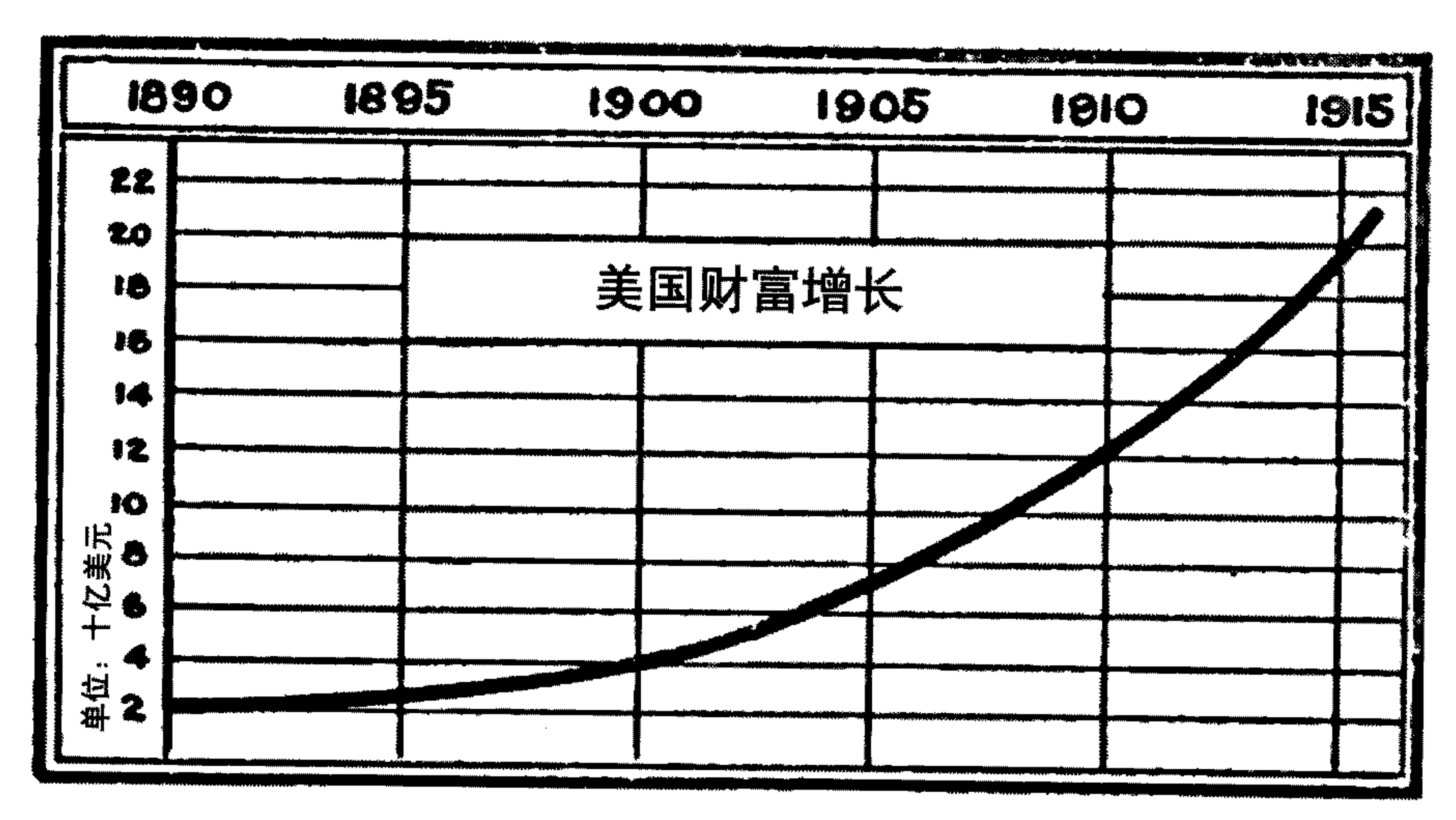
如此便形成了“非上市股票交易市场”，经纪人通过电话或电报聚集在一起，而不是聚集在股票交易市场或场外市场上。

资本的象征

所有这些股票、债券和抵押票据都是资本的象征。它们本身并不是资本，因为它们所代表的资本在这之前就已经被支付并流入这些证券行的商业运作之中，它们会变成工厂、仓库、土地、原料、铁路、汽车，或者作为公司的流动资金，在需要时投入使用。而这些股票和债券仅仅是所有权或借贷资本的凭证。

当然，通过利润和人们的存款汇聚起来的新资本，大多会通过某种形式的有价证券，迅速流入新的商业企业中或用于原有企业的扩大再生产。

即便是见识广博的人也很难清楚地意识到，在这个国家，新的资本是以怎样的速度聚集起来的。下面的图表显示了人口普查局调查的美国财富增长趋势。1916年，美国的财富以至少每年8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也可能是9个甚至10个百分点。换句话说，就是每年增长200亿美元。



这些增长的财富一部分是垄断资本，代表土地的增值，因为土地的产能总比上一年有所增加；但每年增长的财富中大概有120亿美元

被用来让美国人变得更加富有。这些财富很大一部分被用于日常的消费和娱乐，即便是这样，每年仍然会有大量的剩余资金形成新的资本。在将这些资本分配到商业企业的过程中，华尔街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存款的投资

华尔街通过这种方式成了用银行存款投资获利的重要途径。商人的存款叫利润更贴切，公司的存款被称之为盈余，但它们的本质是一样的。

存款有时会直接用于购买证券，但大多数时候还是间接投资。工薪阶层将钱存入储蓄银行，银行再用这些存款来购买债券。商人会把获得的利润存在他当地的银行户头上，但银行会把它以赢利为目的加以使用，因此必须将钱拿去进行某种投资。公司的盈余可能会交由纽约一家信托公司管理，信托公司可能将其以股票抵押贷款的形式借给经纪人，而经纪人又转而将钱借给客户用于购买股票。因此，不管通过何种方式，整个国家的储蓄有很大一部分将通过华尔街流入到生产企业中。

不同于股票或信用，小麦或棉花等日用品不便于运输，华尔街坐落于3000公里宽的国家的另一端，在日用品交易市场上的地位自然不如在股票交易市场重要。在纽约有三个主要的日用品交易市场，分别进行棉花、咖啡和粮食的交易。物产交易所只是这个国家众多交易所中的一个，当然，规模最大的要属芝加哥期货交易所，而棉花交易主要在那里的棉花交易所和新奥尔良进行。

这些日用品交易都是以日后交货及现金支付为基础。如果棉花的买卖只有立即交货才能进行，那交易市场也就是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如今，世界各地希望作棉花生意的人们都可以在纽约进行买卖，然后将货物运往世界各地。这样不同国家的买主和卖主就几乎可以像在同

一个房间进行交易一样了。

中央交易市场的必要性

中央市场的外汇交易源自于对外贸易。如果A将价值一万美元的棉花卖到英国，而B又从英国购买了价值一万美元的袖珍刀具，于是B漂洋过海将价值一万美元的黄金送到英国，最后却作为支付棉花的货款又回到A的手中。撇开其中的其他手续不谈，外汇交易市场能够将过程简化，使得B可以直接将一万美元支付给A，从而完成两笔交易。这种情况只有通过某种中央市场才可能实现，否则A和B之间永远不会有交集。

我们需要华尔街，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它能够将全世界的买卖双方和借贷双方汇聚在一起。资本通过华尔街流入到不同的行业中去，就如同心脏将血液传送到身体的各个部分一样。华尔街就像电话系统中巨大的中央转换器，通过它所有想在华尔街进行交易的人都能够彼此联系。一个想要出让自己手中的股份或借贷手中资金的人通过这个市场能够间接地与全世界的贸易建立联系。

这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机制，几乎可以说是人类发明的机制中最有价值的一个，因此也非常值得对它进行更深入的了解。

第二章 银行——银行结单——票据交换所——国库分库

现代的银行是由古代的钱币或外币兑换交易发展而来。在当时这种交易并不受欢迎，因为钱币兑换者看起来并没有做什么就能从兑换交易中获得利润，而且当有人上门请求时，这些交易通常会变得很不公平。

在中世纪，人们尚未意识到从借出的钱财中获得利润的合理性，反而被看做是一种敲诈的行为。大概是资本的经济职能这一概念太过抽象，所以很难被人们理解。即便是现在，不经过讲解的话还是会有很多人无法理解它的含义。

许多诸如“金钱势力”、“华尔街骗子”之类的误解其实都源自当时的这种偏见。不管有没有原因，借方总会对贷方心生怨恨，这大概印证了人类自私的本性。公司的出现消除了交易中的个人因素，因此渐渐改变了人们这种偏颇的想法。

第一家名副其实的银行于1157年在威尼斯建立。“bank”这个词本意指“大量的资金”，早期的意大利银行主要用于履行政府职能，而后才逐渐开始从事个人、公司乃至企业的资金管理。存入银行的钱通常是按照存款者的指令，在需要时，在规定的日期，或在做出指定的公告后便可取出。

准备金根据协议确定是否为存款支付利息；但为赚取银行代管钱

财及利息支付的成本，银行有权将存款借出以获取利润，只保留一定数额的现金满足提款人的需求即可。如此简单的说明，我们便已引入了现代“银行结单”中几个主要的名词术语——存款、贷款和准备金。

国家法律特许成立信托公司，允许其从事主要的银行业务，但不能够发行货币。货币的发行只有国家授权的银行才有权进行。之所以叫做信托公司是因为它还接管各种形式的信托业务，并参与了几乎所有合法的商业活动。信托公司是19世纪末才发展起来的，第一家公司于1822年在纽约建立，而直到1871年波士顿才出现了第一家信托公司。

起初，信托公司认为自己的职能只是管理信托的资金，但由于它们并不像银行一样受到法律的严格制约，信托公司逐渐发现它们能够为存款支付更高的利息，并因此一点一点拓宽了业务领域。在纽约，信托公司几乎与银行有着同样重要的地位。

银行结单

除私营银行以外，其他所有银行都会定期公开发布结单说明其经营状况。美国财务司长要求国内所有银行两个月发布一次结单。发布的日期并不固定，以防止银行事先做好“准备”。

为方便大众，东部一些大城市的银行每周都会发布一次结单。其中最重要的还是加入纽约票据交换所的银行及信托公司发布的结单。这些结单于每周六发布，全国各大报纸都会对此进行总结。

尽管银行结单第一眼看上去显得格外难懂，但它主要的特点还是非常简单的。上面会包括每个银行的资本、净利润、贷款总额、贴现、投资、各种外汇储备、在其他银行机构的存款(根据规定作为银行储备金的一部分)，以及“净存款”，即银行管理的资金总额，而对于中央银行来讲，则应该是银行发行的货币总额。

结单中涉及到的以上各项数据是结单发布该周各天的平均数值，

使用平均值是为了防止银行用“最拿得出台面”的数据来掩盖它的真实状况。

这些项目被分成三组进行统计，分别是美联储成员银行、非美联储成员的国家银行，及非美联储成员的信托公司。最后将三组数据统计到一起提交给票据交换所。

结单的增刊中还会分别统计结单发布当天三组数据的总额。这些数据被称为“实际状况”，因为它们是最新的信息，所以通常都用这些数据来判断银行的财务状况。

由于《联邦储备法》关于储备金的规定相当复杂，所以银行还会增设一项结单，用于说明“资金储备状况”，并将平均值和实际数值都包括在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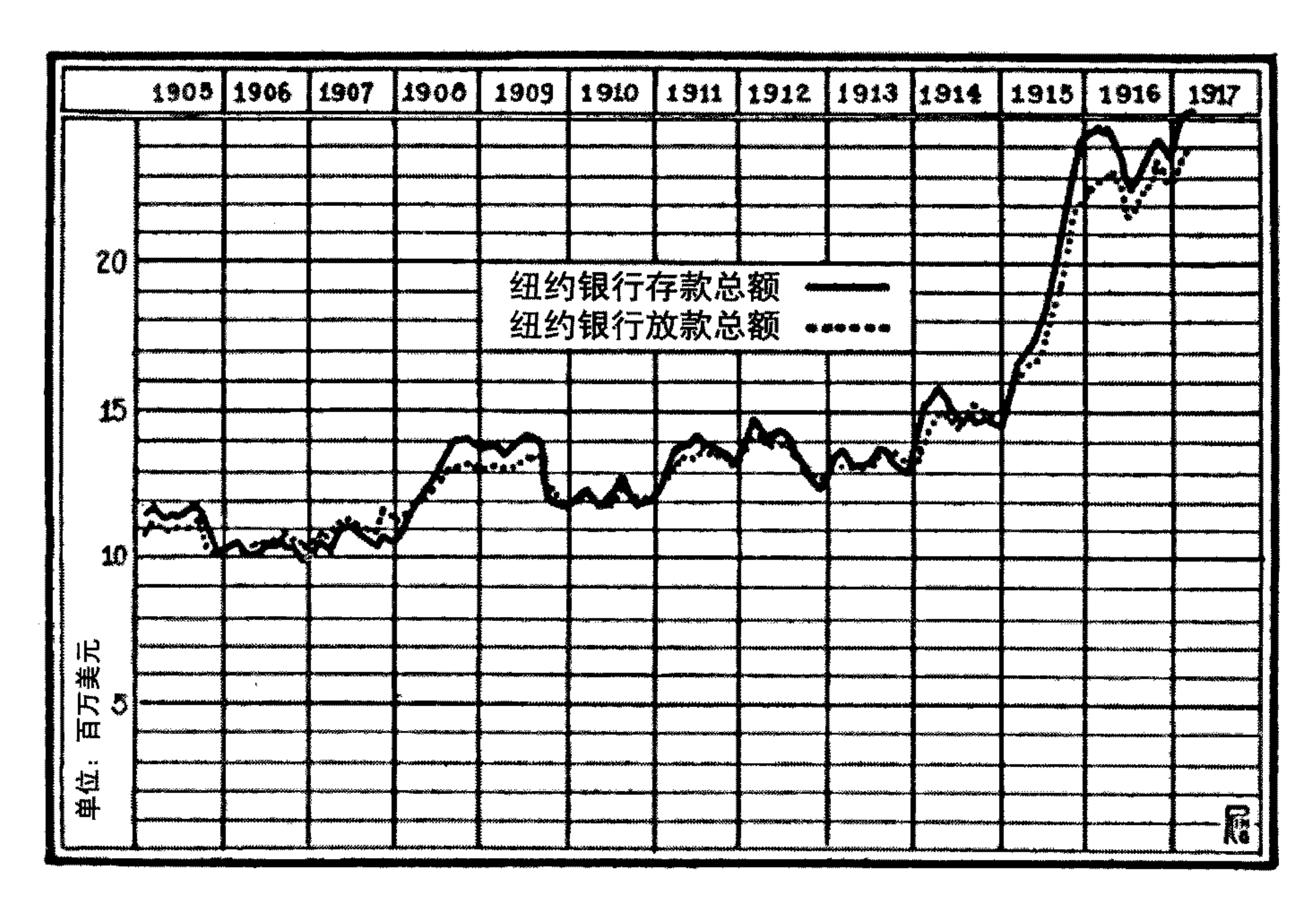
如此完整的每周状况结单使银行无法在账目上动手脚。纽约票据交换所的结单大概是世界上展示每周财务状况最重要的参照。唯一有可能与其匹敌的就是英国央行发布的结单，但由于此公告并不包括英国其他银行的状况，所以数据并不全面。经验丰富的观测者可以通过这份结单洞察美国的财务和经济状况，其他任何财务报表都无法阐述的如此详细。

盈余公积

华尔街密切关注的是“净存款需求量”与“贷款、贴现、投资等”之间的关系。储备金包括两部分：现金的数额以及法律允许的储备在其他银行的资金。每家银行的储备金总额必须达到或超过银行存款的规定比例。如果出于某种原因银行储备金暂时降到规定存款比例之下，必须尽快重新储备资金达到法律规定的范围，并由国家及政府官员监督完成。

不过，大多数时候储备金都是超过规定数额的，而这时“盈余公积”的数额便上升了。这一盈余数值能够体现出银行的现金状况。这

项数据是可供贷款金额的指向标，因此常被人们密切关注。因为许多人买股票都要向银行贷一部分款，所以这一盈余公积的数额便多少会对股票市场产生直接影响。



存款与贷款之间的关系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盈余公积”。通过存款与贷款之间的关系并不能判断出银行的状况，但却能反映出作为银行客户的商人们的经济状况。如果银行的客户存入银行的金额多于他从银行借贷的金额，就表示他的经济状况良好。而当他借出的钱比存入的还多时，很明显他是在亏损。如果这种情况持续很长时间，那么他就很可能无法按时还贷甚至失去偿付能力。

正常情况下票据交换所的贷款总额是大于存款总额的，因为银行不但会借出人们存入银行的资金，还会借出他自己拥有的资金，也就是银行的资本以及盈余的净利润。因此，如果存款金额大于贷款总额，证明银行的实力雄厚；但如果贷款总额远远超出存款总额，该银行的经营状况便值得注意了。

票据交换所

两人或多人之间将多笔交易通过彼此抵债的方式完成以节省现金的使用，这样的“结算”方式自古传承，所以很难追根溯源。在罗马法中这种方式被称为“compensatio”，在中世纪时期便已被广泛应用，而令人吃惊的是，纽约票据交换所直到1853年才组织建立。

如果一家银行要分别向其他所有银行进行结算，过程会很缓慢，而且会浪费大量的时间和人力。宾夕法尼亚州高级法院颁布的一项法规避免了这种情况的发生。它规定“所有银行代表在指定的城市，在相关银行选举的可胜任的委员会或官员的监督下，彼此对应收应付款项进行清算，以完成结算当天的各种交易。”

实际上，每个银行都是个信用批发商，不断地从托管人手中买入信用，再转而将其卖给借款人；由不同的银行机构担保的信用本质上都是同一种商品。因为华尔街某种程度上是全国信用的中央交易市场，所以有很多信用交易直接在这里相互抵消，从而免去了现金的支付。1915年纽约市的银行结算为1105.63374亿美元，占美国银行结算总额的59%。而纽约十大银行机构结算总额要大于其他地区所有票据交换所结算总额之和，由此可见，美国的信用交易是十分集中的。

不论这种过于集中化的分布是否会带来风险，但它确实极其便利、高效。所有的银行每天都会将两名办事员派往票据交换所，一个负责向其他银行提供支票，另一个负责接收来自其他银行的支票。这一过程通常只要几分钟便可完成。七大银行机构会提前一小时对彼此间的交易进行结算，以加快最终结算的进程。

通常需要支付的款项会占结算总额的4%。有时会用现金进行支付，有时用票据交换所发行的票据支付。这些票据代表成员银行在票据交换所的现金存款。

票据交换所将所有的银行聚集起来组成一个中央机构，除了单纯

地进行支票结算外还有其他目的。一些完全具备偿还能力的银行，有时也会陷入短暂的困境，这时票据交换所便会伸出援手帮助它走出困境。在出现恐慌的年代，票据交换所也会适时借出票据，用于代替现金的使用。1907年，这种做法在全国范围内被应用，确实防止了大范围危机的产生。将来，美联储发行的纸币将会取代票据交换所发行的票据。

财政部分部

除位于华盛顿的财政部，还有九个财政分部作为其分支机构负责政府资金的收支。位于华尔街区的分部负责处理的业务占总业务的三分之二。

财政分部与银行之间的关系相当密切。分部的负责人助理财务长，是票据交换所的成员之一。一有情况发生，他总是负责与最主要的银行家进行磋商，并与其合作共同解决难题。

财政分部于1846年建立，成立的原因是，之前政府将资金存入一家储蓄银行，而该银行的破产导致政府损失掉大笔资金。此后一直到1864年建立国家银行系统，政府没再将资金存入任何一家银行，即使在系统建成之后，政府大部分的资金还是交由财政分部管理。

繁荣时期政府的收入相对较多，因此当市场不再需要如此大数额的资金时，分部会将不需要的资金从市场上收回。而有些年份，财政部长不得不将政府的资金时不时地存入银行以防止货币市场吃紧。

如今美联储的十二家银行已经开始运营，而国库分库也逐渐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因为银行能够游刃有余地履行其所有职能。

第二章

货币及信用市场

总的来说，“钱”这个词在华尔街和商业圈代表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这是件麻烦事，因为不但学生和新手会对此感到困扰，就连股票市场的老手也常常搞不清楚状况。因此，在介绍货币市场之前，有必要将“钱”的这两种含义解释清楚。

它的第一个含义是流通货币，如金、银及各种纸币。我们把它揣在兜里，存在分国库里，输入或输出，在国内的银行之间来回运输，或者放在大的金融中心里。

“钱”的第二个含义是一种短期信用工具，如短期贷款，长期贷款，商业票据，支票，银行存款等。举例来说，当一个人提到他钱包里的“钱”，他指的是“钱”的第一种含义，但当提到他存在银行中的“钱”时,他指的是他在银行的信用额度，意义完全不同。

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这个词的双重含义，因为在银行的信用额度可以随时转换成现金。如果存款者将100元现金存入储蓄银行，他知道，只要愿意他可以随时将钱再从银行中取出，所以自然的他会把在银行的存款当作他的“钱”，但银行并不会把所有的存款都以现金的形式保管。因为如果这样，银行就没办法支付利息。为把利息赚出来，银行必须以某种形式将存款放出。银行只是向存款者保证其在银行的存款数额，而存款者在银行真正拥有的只是一个信用额度。

由此可知，“货币市场”其实就是信用市场，因为几乎没有人借贷真正的现金。货币市场上几乎所有的交易都是用支票结算的，而支票只是用来转移信用额度的工具。因此，即便是商务公司发行并出售的商业本票(运营时间可能为六个月、一年甚至更长)，也可以归到“货币市场”中去。

银行利息率的决定因素

实际上整个国家就是一个大的“货币交易市场”，因为信用额度可以通过邮寄支票甚至发电报的方式转移到美国的任何角落。一个住在堪萨斯城的商人想要借一万美元用于扩大货物存储量，于是他来到银行申请贷款。如果他的信用状况良好，银行会把款项借给他。位于堪萨斯城的这家银行有可能因此从它在芝加哥银行储备的资金中调出一万元，又使得芝加哥银行从它在纽约的银行或信托公司的储备金中调动同样数额的款项。

在所有这些信用额度转移过程中，并不会有现金的调动，除非某个城市或地区所有的银行开始察觉有现金短缺的情况。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才会安排将货币或黄金从其他城市调运过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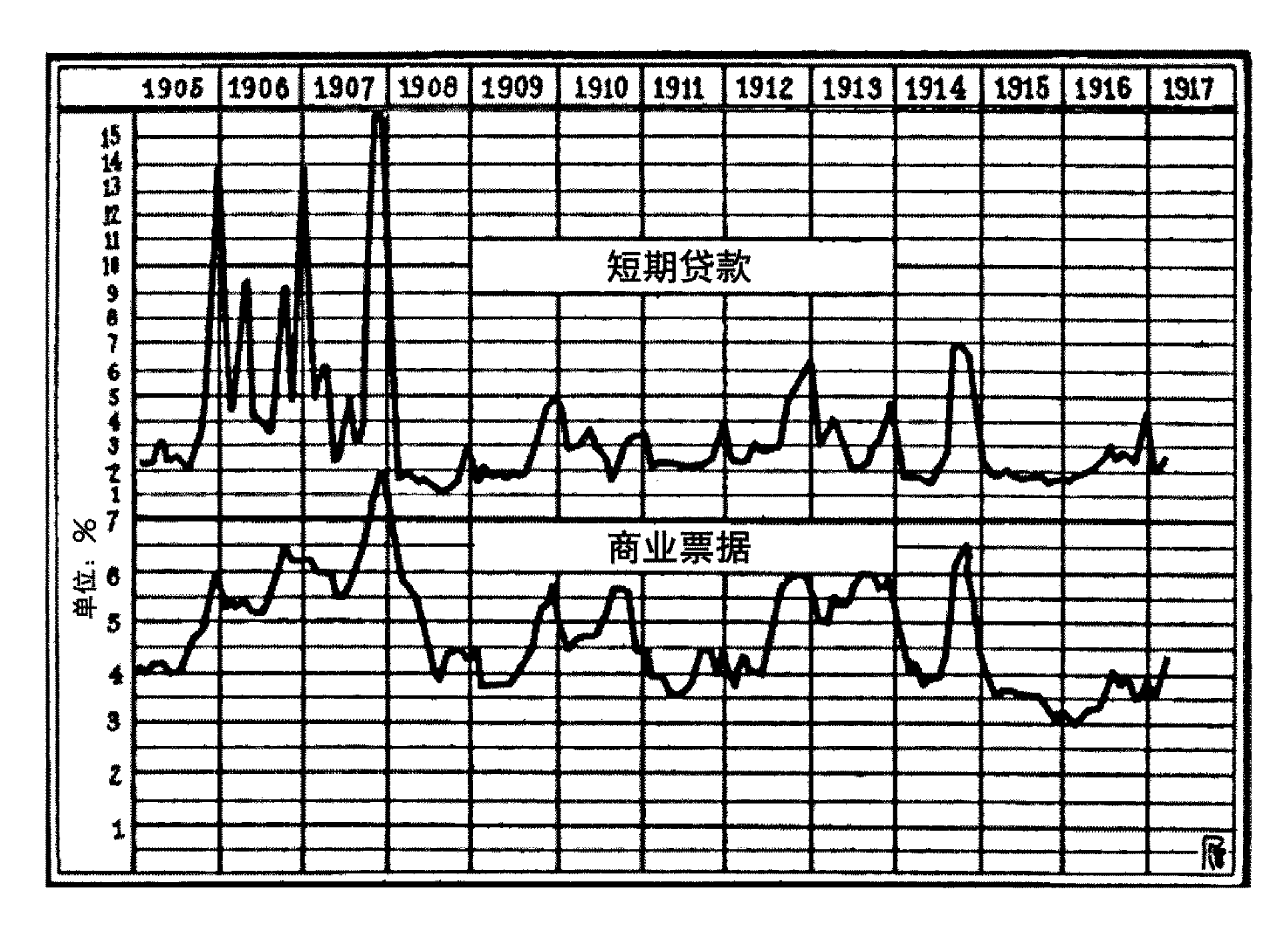
假如位于芝加哥的银行出现现金短缺的情况，而纽约的现金流依然充沛，那么，在纽约、芝加哥的汇率就会上升进而产生溢价，因此纽约直接把现金运往芝加哥要比购买芝加哥的汇票更划算。下一章会为大家全面地介绍外汇市场与国内交易市场如何运转。

全国大部分款项的借贷都是个人、公司、机构之间私下进行的，而利率则由两个因素决定：

(1)借款者的信用状况(从最低信用等级到最高信用等级)

(2)大体的资金供需情况(这一点需要银行通过与商人及其他银行进行交易作出判断)

通常情况下纽约的银行结算有一大半是通过不同种类的股票或证



券的运作完成的，虽然并不是所有运作都在股票交易所完成。

活期借款

股票交易中一个主要的信用形式被称为"活期借款"。股票或债券的经纪人自然是希望以尽可能低的利率借入他所需要的信用额度，银行之所以同意以最低的利率出借，是因为这样它可以随时召回借款以做他用。这种需求促成了"活期借款"在华尔街的广泛应用。

活期借款市场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交易所会员的需求，这为股票经纪人提供了便利，使他们得以在每日收盘后尽量收集"资金流"，并在再开盘后进行股票交易时用于购买股票或提供给客户使用。只有为数不多的银行机构提供这种特殊业务的服务。

虽然活期借款的利率总会比固定期限贷款的利率低，但也会有特殊情况出现。在可用信用额度极度匮乏的时候，就无法获得固定期限的贷款。但股票经纪人必须持有信用额度，否则就意味着失败。因此

有时就会产生对活期借款的大量需求，从而导致利率上升。活期借款的利率曾经甚至增长到了原利率的3.65倍，如果进行高利贷操作，利率还会更高。

新联邦储蓄银行系统的建立防止了此类极端事件的再次发生，因为它可以对货币及信用额度进行调节，以防止再次出现“无论多高的利率也贷不到款”这样的紧急状况。

商业票据的利率

活期借款的利率上下浮动太大，不能很好地反映出货币市场的整体走向。而商业票据的利率却能够忠实地反映出货币的行情，且与欧洲政府银行利率最为接近。

从上图可以看出，在过去，纽约的商业票据6%是相对较高的利率，而4%则是相对较低的利率。自1914年11月联邦银行系统开始运营以来，货币的利率开始呈现不寻常的下降趋势。一方面是因为新的法律允许信用额度大幅增加，另一方面是因为在国外的战争需求使得大量产品输出国外，换回大批的黄金注入本国。

毫无疑问这种情况只是暂时的，商业票据的利率会在预期的时间内重新恢复到6%，但将来，纽约不会再出现像 8% 或 10% 这样高的利率，因为防止出现高利率活期借款的方法同样适用于商业票据。

在银行的信用

因为银行本质上从事的是信用交易，所以任何大额的借款，不论是抵押证券还是商业票据，都会立即反映在银行的放款账目上。细想一下便会明白，存款账目上也会对此有所反映。因为银行同意借款给他的客户，不过是承诺将借款的信用额度加到客户的存款账户上。因此，贷款与存款的趋势是同升同落的。

银行不但有权借出客户存入银行的款项，如果需要它还可以借出银行自身的资本及储备金。因此放款总额可能会超过存款总额。纵观全国，这也是总体的趋势。纽约的银行(信托公司除外)放款总额与存款总额有时这个高一点，有时那个高一点，但通常都基本持平。

第一个图表十分清晰地体现出这一总体趋势，同时也可以看出，1914年以后，在联邦银行系统和黄金输入的联合影响下银行信用额度的激增。

货币基础上的信用额度

银行必须根据固定比例的存款数额进行现金储备，而存款的数额会随着借款数额的增长而增长。由此便得出，现金的储备量会限制可借款项的数额。这一关系可用倒置的金字塔来说明。现金处于倒置金字塔的最底层，之上是现金基础上的信用额度。现金的小幅增长会大大增加信用额度的增长范围，反之信用额度便会大幅缩减。

影响现金供应量的因素有四个：

(1)人们手中现金的数额和全国商业运营中用于流通的货币，也就是揣在兜里、放在抽屉里，或藏在旧袜子里面的钱。乍一看这一因素应该不会出现太大变更，但其实不然。当人们生活宽裕的时候手中的闲钱会比较多。当商业兴旺时，商人收银机里的钱会比较多。当某种原因造成恐慌时，就会有很多钱被藏起来。有时恐慌会将现金从金字塔下抽离出来，从而破坏掉整个结构。过去在这种时候，并没有什么办法能增加现金的补给，而新颁布的法律允许这样的现金补给，同时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能够避免出现恐慌。

(2)黄金的输入与输出。

(3)美国的黄金产量。

(4)国库分库中储备的现金。

由于华尔街是最大的金融中心，如果对现金的需求有所增加，国

家银行会将这一消息传递给华尔街。另一方面，黄金的输入和分国库的运营都主要集中在纽约，因此任何现金的补充在这里都会很快被察觉。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跟许多其他情行一样，在现金补充上，华尔街也起着“气压计”的作用，而且灵敏度超过国家的其他任何地方。

经纪人的信用额度

活跃的经纪人一天内会买卖价值几十万美元的股票或债券。这些都是用保付支票进行支付的。因此一天之内同一个经纪人可能会用保付支票支付50万美元，又从其他经纪人处收到相同数额的支票。如果没有办法在当天将这些支票相互抵消，在账面上他就会总是背负50万美元的贷款。

这样银行就不得不对超过经纪人在银行的信用额度的支票进行支付。为避免发生这种情况，经纪人必须在当天将其他支票上的额度转存到自己的账户上。

这种做法曾经被认为是违法的，现在已被取消代替以其他的解决方式。一种方法是，当经纪人进行重大交易时，在一天之内频繁存款，这样在任何一个小时，如果查看他的账户，都会显示信用的收支平衡。另一种方法是，银行在一天开始的时候借款给经纪人以增加其个人的信用额度，防止出现所支款额实际超出存款数额的情况。

第四章

国内与国外汇兑

人们总是以为外汇这一行当相当复杂，所以大部分人都不愿费神去理解它，又或者只是了解个大概。但其实它利用的原理非常简单，即便是操作细则也不像人们想得那么复杂。

假设一个美国的棉花经销商A将价值为1万先令的棉花卖给一家利物浦的公司B。B当然不愿既费钱又费力的将价值1万先令的黄金运往美国，所以B让A到伦敦的一家银行C去支领应付款项，B在这家银行有存款。A通过汇票将钱从银行C转存到他纽约的银行，在那里与汇票同等价值的先令会以当前的汇率转换成美元存入A的账户。

汇票通常会与棉花货运的提单与保险单一同发出，并根据A与B之间的协议在30、60或90天之内进行支付。期间存款在伦敦的银行获得的利息会由纽约的银行从A的账户上扣除。

因为英国与美国之间总是有大量的商业往来，所以通常会有大量的汇票在纽约市面上流通。一经认可，它们就像支票一样被运用到交易之中。当然，得到越多人的认可，汇票的效力就越强大。因此出现了专门的汇兑市场，使汇票得以像股票或小麦一样进行买卖。当需求量大于供应量，汇票的价钱就会高于其面值，然而当供应量超过需求量，价格就会下降。于是形成了英镑兑换的每日市场价格，其他国家的货币兑换也是如此。

汇率的上限是用黄金进行必要支付的运输成本，下限则是进口黄金的成本。因为假设美国的银行经营者必须在伦敦支付货款，在明知用汇票支付的成本要比用黄金(国际贸易唯一普遍承认的货币形式)进行支付的成本更高的情况下，如果他仍然选择用汇票支付，那他就太愚蠢了。黄金进出口的成本会随着运费和保险费的变动而变动。

因此，决定汇率的主要因素就是我们须向其他国家支付的款项与其他国家需支付给我们的款项之间的数额差异。

利率对汇率的影响

然而另外一个因素也常常会对汇率有所影响，那就是两个国家之间银行利率的差别。每张汇票都代表着一定数额的货币，而货币在纽约的利率也许要比在伦敦的利率高。这种情况下，如果在纽约的一笔款项到期支付给一家伦敦银行，那么这家银行会更愿意把钱留在纽约，按照当地的利率将款项放出。因此纽约就不会出现需要在伦敦进行支付的情况，这样，纽约的汇票在伦敦的需求量就会降低，而英镑在纽约的汇率就会下降。同样的，如果银行利率在伦敦比较高，纽约的银行就会希望将钱放在伦敦再借出，因此兑换英镑的需求上升，在美国的汇率也会提升。

然而不管怎样，欠的最终都要还，所以银行利率对汇率的影响只是暂时的。

国内汇兑

国外汇兑与国内不同城市之间的汇兑遵循的原则是完全相同的。在英国，它被称为“岛内汇兑”。

在纽约，经常会提供波士顿、芝加哥、圣路易斯、旧金山等地的汇率，汇率的高低取决于两城市的支付差额对哪方比较有利。城市间

的交易不一定要用黄金支付，也可以使用流通的货币。但除非比以当前的汇率购买汇票成本低，否则不会把货币从一个城市运往另一个城市进行支付。

国际支付的兴起

当我们对这个问题进行更深的探讨，讨论人们为什么希望在其他国家进行支付，什么因素会对汇率产生影响时，很自然就会发现，情况开始变得越来越复杂，因为它会涉及到整个金融、经济和商业领域。

总的说来，国际支付的兴起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1) 原材料与加工成品交易；

(2) 有价证券交易；

(3) 国外投资获得的利润；

(4) 海外放款及其偿付；

(5) 旅游者的花费；

(6) 支付给货运公司所在国家的运费及保险费；

(7) 境外汇款，赠与个人的礼品及国外的个人存款。

除了第一项，其他几项只能粗略地进行估计。政府会保有商品的进出口记录，虽然这些记录可能不如想象中的精确。尤其是进口额，为了少纳税，上报进口数额往往会比实际的少。每个月报纸都会报导商品及黄金的进出口总额。

由于其他几个不确定项的影响，所以只能对国际支付进行粗略的估算。

金融票据

第(4)项的海外放款尤其重要，因为它会从根本上引起汇率的变

动，而它对纽约与伦敦之间的汇率影响尤其明显。两个城市的银行之间进行的短期贷款会受到他们称之为“金融票据”的影响，实际上就是外资银行以汇票的形式发布的期限为30、60或90天的票据。在纽约利率高居不下的时期，纽约的银行就会经常性地将大量的金融票据卖至伦敦，并从中赚取可观的收益。

这一操作仅仅是信用的转移。伦敦的银行非常乐意接收这些金融票据，因为从这些票据上获得的利润率要比从相应的有价证券中获得的利润大，而纽约的银行则可以以更高的利率将这些资金再次借出。

在动荡的时期，金融票据的大量发行时常会对汇率产生很大影响，导致价值数百万美元的黄金从伦敦运往纽约。

国际票据交换所

总的说来，外汇市场某种程度上就像一个国际票据交换所，只要可以，所有国际商务交易都会在这里相互抵消，并进行汇总，因此实际用于结算的黄金运输量就显得非常少了。

国内与国际汇兑换在交易中，就像银行支票在银行结算所起到的作用一样。

外汇操作经常会变得非常复杂。假设美国的生产商将价值为1万美元的农业生产机器卖往俄罗斯，俄罗斯的谷物经销商将价值1万美元的小麦卖往德国，德国的出口商又将同等价值的玩具卖往南美洲，巴西的商人将同等价值的咖啡卖往伦敦，而伦敦又以金融票据的方式将1万美元转借给了纽约。显然，这些交易放在一起进行统计，刚好收支平衡，不需要转运任何黄金进行支付。但若想完成贸易额相抵，必须先以某种方式将这几个不同国家的银行联系在一起。

作为英国对外贸易的领头羊，伦敦已经成为处理这种轮转外汇传递业务的集散地。欧洲战争伊始，它就作为全球的外汇票据交换所而存在，战争结束后这种地位仍然牢固而不可动摇。

贸易差额

术语“贸易差额”用于表示一个国家商业出口总额超出进口总额，或进口总额超出出口总额的部分。长期以来人们都普遍认为，一个真正兴旺发达的国家，出口总额一定要大于进口总额，这样才能使国家获利。

以全球繁荣昌盛为出发点的话，这种观念显然十分荒谬。很明显，让所有国家都不断输入黄金作为结余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根据上述理论，一个国家的繁荣必定要以牺牲另一个国家的利益为代价。经过很长时间，经济学家才开始认识到对外贸易对所有的国家都是互惠互利的。如果英国缺少小麦，美国缺少金属锡，显而易见，将小麦与锡进行交换对两个国家都是有利的。

此外，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货物的对外贸易仅仅是对交易市场产生影响进而决定黄金的输入输出量的众多原因之一。正常情况下，美国每年的货物出口总额总是大大高于进口总额的。这些超额被用于支付其卖到国外的股票的利息、人们出国旅游的开销以及亏欠外国运输公司的运输费用等。其中的一些费用会由于战争原因而降低，尤其是用于支付与其他国家利息差额的费用。

虽然贸易进出口差额并不具有永久性意义，但也足以反映出短期内一个国家商业的繁荣与衰败。罕见的大数额贸易顺差表示这个国家早期的黄金与货币储备充足，这一定会对本国的产业与证券交易市场产生有利的影响。反之，如果出口总额下降到很低的标准，甚至偶尔出现贸易逆差，黄金与货币就会大量流失，使国家短期内处于不利地位。

因此，华尔街总是密切关注黄金的动向，并对每月的货物进出口差额进行分析。

一味地增加出口总额可能并不会立即引发黄金输入量的增加，因

为银行更倾向于使用信用工具进行支付。如果银行储备的黄金过剩，更多的黄金输入并不会有任何好处，不能单单只因为这样会使出口总额大于进口总额就贸然行事。假设，由于大量的出口贸易英国亏欠美国一千万美金，美国会宁愿将钱留在英国增加利息，尤其在国外的利率高于国内利率的情况下。

“贸易顺差”既不代表优势也不代表劣势，这已是不容置疑的经济问题。但这种差额对贸易状况的即时影响总是令人振奋的。

第五章 建立在**公司**基础之上的华尔街

因为所有的股票债券都是由公司发行的，所以离开公司华尔街便不可能存在。有了公司，资本才得以集中，大量的资金才得以汇集，对大集团进行统一掌控才得以实现。因此，没有公司就不会有股票债券市场，货币市场也会受到局限，甚至连外汇市场也会受到影响。

如果废除公司制度，华尔街上唯一不会受影响的恐怕就是日用品交易市场了。虽然目前已有很多公司开始进行棉花、谷物、咖啡、铜等交易，但公司在这些交易中并不是必不可少的因素。

公司的由来

创造一个“只存在于法律中的无形的人”，赋予其进行某种商业交易的权利，并受宪章制约。像许多现代商业策略一样，这一观念也起源于罗马。

罗马法规定，三人以上(包括三人)可组成一个公司。显然，每个人都要持有某种东西，象征其对公司的部分所有权，基本上相当于今天的股票，但具体是什么，历史上并没有记载。由于罗马法上关于公司的说明甚少，自然便可得出结论，在当时，公司这种形式并没有大范围地出现在商业生活中。

如今，为我们所熟知的商业公司经历了迅速的发展。1770年，曼斯菲尔德公爵在英国判定一个案子时说：“股权票据是近几年新兴的一种财富种类。”在这一案件中需要裁决的是股权票据是否是货币，曼斯菲尔德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这件案子的特点表明，在当时股权票据在法律中还没有被明确定位。

因此，直到美国宣布独立，公司才作为商业中一项重要元素崭露头角，也正是在美国，公司得到了最大的发展，而美国的法律对公司的管控也最弱。这主要得益于各州与联邦政府的权力划分。因为每个州都有权对公司进行注册，所以各州在商业中形成了竞争的态势，也因此利用宪章赋予的权利得到越来越自由的发展。然而，随后政府便收回了这一令各州逐渐发展壮大的权利。联邦政府通过控制州与州之间的业务往来，越来越多地插手公司的管控。

成立公司的必要性

虽然由于经常出现滥用权力的情况，如今在美国还是会有很多人反对公司的存在，但绝大多数人还是意识到了公司这种形式的商业团体存在的必要性。

很难想象像宾夕法尼亚铁路这样庞大的体系如果不是按公司的形式管理还能如何进行管理。要成立这样一个企业需要聚集大量的资本，并将其投注到实际存在并运转的个体中去。每个投资人都必须付出与其股份相适应的资本。公司业务必须由执行官管理，因为根据公司的管理策略，合伙人的数量太多的话就无法做出个人决策。与合伙人的权力一样，这些执行官的权力也必须由法律来规定，否则无论是相对于公司还是股东，执行官的权力都将大到近乎无限。

此外，这样的公司必须持久地经营下去。其中一个合伙人的死亡并不允许阻断企业的持续发展。要以长远的眼光制定商业策略，以公司的健康发展为目标，而不是考虑任何个人暂时的财务需求。在纽约

建立宾夕法尼亚隧道和终点站，公司的执行官要预测半个世纪内甚至更长远的发展前景，而这个高瞻远瞩的，不带任何个人感情的观点，无论是出于股东的利益还是公众的利益考虑，都将获得最好的结果。

控股公司

在各州赋予公司的不同权利中，有一项规定一家公司可以购买并持有另一家公司的股份或债券。从而衍生出了以拥有并控制其他公司为目的的控股公司。控股公司这一概念引发了大量诉讼案件，但它依然存在着，而且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严格意义上说，控股公司并不像企业法人一样在商业交易中不可或缺。没有它还可能会减少许多麻烦。但如果它巨大的权力不被滥用，控股公司还是存在很大优势的。毫无疑问，它最大的优势便是，在控股公司的基础上更容易建立起庞大的商业团体。

虽然还有待证明，但商业团体的壮大似乎并没有带来更多的优势。事实上一些过于庞大的集团已经出现解体的趋势，当然这并不表示集团的解体是因为管理者不够强大。但有个普遍的规律我们必须承认，规模大的企业要比规模小的企业在持久性、商业运作、风险分布以及优秀管理人才的引进等方面更具优势。

控股公司尤其善于承接高风险的业务。比如，有12个小公司，每个公司都在投资开发金矿。显然它们都会觉得风险很大，因为开发金矿的前景也许并不乐观。即使金矿开始运营，黄金的供给也随时都可能中断。因此投资商会犹豫是否应把钱投进去。但如果这12个小公司都由一家控股公司所有，彼此结合，风险就会大大降低。如果一个金矿开发失败，还可以重新开发另一个以满足需要。如果在某个地点的矿脉枯竭，在其他地点还可能发现更丰富的矿脉。各个股东按照利益均分的原则获得利润，而他们的投资也比单独投在某一个金矿上更加保险。

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公共设施控股公司，它可能在20个不同的城市经营铁路、燃气和电力公司。如果燃气公司不像预期那样盈利，电力公司的盈利却可能高过预期。也许在其中一个城市的投资失败，但在另一个城市的投资可能会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这样，就会使投资者免受意外事件的冲击，每年的平均收益也会更加保险。

控股公司有两大缺陷。其一是附属公司的小股东可能不会得到公平的待遇，因为作为整体来讲的控股公司的利益可能不会与各个附属公司的小股东的利益完全相符。其二是，一环扣一环的公司体系使得暗箱操作被隐藏的更深从而很难被发现。

事实证明，机构越精简生存的就越长久。因此，条件允许的话，将若干个小公司直接合并成一个大公司毫无疑问要比经营控股公司更好。这是目前所有企业经营的总体趋势，但促成这样的兼并并不那么容易，而控股公司有时会在商业运作中获取更大的利益。在很多情况下，作为从较大的运作中获取利益的唯一方式，控股公司的形式往往会成为首选。而当条件成熟后，这种形式会逐渐被直接的并购所取代。

虚股

公司成立后，马上面临的问题就是应发行多少股票。因为每份股票唯一的意义就是代表整个公司的一部分，所以发行多少股票都没有什么区别。如果公司资产价值100万美元，只发行一千股有价证券的话，每一股就价值1000美元；发行一万股，每股则价值100美元，若发行十万股，每股则只值10美元。

问题出现在每股股票都会有一个票面价值，而这一术语应用在股票行业中时，并不具有任何实际意义。还拿上面提到的例子来说明，如果发行十万股，通常每股的票面价值会定为100美元，那么根据这一术语目前的用法，股票的十分之九都是水股，也就是说，这部分股

票不具有实质性的价值。而真正让人产生误解的便是，当每股股票只代表十美元时，却赋予它100美元的票面价值。当投资者能够与大部分投资商一样明白这个道理，并开始了解到股票的票面价值并不代表股份背后的实际资产时，他就不会有被欺骗的感觉，而发行多少股票的问题就仅仅是一个反映在账面上的问题了。

实际上一股股票究竟代表多少价值是没办法评估的，因为公司的总资产并不一定取决于它的实际资产。一家拥有100万美元实际资产的公司，可能并不具备使其股票增值的能力，而另外一家只拥有10万美元实际资产的公司却可能每年从股票上获得50%的利润。

由于上述原因，发行一般股票时不规定票面价值逐渐成为一种惯例。这样，每股股票就只代表一个企业的特定份额，价值未知。至于这个价值究竟为多少，只有投资者自己才知道。

非常奇怪的是，公众时常会因为一些错误的想法而感到愤慨。大部分人很可能认为“水股”是华尔街最不公正之所在，然而引发此问题的罪魁祸首却是得到高度尊重的术语“票面价值”。债券或票据有票面价值，因为它代表固定数额的金钱，需在特定的时间支付。一股股票不具有票面价值是因为它只代表公司的一部分所有权，并无其他意义，而每股股票的价值有时会上升，有时又会下降。

优先股

既然股票只代表公司的一部分份额，为什么还要区分优先股和普通股呢？答案是，为了满足不同类型投资商的需求。投资商希望承担不同程度的风险以获取相应的利益。有的只是希望在两年、十年或五十年之后将原始资金及利息收回，所以他购买债券。有的则愿意直接获得公司股份，但希望在合理范围内保证自己的利益，因此出现了优先股。购买优先股会比购买债券获得更高的利益，但也会将每年的股息限制为固定的数值，而不会像购买普通股那样享受资本增值。还有

人愿意承担更大的风险购买普通股，以获取分得更大利润的机会。

公司根据实有资产的价值(扣除通过发行债券而获得的款项)发行优先股已经基本成为一种惯例，而普通股只用来代表公益活动、专利权以及可能获得的超出普通利率的收入。那么如果公司如预期般运转良好，普通股的价值便会逐渐增加；但如果运转状况令人失望，普通股就会变得一文不值。

只要购买普通股的股民明白这其中的道理，那么对公司这种发行的方式便不会存在什么异议，但在股票上标注“面值一百美元”的字样还是有欺诈的嫌疑。这些字样最多只意味着宣传者希望这些股票有一天真的能够一股价值一百美元。尽管如此议会仍在考虑制定法规禁止发行没有面值的股票。

有限责任

如果企业的合伙人对企业的所有债务负全责，那么一个小合伙人，比如一股宾夕法尼亚铁路股票的持有者根本不可能冒这个风险。因此就有必要根据投资的款项来限定股东的责任，那么他们面临的最坏的结果无非是损失掉他们全部的投资。

而另一方面，这也无疑增加了企业在亏损的情况下抵押或重组的风险。股东们可以依靠个人信贷渡过难关，但公司并没有个人信贷。

抵押还款可以由任何一个公司的债券、票据或到期未付账款的持有者发起。公司在抵押的情况下，持有普通股的股东如果愿意筹集必要的款项将债务结清，企业便可恢复运营，而他们通常也都可以重新获得企业的控制权，但显然他们很少这样做。有时优先股的股东会将企业重组，并偿还债务；但大多数情况下是由债券持有人负责接管并经营公司，以拿回他们投资的款项。

第六章 债券市场

如果管理者认为企业的运营能够获得利润，他就会吸引资本的注入。这时企业自然会发行不同种类的有价证券以满足有兴趣的投资商各种各样的需求。

真正希望成为公司合伙人的投资商希望冒着失败的风险获取得到更大收益的机会，为满足他们的需要，普通股出现了。而针对那些稍微保守一些但又希望获得可观的利润回报的投资商，公司会发行一种甚至多种优先股。

但有很大一部分投资人根本不希望持有公司股份，他们只希望从投资的款项中获取利息。这种人可以购买债券，享受固定的利率并且到期会采以现金形式支付。

什么是债券？

债券本身只不过是有盖章保证的票据，在这一点上所有的债券都一样。但它的实质是债券背后的留置权，因此，每种债券都有所不同。

事实上债券可能并不代表任何留置权。比如无抵押债券，它只是公司承诺支付无抵押票据的凭证。这种债券只凭公司的信誉而发行，

并不代表任何特定资产的留置权。因此，对公司特定资产享有特定留置权的债权人，其权利必须先于无抵押债券持有者得到满足。

几乎任何一种理念都可以引入债券之中。例如，有一种收益债券，只有在公司盈利的情况下才支付利息，否则就不支付。这种债券与第一优先股唯一的不同之处就是，它有固定的支付日期，而股票没有。收益债券是一种等级很低的有价证券，现在已经很少发行。制造收益债券的目的就是给一个低等级的有价证券贴上个响亮的名字。

然而，绝大多数的债券都是有抵押担保的。这种债券实际上就代表抵押品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每一张债券都是盖章保证过的票据，而它的担保就是抵押品的一部分，所有此类债券加在一起代表抵押品的全部。

抵押品的所有权在债券中得到很好的诠释，且比抵押品本身诠释得更为具体。债券可能是一次抵押、二次抵押或三次抵押，这种情况下一次抵押一定要先于二次抵押得到满足，二次抵押先于三次抵押，以此类推。

如果是一般抵押债券，可能已经在此之上进行了二次或三次抵押，并订立了"优先留置权"。在这种情况下若想进行长期投资，就有必要确切查出一般抵押是以什么为担保。投资者本人基本不可能进行如此复杂的调查，所以必须依靠债券经营者为他进行分析。基于以上原因投资者一定要与知名的债券交易所进行交易。

债券的名字并不能说明其安全性。例如，无抵押债券(一种无担保票据)可能要比抵押债券可靠得多。这取决于是否还有其他证券的权利先于此债券，以及债券的实际可用资产。地方政府发行的债券实际上就是一种无抵押债券，但由于并无其他形式的证券先于此债券，所以它对于市政当局的所有财产享有留置权。通常情况下，此种债券的等级会相当高。有些工业企业除少数无抵押债券外再无发行其他债券，那么它们发行的债券就要比铁路部门发行的一般的带有优先留置权的抵押债券等级要高很多。

有些极个别的情况只有在进行债券研究时才会遇到。比如南方有个小铁路局，除了首次抵押债券及用于支付浮动债务而借贷的短期票据之外，从未发行过任何其他有价证券。这种情况下，它发行的债券就基本等同于股票了。先到期和对某种资产拥有留置权的票据应首先得到满足，债券持有人则是剩余所有资产唯一的所有人，但即便如此他们也只有权利取得利息和到期支付的借款。如果公司获得很大盈余，获得的利润也只能归公司所有。除非变更公司的组成方式，否则任何个人都无法分取这部分利润。

因此可转换债券大概应该是各种有价证券中级别最高的，当然，前提是其背后有大量资产作为担保。可转换债券能在特定的情况下转换成其他形式的有价证券，通常会转换成股票。比如，一种有大量资金做后盾的无抵押债券可按照持有人的意愿根据票面价值转换成普通股。如果公司靠发行股票获得收益很少，债券的所有人就可作为债券持有者获取正常的利息；而当股票售价高出票面价值时，他便可将债券转换成股票以分取从公司股票中获得的利润。

虽然不经常提及，但实际上可转换债券会影响股东的利益，因为当股票的收益超出转换代价时，股票的发行量就自然会增加。由于部分债券转换成了股票，所以从每股股票上获得的利润就会因此而减少。

很明显，投资人不会允许所要购买的证券的名字对自己的判断有丝毫的影响。“债券”这个名词并不具有魔力，所以深入地分析，找出债券究竟用什么进行担保，以及资产所有权声明中是否有先于此债券的优先留置权，这些都是非常必要的。

债券交易市场

几乎所有的铁路债券都在股票交易所上市并进行交易，还包括其他发行量很大买进卖出十分频繁的债券。

然而，债券交易只有一小部分是在交易所中进行的，因为债券的发行量太大。实际上大部分交易是私下完成的，而且在股票交易所进行的债券交易比例正在稳步下降。

“债券交易所”在华尔街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若有公司计划要发行债券，通常都会寻求一家或多家主要的债券交易所的协助，把将要发行的债券介绍给投资者。这是非常必要的，因为私募投资者不具备调查债券背后的实际资产并估算其价值的能力，所以这项工作就会由债券交易所来完成，如果经调查发行债券的公司运营状况良好，那么交易所就会将这一债券以合理的价格提供给它的顾客。

债券交易所提供这项服务赚取的利润平均下来比投资者自己进行调查的花费要少得多，而且自己调查出的结果也不见得就那么全面可靠。交易所的声望与它提供给客户的每一支债券都是息息相关的，因此，为了自身的利益，交易所会尽力避免错误的发生。

许多债券交易所都以谨慎行事而闻名，因此它们认可的债券可以确保成功的发行。投资者都明白交易所不会代理“有问题”的债券，这样经营良好的债券交易所就会拥有一批追随者，从而在华尔街获得举足轻重的地位。

一些金融交易所在推荐一只有价证券之前会保持最高警惕。最近有家交易所就招来了一名专家要他对一只债券进行调查。专家告诉经理，这只债券已经由一家知名的权威机构调查过，且发布了调查报告，他也没什么可以补充的了。然而经理却回答，他早已看过那份报告，但他希望专家能够做一次独立的调查以证实或推翻报告得出的结论。

因此专家开始着手把它当作从未听说的债券进行调查。调查的费用总计近两千美元，但仍没能够找出任何可以补充的重要信息。即便如此这家交易所对这个结果仍感到十分满意。

应计利息

通常债券都"带利息"交易。例如，在不计算利息的情况下，一张债券的价值等同于票面价格100，而在支付百分之三的票息的前一天，一张债券的价值就变成了103。如果票息的支付周期为每半年一次，那么在距离支付日还有三个月时，一张债券的价值就为101.5。

许多债券的价格变动都很小。因此如果它们以"平价"进行交易，或不考虑利息，那么它的价格就会在利息支付周期内逐渐上涨，当利息支付后，价格又会恢复到原点再重新开始增长。在任何时候，如果买主在债券报价一个月后再购买，就会造成利息的降低。

这会使情况变得非常复杂，所以债券都采用特定的价格及"应计利息"进行报价。以票面价格进行报价，票息为6%的债券，在支付利息的三个月后售价为101.5。

债券市场利息率

使得债券价值难以确定的另外一个因素是，债券到期时是按照票面价值进行支付的，尽管此时它的交易价格可能或高于或低于票面价值。

通常采取的解决办法是，假设投资者会把利息重新投资到市场利率相同的债券中去，还会有详细的明细表用来显示在不同的利率及不同的年限下投资者的实际利率。

然而，人们对这一方法还是存有异议。假设一个投资人手中持有两种债券，一种市场利率为6%，一种为4%。那么按照上述说法，他将会把从第一种债券中获得的利息投资到利率为6%的债券上，而把从第二种债券上获得的利息投资到利率为4%的债券上，而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更准确的方法是以平均利率计算出用于再次投资的利息总额。而

什么才是平均利率，又怎样才能计算出来呢？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什么平均利率，利率会根据货币市场的行情和投资行情的变化而变化。我们甚至无法计算出在过去的几年里债券的平均利率，更不用说是未来的20年。

因此，这种通常的计算方法恐怕是最切实可行的了。它假设投资者会将从市场利率为6%的债券中获得的利息用于投资利率相同的债券，利率为4%的也按相同的原则计算。

第七章

股票交易所如何运作

直到20世纪初人们才开始广泛关注股票市场。1898年开始复苏的经济促使各种各样的证券纷纷开始发行，而日常媒体及阅读人群的迅速壮大使得数百万人开始关注这一行业。

当然，在任何时候都无法统计究竟有多少人积极地关注股市，因为人数会随着行情是否适合投资而变化。但至少也有10万人会经常地买卖股票，积极关注股市，而极有可能这个估计也是相当保守的。

上市

所有证券在交易市场进行交易之前一定要先"上市"，也就是说必须列入交易所经营的证券名单才能得到认可。证券上市与否并不能说明它是否有价值，只是单纯地意味着发行此证券的公司是合法的，至少每年发布一次收支状况报告，每年的结账期间也会发布资产负债表说明其经营状况。公众必须自己评判证券的价值，如果它真有价值的话。股票交易所对自身的定位是为证券交易提供便利。

交易所不会，实际上也不能够保证所有企业的报告都真实可靠。也正因为这样，公众才必须有自己的判断。

交易市场的目标

证券交易所章程上规定，“它的目标应是提供交易场所及其他设施，为其成员——股票经纪人进行股票交易提供便利；在其成员中保持高度商业信誉；促进并引导公平公正的贸易及商务原则。”

要实现第一个目标当然毫无困难。第二个目标的实现状况也在逐渐改善，这一点它可能比其他类别商业团体做的都要好，但偶尔的过失还是在所难免。毫无疑问交易所目前的“商业信誉”要比从前好很多，事实上只要回顾一下十年前的景况就能清楚的意识到交易所在这一方面的巨大进步。

很多人认为交易所在核查引起骚乱的投机行为上做的还不够，对上市证券的要求还应更加严格。但权威人士总是持有这样的观点：股票交易所应该服务于公众，而不应是公众的导师，所以它的任务只是为人们买卖合法证券提供便利，而不是规范企业道德或保证公众不做蠢事。

交易所会员

股票交易所有1100名会员，可分为以下几大类：

1. 资本家，他们持有会员资格的一大重要原因是，可以在大量买卖股票时节省佣金。会员每年缴纳的会费本金和利息加起来超过3000美元。这相当于买进或卖出2万4千股股票支付的佣金，因此只有大投资商才能用这种方法节省资金。

2. 经纪人，他们从公众手中代理业务，而只有会员才有资格在交易所进行交易。

3. 股票自营商，他们只为自己买卖股票。他们中的大部分靠短期股票价格的变动来获取利润，时刻准备着在股票稍低于市场价时买

进，稍高于市价时卖出。在芝加哥交易所这些人被称为“黄牛党”，这一绰号也很好地表现出他们所做交易的特点。

4. 专业会员，他们专门买卖一种或多种股票。大体上他们的经营方式与股票自营商没有太大区别。而他们却是最容易发生欺诈行为的一类。活跃的经纪人会将他们代理的某只股票的买卖指令交给专业会员来处理，而同时专业会员自己也参与股票的买卖。显然在进行这些操作时他大有可能从中“动些手脚”。

事实上交易所的专业会员很快便发现诚信的行为才能给他带来最高的利益，而不是想方设法动什么歪脑筋，但欺诈的行为还是时有发生。对于整个机制而言专业会员是必不可少的，虽然他们总是不能令经纪人和他们的客户感到完全满意，但总体来讲他们在处理业务时还是很公正的。

5. 两美元经纪人，他们为股票经纪人执行指令，并收取每百股2美元的佣金。这类会员大概有两百到三百人，时刻准备着在经纪公司代理机构繁忙时代替它直接为公众处理业务，以防平时的代理人没有时间处理所有的指令。

6. 零数交易商，专门买卖股数不超过一百的零数股票。他们的交易模式跟股票自营商的经营模式差不多，唯一不同的是，除非是为了拉平零数股票买卖数量，否则他们不会进行股数超过100的交易。

这些交易商会彼此约定如何进行零数股票的买卖。市场上的任何一只股票都不会只有一个报价，必定会有一个竞价一个要价，不论是整数股还是零数股。通过代理机构进行交易的整数股会以竞价买入，或以要价卖出。两个价格之间通常会相差1/8或1/4。

因此，零数交易商也会在相同的条件下以竞价买入要价卖出。零数交易商与股票自营商唯一的区别就是他们只进行零数股的交易。

无论如何，有一种交易是零数交易商会做但股票自营商不会做

的。零数交易商会在接到指令后以低于下一次报价1/8的价格买入，高于下一次报价1/8的价格卖出。这样对于冷门股票而言，购买零数股票的股民通常会比购买单位股票在指令的执行上更占优势。

在这一问题上，由于整数股指令的执行会在显示屏上显示，但零数股的交易却不会，由此引起了很多误解。整数股的指令会在市场上公开执行，因为是它构成了整个市场的交易，而零数股却似乎成了不按照市价交易的那一小部分，即使同时执行的整数股和零数股指令在价格上可能完全相同。因此，零数股的购买者总是觉得他们交易的价格会跟整数股相差1/8。以任何一天的整数股和零数股价格的平均数进行比较，都很难发现整数股在什么地方存在优势，即便是有，差距也不会超过1/16。

交易所的“席位”根据不同的成交量形成不同的市场价值。这个词儿如今早就过时了，因为会员在交易所已经没有固定的席位，即便有通常也没有时间去坐，取而代之的是“会员资格”这个词。1871年，一个席位才卖到2750美元，到1909年涨到9万6千美元，后来变成6万美元。席位的价值总是在牛市上涨而在熊市下降， 而且受公众交易量和会员需求量的影响。

交易所对会员资格的审核是相当严格的，必须有良好的信用记录和声誉。一些通过大型操作改写股票交易所历史的人甚至都没能成为会员，也不会因此而被批准成为会员。违反规则或交易中有不良行为的会员会被暂停或取消会员资格。商业道德监督委员会会对此进行监督。

交易如何进行

交易所9：30开门，10点开始营业，下午三点停止营业。三点以后的时间用来为股票的买卖汇聚资金。

大厅里分散摆放着印有不同股票名称的海报，想要就某只股票进

行交易的人就会聚集在代表这只股票的海报周围。有些指令来自于客户，有些则是来自于其他经纪人，或要求以固定价格买卖，或看市场走向决定。

买主希望买进“100股，出价78.5美元”，“500股，出价78.75美元”等等，而卖主则希望卖出“200股，要价79美元”，“100股，要价78 .625美元”。一旦价格达成一致，等候一旁的通讯员就会将备忘录送到大厅的报价公司代表手中，然后报价会通过报价机传达到数以百计的代理公司和个人手中，报价单也会贴到交易所的看板上，上面还会记录上一次的报价。

每个经纪人都会将自己进行的交易及交易人记录下来。在热门股票市场，执行了一大堆指令后经纪人就开始变得懒散，所以他会找客户自行核对交易内容。如果出现理解误差，通常需要进行补偿，但很少会出现这种情况。

大厅里个人之间的核对经常被忽略，但根据规定，卖出股票的经纪人或代理公司必须在收盘后一小时之内到购买者处核对交易。双方通过交换备忘录来实现核对。

每个经纪人都有一个编号，当门外或围栏外有人找时，占据大厅一整面墙壁的电子公告栏上他的编号就会开始闪动。这些编号后面不同颜色的灯光代表不同的地点。

交易可以以“现金”的方式进行，意思就是交易成交当日进行付款；“常规”的方式，代表在下一个营业日付款；“三天”代表在第三个营业日付款，而“由买卖双方协商决定”意思是付款至少要在40天以后，但不超过60天。如果股票交易不是在纽约城内完成，而是卖去其他城市甚至国外，那么支付期通常是30天或60天。

如果是“现金”模式，经纪人必须在交易当天2：15之前完成对股票的交付，如果是“常规”模式，就要在第二天交付。如果发行股票的公司不支付股息，即在交易所出售的股票是“无息”股票，那么股息将从股票的价格中扣除。股息支票会交给注册股票的持有人，但如果股

票转让给其他人，且背面无标注，那么经手这笔交易的经纪人就会将股息支票送到代理公司账簿上记载的目前的股票持有人手中。

第八章

股票交易所如何运作(续)

事实上除了让证券交易变得更加便利以外，股票交易所还起到了许多其他作用。然而，有些重要的机制是人们并不容易领会的。其中包括放空，股票的借贷，股票清算所等。

放空

全世界对各种商品款到送货的模式都习以为常，但同样的模式如果换成在交易所买卖的股票、粮食或棉花，就会被认定是一种冒险。即便是以收割脱粒后送货的模式出售小麦的农民也会谴责芝加哥交易所的放空条例。

其实在粮食交易所、棉花交易所及伦敦股票交易所卖空只不过是买卖事后送货合同的交易。许多人正是因为没能弄明白这一点而对卖空感到十分困惑。粮食、棉花及伦敦股票的卖空者自己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出售这些商品，他出售的只是同意事后将货品送达的合同。所有这些交易都是由可靠的经纪人代理的，他们以自己的名义订立这份合同，然后将合同从一个经纪人手中传递到另一个经纪人手中，其实跟相同价值的账单并没有什么区别，也可能几经转手卖出。

假如你想要以90美分的单价卖空5000蒲式耳五月麦，就可以以有

效的形式向你的经纪人提出委托："我同意在五月或五月之前提供给你一份协商合同，约定以90美分的单价转让5000蒲式耳五月麦。我相信我能在约定日期之前从其他人手中以低于90美分每蒲式耳的价格买到这样一份合同，否则我将以更高的价格购买；但无论如何我将保证达成协议。"

由于在交易市场上没人知道你，所以经纪人会用他自己的协议书代替你的这份，并以90美分的单价在公开市场上出售。他会向你收取数目合理的现金存款作为抵押。

在纽约股票交易所，股票的卖空可以，有时也正是以完全相同的的方式进行，但通常采取的方式跟上面提到的稍有不同。你的经纪人不是将事后支付股票的合同送到买者手中，而是从其他人手中转借股票，然后直接将借来的股票送到买者手中，本质其实是相同的。早晚你都必须以某种方式提供给你的经纪人相同数量的股票，使他得以将借来的股票还给出借的人。如果你没有同样的股票，你就需要指示你的经纪人在市场上为你购买，换句话说，你的卖空要以在交易所购买股票的方式"补平"，这样你的经纪人才能够将待你出售的从别人手中借来的股票归还。

正如你所看到的，这也是关于事后支付的交易。唯一不同的就是经纪人进行交易的系统。你的经纪人与你签订的协议中规定，无论他何时需要，你都必须将股票提供给他。这样不仅使出售股票的安全性得到保证，也保证了买主能够拿到你从其他人手中借得股票。签订这一协议并没有什么危险，因为你知道万一你的经纪人提出这样的要求，即使你自己没有，也可以随时从其他经纪人手中调集股票交付给他，而且这种情况通常是很少发生的。最后你指示你的经纪人在市场上购买股票补平你的卖空，价格是低于或高于你最初卖出的价格，取决于你判断的正确与否。

卖空起到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因为股票的价格总是会保持与其实际的价值尽量接近，这样人们就有可能在股票价格比他们认为的实

际价格低的情况下买入，在高于他们认为的实际价格时卖出。没有卖空原则，人们可以实现在任何时候买入却不能随时卖出，除非他手中刚好持有这种股票。结果会导致单方面市场的出现，就像现在我们看到的有许多股票太过缺乏，根本不可能借来用于卖空一样。当然，卖空的数量是不会对市场的供求产生长期影响的。

股票的借贷

经常会有许多人没有热门股票，所以每天会有许多股票被不同的经纪人借出。通常并不会出现借不到股票这样的问题。手中握有大量股票的经纪人并不会看着股票放在那里不利用，相反，他会把这些股票抵押给银行，借出尽可能多的现金，通常是这些股票市场价格的70%，并且要以当前的利率对使用的资金支付利息。如果经纪人乙想跟他周转一些股票，经纪人甲会说："可以，如果你愿意以相同的利息借给我与股票价值相同的资金，我会把这些股票从银行取回抵押给你。"

股票在华尔街随处可见，但要借钱就必须支付利息；因此借出股票的人还要向借入股票的人支付所使用资金的利息，这与一些新手的想法刚好相反。其实借入股票的真正方法就是借出股票全部市场价值的资金作为所借股票的担保。除非经纪人需要股票来补平卖空，否则不会有人愿意这样做。

如此便出现了提供股票借贷服务的正规借贷市场，而借出的等同于股票市场价值的资金的利率，会根据股票在市场上流通的数量来决定。如果股票的数量很多，那么贷款的利率会等同于活期存款的利率，但如果股票的数量非常少，那么贷款利率就会低于活期存款利率，或者干脆"平价"贷款，也就是用作担保的等同于甚至高于股票市场价值的资金要以零利率借出。

所有具体事宜都是由经纪人操作的，因此卖空对客户来说就像在

看涨的股市中进行交易一样容易。股市看涨的时候，客户先买入再卖出；股市下跌时就要将操作调转一下，即先卖出，再买入。

但公众却很少作卖空操作。对大部分人来说它看起来太过复杂，一般人不太敢轻易接触。如果股市下跌，他们会感到困扰，但如果是上涨的走势，他们就不那么担心了。他们有时会说："股市有可能跌到最低但永远不会涨到最高"，理论上这种说法可能是正确的，但实际操作中却不是这样。而且大部分人只有在股市上涨时才会觉得能够获利，这也是他们更愿意在牛市进行操作的原因。

职业的或半职业性操盘手在看跌的股市进行操作与在看涨的股市一样顺手，如果公众也能做到这一点，那无论是从市场还是对公众利益的角度讲都是一件好事，但这需要超于常人的智慧、敏锐观察力与超然的思想。

股票清算所

以前股票都是由通讯员交付并换回购买股票的支票，浪费了许多不必要的人力物力，但真正迫使人们改变这种状况的是每天都要发行的许多不同面额的支票。1892年，银行开始拒绝发行这么多支票，迫使交易所采用股票清算所进行结算，这一方法是将银行的结算体系加以改变进而转用于股票交易，在费城、波士顿和芝加哥都取得了成功。

例如，经纪人A 以7万5千美元的价格将100股里丁公司股票卖给经纪人B，B又将其以7万4千美元卖给了C，C将其以7万4千5百美元卖给D，D又以7万5千2百50美元的价格买回给A。很显然没有必要进行四次里丁公司股票的交付，也没有必要每次都开出用于支付股票全部价值的支票。股票又回到了原来的持有者手中，所以要做的只不过是开出一张小额的支票用于补齐价值上的差额。如果这100股里丁公司股票没回到A的手中，而是到了E的手中，那么只要进行一次交付，把

股票从A转给E就可以了。

把这一范例运用到在整个交易所进行交易的股票上就形成了交易市场结算所。结算所雇佣了一批高素质的结算员，仔细地设计出结算体系，并在实践中不断改进。每个经纪人都会呈递他的结算单，一张票代表一笔交易。然后每只股票的所有交易都会列在一张单子上，核算哪些交易可以抵消，哪些必须进行交付。第二天早上，所有的经纪人都会被通知到，他们需要进行那些交付。

在上面介绍卖空中提到的股票的借贷，在结算单上也按股票交易记录，因为借出者也同样收到了全部的股票价值，跟出售没什么区别，而借入方在结算所中会被记录为购买方。

在结算所中进行的结算会尽可能保密，这样一些重要的买卖就不会被泄露。在华尔街工作的Pratt指出，1901年结算的股票共计9亿2634万7300股，价值778亿5350万美元。抵消后必须进行支付的有1亿3439万5000股，价值109亿3085万3600美元。由此可见，这个体系为交易带来的巨大节约是非常明显的。

1901年在市场上进行交易的股票共2亿6594万4659股，而通过结算所进行结算的却有9亿2634万7300股，这甚至让一些自以为对华尔街的操作非常熟悉的人都感到迷惑。因为每笔交易的买卖双方都会到结算所进行结算，所以结算统计的数字会是实际数字的两倍；还有股票的借贷在结算所中也会被算作股票的买卖。

联交所

在联交所进行股票交易跟在纽约股票交易所有些不同。它是由煤矿和石油证券交易所合并而成的，并因此而得名。这种证券在七八十年代被炒得很火，当这场热潮渐渐平息，这些交易所都转而开始经营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

作为在此进行交易的原则，稍大的交易所的报价单都要贴在联交

所看板上。自然这对于纽约股票交易所并不是值得高兴的事，但小一点的交易所却乐得借此占有一席之地，而且目前在这些小交易所进行的交易已经相当于大交易所的十分之一左右，但分布却很不均匀。一些投资的大热门像美国钢铁公司、Anaconda，Smelting 或里丁公司，会占去初级市场的十分之一还多，而一些冷门股票却少有人问津。

大部分交易都不超过50股，而佣金却与大笔交易相同。不管是50股还是更多，佣金都只是1/16，而不是1/8。结算每周进行一次，而不是每日一次。热门股票的零数股市场与大交易市场差不了多少，但一旦数量增多，或执行冷门股票指令时，就会显出不稳定性，这是由于市场的相对狭窄而引起的。

交易所的体制

纽约股票交易所最高的权威机构是管理委员会，包括一名主席，一名财务长，每年进行一次选举；还有40名成员，每年更换10人。这些管理人员被分为多个小组委员会分别管理秩序、会员的批准、仲裁、代理、规章、财政、法律、股票上市及结算所等。

1913年，根据宪法修正案成立了商业行为委员会，目的是“监督在交易市场上列出的报价进程，以确认是否有进行不正当交易”，委员会还有权“基于上述原因对任何会员进行的交易进行审查”。这是近年来为提高商业标准而采取的行动之一。成立这个委员会的原因之一是为了防止执行“相对委托”，这一话题我们将会在另一章里进行讨论。

第九章

走进经纪人的办公室

证券经纪业在17世纪下半叶始于英国，那时东印度公司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在美国，这一行业直到1790年才初具形态，但在此之前已经有一些人开始替其他人进行股票的买卖。

要完成一次股票交易，买主必须找到卖主，或卖主找到买主。如果卖主或买主自己去寻找，通常很难找到，所以这项工作就交给已经与许多买主或卖主保持联系的代理人来做。这个代理人就是经纪人，为了方便，他们需要找个地方聚在一起，交换买进或卖出的指令并且调整价格，这样就形成了股票交易市场。

每个经纪人都要有办公的地方。一个主要为自己和一些客户进行交易的小经纪人，只要有个办公桌，再与另一个拥有所有必需设备的经纪人协商，让这个经纪人替他“清算”所有交易就可以了。但热门的经纪人就必须要雇用办事员和簿记员，并为其客户提供必要的设备以观察股市并迅速下达指令。正像大家所知道的，这就是证券行。

这样的证券行在交易市场会占有一个或多个会员席位，会员打电话向证券行传达指令，并接收指令执行报告。证券行有一个或多个办公室合伙人，负责监视证券行的运作情况并接受客户的咨询，此外证券行还设有一个总部，包括指令登记员、出纳、保证金分析员、票据

分配员、簿记员等。

大部分证券行都会提供“客户休息室”，所有该证券行占有席位的交易市场最新的报价单都会在这里公布出来，重要的报纸和新闻也会记录存档。有些证券行虽然生意做得很大，却不愿意提供“客户休息室”，只与客户通过电话或个人咨询进行交流。这是因为开放的“客户休息室”总会吸引大批光坐着不做事的人，他们还经常会说些愚蠢的话，让人生厌。这些人会让更高层次的客人感到反感，但也不好意思说出请他们到别的证券行开户这样的话。经纪行通常都欢迎陌生人到他们的办公室，看看股市行情，当然他们也不会愿意让自己的“客户休息室”聚满游手好闲的人。

指令的执行

客户要在经纪行存放一张支票用来开账户。理论上还需要开具某种形式的介绍信，但一张大面额的支票通常就是最好的介绍信，即便支票是由不认识的人开出的。在执行指令之前，经纪人自然是希望先拿到支票。

这样经纪行就有了双重身份，银行或“典押人”以及执行指令的代理人。从前许多证券行都自称“银行和代理行”以突出其双重功效，但这个名词被许多投机交易所及交易所的非会员使用，所以好一点的经纪行都不再使用。

开了账户之后，客户就可随意发出指令了。证券行会为所有有需要的客户提供适合的投资建议，但经纪人对此是不承担责任的。他仅仅为客户提供判断，却不能保证其正确性。

可惜的是经纪人总是能够及时地告诉客户什么时候应该买进，却不能同样及时地告诉他何时需要卖出。经纪人基本上会撇下客户让他自行决定或赚或赔的抛售点。重要的原因是如果经纪人建议客户卖出获得利润之后股票又继续上涨，客户会感到很不满意。虽然这样很没

道理，但却是本性使然。此外，经纪人还认为只要他建议客户购买的股票有所收益，他就已经完成使命了。只要客户在公开的交易中获利，经纪人就没什么需要担心的了。

毫无疑问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使交易圆满结束跟交易有个好的开始同样重要，而且通常经纪人更有必要关注交易何时结束，因为大部分客户更不清楚的是应该在什么时候卖出。

经纪人根据客户的账户存款买卖的股票数量完全取决于所选股票的性质。对于市场看好的热门股票，每股有十美元的存款作担保就行，但通常他会建议客户投入更多的保证金。对于其他的股票，可能需要20美元、30美元或50美元每股来预防经纪人可能造成的损失，而有一些股票可能需要全额的保证金经纪人才会同意购买。

如果客户的存款刚好够所购买股票的每股10元保证金，股票下跌十个百分点就会将客户的存款或保证金消耗殆尽。没有经验的客户常常会认为经纪人会允许他们挺到“耗尽点”之下一点，但尝试这样做的经纪人会马上导致破产，跟他做生意也很不安全。经营代理业务唯一安全的方法就是严格执行以足够的现金为基础的原则。

保证金

经纪人通常会在持有的股票价格接近客户存款临界点时要求客户补充更多的保证金，事实上法律也是这样规定的。如果客户没有回应，或市场变化很快不能及时联系到客户，经纪人有权结束交易以保护其自身利益。为避免出现法律纠纷，经纪人通常会在信纸上印上声明，所有的指令都根据纽约股票交易所客户的要求执行，或者他会更清楚地说明在客户保证金用完时保留在不通知客户的情况下结束交易的权利。当然对于客户最安全的方案就是将能够包含所有费用的资金存在经纪行。

客户是他购买的全部股票的所有者，经纪人是他的代理人。如果

经纪人如实地执行客户的指示，按照一个专家或可信赖的经纪人应有的态度和技能进行操作，并遵守交易市场执行指令的惯例，那么其后他将不承担任何责任。交易的结果“取决于”客户自己。

如果客户存入的资金只相当于所购买股票价值的一部分，经纪人会将剩余的部分借给客户。通常经纪人会拿股票到他的银行作抵押，借出尽可能多的资金。因此，如果购买的股票80美元一股，客户的存款够10元每股的保证金，经纪人会借给客户另外的十元每股保证金，剩下的60美元每股就需要经纪人用股票作抵押从银行贷款，也同样借给客户。

这种操作称之为再抵押。客户将他的股票抵押给经纪人，经纪人再将股票抵押给银行。纽约颁布的法律规定，除非得到客户的明确同意，经纪人用再抵押的股票向银行借贷的款项不得超过客户欠下的股票价值余款。因此热门的证券行就会向顾客申请所有股票再抵押的许可，无论经纪人将多少再抵押获得的资金借给客户，因为经纪人持续关注借得的资金是否超出他借给客户的款项实在费时又费力。客户也会很愿意给出许可，因为这并不影响他的利益。

股票的购买者有权获得与他购买的数量相等的股票，但并不是某张特定的股票，因为每一张都只是代表整个公司的一个份额而已，它们之间并没有区别。所以经纪人并不一定要拿最初为客户抵押贷款的股票支付给买主。

有时客户会请求经纪人在执行指令的时候用上自己一定的判断力，当股市在经纪人看来没有问题时以某一价格买进股票。经纪人几乎不可能这样做，除非出于私人对朋友的好意，即便是这样他也会碰到后悔的时候，后悔自己太乐于助人。因为这个朋友肯定会对经纪人的判断感到一定程度的不满，这些不满有时会说出来，有时则不会，而通常都会说出来。大部分交易所会员都会遵守绝对的原则，不接受任何带有自由决定权的指令，而如果有任何证券行接受了这样的指令通常都会受到怀疑。

利息

经纪人也会像银行一样向客户收取所借款项的利息。利息率通常都是经纪人需要支付的各种短期或定期贷款利率的平均值再加上少量操作的花销。如果零数股的市场价格偏高，经纪人就会收取6%的利率或更高，因为10股和1000股股票操作起来并没什么区别。客户在经纪人手中闲置的资金利率会相对较低。

因为每个月都要向客户提交对账单，所以无论是借方还是贷方的利息都会每月进行一次汇总。因此如果客户从经纪人手中借出大笔资金，支付的利息就会变成一项非常重要的指标，这也是为什么最好要全部支付股票价值或存入大数额保证金的原因。

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买卖股票的佣金为0.125美元。卖方还需要支付每股2美分的税款。而由于"市场上"竞价和要价之分，执行相同数量股票的买进和卖出指令通常需分别支付0.125美元和0.25美元的佣金。例如买主支付81.25美元，而卖主仅能得到81.125美元。因此有种说法是，真正想要赚钱的股民在进行长线操作时第一次的损失绝不能超过39.5美元，还要加上利息。

卖空者本来无须支付利息，但如果他在手中没有这种股票的情况下卖出不带息股票，那么他就需要支付股息。这通常会使新手感到困惑，但很明显股票的买主一定要从某处获得他的股息，而在卖空的操作中，唯一可能提供股息的就只能是卖空者。

第十章

经纪人与客户——未上市证券交易市场

因为经纪行也是客户的银行，为客户储存大量的证券和现金，所以除了作为代理人执行客户的指令外，他还应告诉客户选择经纪人最应注意的地方，就像他告诉客户如何选择合适的银行存入大笔资金一样。

但奇怪的是，大部分客户都不会去注意这点。许多客户将大量的资金和有价值的证券交给经纪人去管理，但却对经纪人本人一无所知。这些人似乎是抱着赌博的想法在经营他的事业，并且把将大笔的资金交到不了解的经纪人手中也当作一种赌博。并不是说抱着这种想法进入华尔街的人就一定会输，但他还不如把他的钱和股票捆扎好借给一群无知的操作者，没准还有可能间接从中获得一些利益。

经纪人之间

当然很多经营非上市股票或不是任何交易所会员的经纪行还是非常值得信任的，但不可靠的也有不少。对于新手来说，除非有办法完全判定非会员经纪行的可靠性，否则最好与这样的证券行进行现金交易，即用现金购买他的股票并及时取走，或把股票卖给他后立刻将收到的支票拿到银行把钱支领出来。

虽然大交易所的会员资格并不能绝对保证经纪人的可靠性，但它仍然是其可信度的有力证明。因为重要的交易所会尽量把会员席位留给高水准的经纪行。许多人都不知道交易所会员可以也愿意为客户买卖非上市股票，有些证券行专门经营非上市股票，并将其作为自身的一种优势来经营。

在不同的交易所会员中做出选择时，个人因素就变得很重要。建立已久的证券行的客户大部分都与公司的股东或身居要职的雇员相熟，他们通过电话或亲自上门向这些人进行咨询。至于咨询的结果是好是坏就完全取决于被咨询人的判断了。过去，有很多经纪行“站在客户一边”，从不会提出他们认为客户不愿意实施的建议，不幸的是至今还是会有这种经纪行存在，尽管这种目光短浅的行为被许多高层次的证券行所不齿。

能为客户带来“巨大收益”或通过市场操作为自己积累大笔财富的经纪人，通常会有很多客户“追随”他，希望通过他的建议获取利润。这样的建议通常都很有价值，但也并不像客户期待的那样，因为即便是最棒的决策者也经常会犯错。而做出错误判断的时候客户往往反而更愿意去接受。这是因为，为获得利润通常需要在市场疲软的时候买进，坚挺时卖出。

在任何经纪行开账户之前最好到它办公的地方看一看，对经纪人的性格和办事方法形成自己的看法，然后再从无成见的第三方处获取一份关于他的报告，报告可从高品质的金融出版物、纽约的银行或信托公司处获得。

客户对账单

股票交易所的簿记方法对新的客户来说，在他每个月接到对账单时并不总能一目了然。这种对账单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别，但在格式上基本与下面提供的范例没什么差别。

经纪人的对账单

右上角的编号是为便于经纪人自己查阅。购买的股票和支出款项会记到借方栏，卖出的股票和存款金额会记到贷方栏，对账单上还包括手中持有股票备忘录，不论是买入还是卖空的股票。

在展示的范例中，首先出现的是3月31日的账目情况。客户买入60股不同的股票。客户在经纪人处的存款加上经纪人借给他的1134.20美元，足够支付所有的股票。经纪人的借款会记入借方栏。4月1日，他的两只股票支付了股息，款额记入贷方栏。（应注意经纪人真正收到股息时款额才会被记入贷方栏，而不是无息股票在交易所卖出的时候。）

PLEASE ADVISE WHITE, BLACK & CO. IMMEDIATELY IF THIS STATEMENT IS NOT CORRECT

Mr. A. Pickel
In account with WHITE, BLACK & CO., 1015 Wall St., New York.

Folio 4356

1916	Bought	Sold	Description	Price	Dr. Amount	Dr. Days	Dr. Int.	Cr. Amount	Cr. Days	Cr. Int.
Mch. 31			Balance		$1,134.20	30	5.67			
Long	10		A. R.							
	10		Anac.							
	10		Ca. Pac.							
	10		A. F.							
	20		Alaska							
Apr. 1			Div. 10 A. F.					5	29	
			Div. 10 Ca. Pac.					25	29	.14
17		10	A. R.	97⅜				$972.10	13	2.11
30			Int. @ 6%		3.42					Bal. Int. 3.42
			To Balance					135.52		
					$1,137.62		5.67	$1,137.62		5.67
Apr. 30			Balance		$135.52					

Collateral as above.

E. & O. E.

Broker's Statement of a Customer's Account.

经纪人的客户账户结单

4月17日客户以973.75美元的价格卖出10股美国Smelting股票，扣除1.25美元佣金和40美分税钱，剩余的972.10美元记入贷方栏。这个

月他刚好没有买入任何股票。如果有，那么购买股票的金额加上每一百股需支付的12.50美元佣金都将记入借方栏。买方不用支付税款。

每笔款项的利息会从汇入账户之日起到当月底结算。利息通常以6%的利率计算并计入利息栏，但如果收取的利率有所上升或下降，在月底结算的利息合计中会做出必要的改动。客户在3月31日的借方余额是1134.20美元，按6%的利率计算，到四月底，30天的利息共计5.67美元。四月一日获得的30美元股息29天的利息共计14美分。4月17日卖出股票获得的972.10美元，13天的利息共计2.11美元。利息账户进账在右侧栏中显示。“余额.利息..3.42美元”。利息收支差额为3.42美元，记入贷方栏。

到4月30日的最后结果是借记余额135.52美元，此结果会记入下个月的对账单中，此外他手中还有各种各样的股票50股作为借记款项的抵押。右下角的缩写“E.& O.E”意思是“除去错误与遗漏”。

新手经常希望在对账单上找到当月加上利润或扣除损失后他在经纪人出的存款数额，但经纪人并不是按照这样的方式进行记录的，所以客户需要自己算出这些数值。许多行家都会做出这些项目的备忘录。

非上市股票

以前，有许多发行股票的公司没有向交易所提交运营情况报告，以至于交易所管理者无法正式批准该股票上市，这些股票也是可以在交易所进行交易的。其中有些甚至是非常热门的股票，像Amalgamated Copper和美国Smelting & Refining等。

但是，有人批评交易所，认为它不应允许这些证券在交易所进行交易，所以当大部分公司都向交易所提供了必要的资料被批准上市后，当时被称为“未上市股票交易部”的部门就在1910年被取消了。

如今名词“未上市证券”用来代表那些没在交易所上市或交易，却

由投资公司在柜台市场进行交易的股票。场外市场仍分为上市和非上市股票交易部，当然后者的数量更多。

未上市股票交易市场的股票价格并不像上市股票那样“咬的很紧”。很多经营者都准备着在价格较低的时候买入，又在价格较高的时候卖出，但“出价”和“要价”之间的差额普遍要比上市股票大。

得到指令买进或卖出未上市股票的经纪人必须通过电话联络不同的经营者，商定可以执行指令的最合理的价格。对未上市股票来讲，其他离得较远的城市的公司发行的股票有时会比纽约的公司发行的股票更有市场，如有需要，那个城市的报价单可通过经纪人的个人渠道或公共渠道获得。

有时一些未上市股票被炒得非常热，因此出价和要价之间可能只相差一个或半个百分点，但其他的股票若想达成交易，出价和要价之间的差额要相差5 到10个百分点。即便是在差额很小的情况下，你也不知道这种状况能够持续多久，因为这取决于在某个时刻刚好有多少人想要进行买卖。

因为这个原因，通常未上市股票并不是个值得投资的证券。但另一方面，很明显投资者有时会以低于正常市场价格的价钱达成交易，而大部分上市股票确不太可能实现。例如，未上市股票的所有者可能会愿意以100美元的价格买进，110美元的价格卖出。如果他打出“开放”或“长期有效”的字样，或指示经纪人执行110美元卖出100美元买入的指令，最后他会发现两条指令都被执行，这样他会在持有的股票数量不变的情况下获取10%的利润。

因此，进行未上市股票的交易与进行热门上市股票交易完全不同。一个经营这种股票的专家每年可以通过以低于市场价格买入，高于市场价格卖出的操作获得很大利润。许多具有很大投资价值的未上市股票，价格的波动并不会很大，只会在出价和要价之间来回浮动。交易这样的股票有时并不会冒什么风险。

这种操作通常只有手中握有一票证券的行家才能进行。普通的投

资人仅仅是希望当他有意买进或卖出时能有个不错的价钱，因为持有这些股票的主要价值就在于它的收益率。通常为了“在市场上”将股票卖出，必须牺牲些许利益。买卖股票的指令通常都指定了固定的价格，但为了防止指令在这一价格时无法执行，买卖的价格会适当地抬高或降低。

近些年来，在柜台市场进行交易的股票数量正逐渐增加。公众似乎认为拥有这些股票会比拥有上市股票更加安全，因为上市股票通常会有很大的投机成分。但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有很大投机成分的股票可能会有更多微小的浮动，但它会自动调节以避免产生太大变动，这点是未上市股票无法比拟的。

第十一章

场外交易市场——私营银行

场外交易市场由组织结构松散的经纪人构成，这些经纪人在百老汇不同的区域内进行股票交易，距离纽约股票交易所和联交所只有一个街区。场外市场以它目前的形式已经存在若干年了，但自股票买卖开始活跃起，股票就已经开始在场外市场进行交易了。事实上，纽约股票交易所的前身就是个场外市场，地点在华尔街68号的梧桐树旁。

投资人刚刚接触场外交易市场时并不明白除了交易各种股票它还有什么其他功能。看起来这个与未上市股票交易相关的交易市场还是有大把的机会进行所有种类的股票交易的。

但是，场外市场与其他重要的金融中心一样，在华尔街机器中是有其存在的必要的。

为什么需要场外交易市场

假设，有一个投资者向承销商预定10股新发行的债券，但事实是预定的人总是特别多，所以通常情况下他只能拿到两股。他希望立即购买更多的债券，因为他确信当债券开始面向购买者发售时价格会上涨，但因为债券还没有交货，所以他不可能在任何交易所或柜台市场购得。

这时就显出场外交易市场的功效了。投资者指示他的经纪人在场外市场上为“可能发行”的债券“在发行时”给出一个价位。许多其他的投资者也以同样的方式要求买进或卖出，这样此债券的市场价格就在债券真正发行之前便已形成。偶尔也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由于债券最终并没有发行，因此所有的交易都不得不取消。

这种“潜在的，可能进行的”交易通常都以荒诞收场。最近一个汽车业大联合的构想被提出，几乎在赞助者萌生出发行这种股票的想法的同时，甚至连名字都没有想好，场外交易市场上就已经开始了这只股票的交易活动。我们说，假设由于主要银行的反对，这个联盟最终没有结成，而这种情况下，关于这种股票的所有交易都不得不取消。

即便是一些新成立的公司已经发行了股票，也不会立即上市。如果该公司的投资“未经核查”，便无法向交易所提供明确的正式声明以获得上市批准。但同时这家公司的股票可能正被大量地买进和卖出，所以在柜台市场进行交易已经十分不便。这种情况下如果所有收到买进卖出这种股票指令的经纪人在场外市场统一执行指令，就会简化许多程序。

即便是公司已经存在很长时间，它的状况可能仍然不能令交易所的上市委员会满意，因此该公司的股票仍然要在场外交易市场进行交易。在这种情况下，毫无疑问场外市场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人们必须得到买卖所有种类股票的机会。

场外交易市场之所以在大街上交易，而不让自己代理的更舒适些，其原因在于，纽约股票交易所的章程规定其会员禁止在任何其他交易所进行代理，而场外交易市场上75%的业务是由交易所发起的。因此，场外市场设在室外，且处于半组织状态。

场外交易市场机构

1910年以前场外交易市场并没有组织机构，只是因为有需求所以形成。由于场外市场的经纪人认为与职责不明确的人进行交易太不安全，所以实际上，每天市场上所有的交易都是由同一群经纪人处理的，而他们处理业务的方式就渐渐形成了一种体系。

1909年休斯委员会(Hughes Commission)谴责场外股票交易市场阻塞交通，无组织性，经常被操纵，有时还经营近乎欺诈性的证券。部分因为这次谴责，纽约场外交易市场协会成立，协会有250名会员，会费每年100美元，规则规定与纽约股票交易所差不多。在场外市场允许股票列入清单的要求一点也不严格，于是他们很快就发现根本不可能限制上市股票在场外市场进行交易。因此，场外市场既没有上市股票交易部，也没有非上市股票交易部，和从前的股票交易所一样。

然而，正因为这个不同之处，理论上场外市场向所有希望在此交易的人们开放。但为了交易的安全进行，新人进场都要经过适当的鉴定，结果就是，几乎所有的交易都是由正式的场外市场经纪人进行操作的。

场外市场曾是纽约市一景，股市变动迅速的时候，站在大街上叫喊着比划着的人群是个新奇而有趣的情景。证券行向外出租可以俯瞰整个街道的办公室，指令通过整套的符号系统从窗户传达到场外市场，有时也会用绳子拴着小纸片从高高的窗户上顺下来。带窗的空间显然是十分珍贵的。

在场外市场交易的证券

在场外交易市场进行交易的证券会经常发生变化。最看好的股票通常都会在其可靠性得到证明之后在股票交易所上市。有的则被投资

人长久持有，因此导致经常的交易因交易源枯竭而不能进行下去。许多在场外市场发行股票的公司过早地消失在人们眼中，原因再简单不过，企业没有偿还能力。这种股票几乎在每个投资者的保险箱中都能找到，只是因为一些个人原因而保存着，时不时拿出来缅怀一下再轻轻放回去。出于某种原因，没有人丢弃这些证券，哪怕发行他们的公司早已在市场上被人们遗忘。

另一方面，场外市场还是有一些值得投资的股票存在的，比如“标准石油”的股票以及许多其他好的矿业企业发行的证券。

场外交易市场的活跃性在不同的年份浮动很大。1899年场外市场的交易量变得非常大，但接下来的几年又开始下降，直到1906年另一个高峰的到来。此后又是长期的停滞不前，但到1915年和1916年，交易量又打破了原来的记录。有些时候，在场外市场转手的股票数量几乎跟纽约股票交易所差不多，当然它们的价值要少得多，因为大多数证券的票面价值相比之下要小得多，而它的市场价格还会比票面价格更低。

在场外交易市场操纵股市比在股票交易所要容易得多，实际上，如今在纽约股票交易所已经不太可能出现操纵股市的情况。在合理范围内升高或下调场外市场上证券的利率并不是件难事，因为一直持股或“长期有效的”的指令通常都非常少见。无论如何，这一事实会给在市场下达现行指令的真正的投资者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的机会，从而获得利润。

华尔街在执行休斯委员会(Hughes Commission)的建议方面，对纽约交易所下的功夫远比场外市场要多。对此感到不满的人认为，这是因为大的交易所想要保留一个地方，在那里它们可以随意操纵股市而不会有任何阻碍。但这样的评断是有失公允的。如果人们希望以某一价格买卖证券，他们总会以某种方式去实现，而事实上他们也有权利这样做。能实现对市场的操控是因为场外市场的一些特性，而不是交易的方式有问题。如果场外市场被规范为另一个交易所，股票注册

的条件变得非常苛刻，那么直接的结果就是出现新的场外交易市场，为那些被排除在外的证券提供交易场所。

私营银行

银行和信托公司并不介意把钱借给在场外市场交易的股票。因此，纽约股票交易所的证券行和一些比较保守的经纪人都不会以保证金的形式为客户购买这种股票。在场外市场进行交易的许多股票都不适合进行保证金操作，但遗憾的是，场外市场的管理机构并没能让所有的会员都执行这一原则。所以还是有许多私营银行会为他们的客户以保证金的形式购买场外交易股票。这些证券行会自称“投资银行”、“银行和代理公司”或“股票经纪行”等等，但那些能在这些地方借出资金的股票在真正的私营银行是不会被接受的。

虽然证明起来很困难，但毫无疑问有些证券行并不真正为客户保管应该为他们所拥有的股票。换句话说，在为客户以保证金形式买进股票之后，证券行会很快抓住有利机会将相同的股票卖出，为自己的账户赚取利润。如此一来，同样的股票对于客户来说就是长线购买，而对于证券行来讲则是卖空。通过这种方式证券行也避免了因缺乏资金而无法支持客户购买大数额股票的情况。而与此同时，客户还要为他在证券行的借款支付利息，同样也成为了证券行的收益。客户要卖出他的股票时，证券行只要立刻为它在这只股票上的卖空实现补仓即可。

这种操作跟“投机交易所”几乎没有区别，但却很难核查，也就更不容易靠立法来加以制止。经纪人正确地执行了客户的指令，而客户也会根据情况获得应得的利润或承担相应的损失，根本没什么可以抱怨。如果经纪人觉得在某只股票上订立短期合同可以获利，只是这只股票恰好与他为客户购买的股票相同，那是经纪人自己的事。他会在这笔卖空交易中盈利或亏损，但只要经纪人还有偿付能力，客户的利

益就不会受到影响。

提防这种情况的发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通常这样的证券行经营不下去的几率非常高。它们就像街上的妓女一样用尊严换取佣金和利润，而它的生命也会像妓女一样，虽然奢华但却短暂。明智的人会像躲瘟疫一样避开这些证券行，但还是有些不明智的家伙想在场外交易市场靠保证金进行股票交易，所以不加区分地选择证券行。

“私营银行”的意义在金融界的伸缩性很大。一些私营银行几乎和伦敦银行一样实力雄厚；其他的就只是干些骗人行当的公司或投机交易所。

大型的国际银行都是私营银行，比如J. P. Morgan，Kuhn，Loeb.，J. & W. Seligman以及Speyer & Co.等等。这些银行与其他城市最好的投资银行关系十分密切，且经常是大公司甚至欧洲政府的代理银行。

第十二章

发起者——证券认购联合组织

不用问大部分人都认为发起人全是“骗子”。这种想法并不是毫无根据，因为确实有许多“骗子”都在以“发起人”的身份行骗，但正直合法的发起人所从事的事业在所有行业中是最有用的，对整个国家而言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因此通常这个职业收入也会很高。

人类文明最伟大的进步总是伴随着不同原料或资源重新组合。这种真正可行且会得到预期结果的新式组合通常都很难想到，更加难以实现。

当原料的新组合促成了某种伟大的进步，人们总是对它所带来的影响感到赞叹，也从不会吝惜它的发明者从中获利。比如，人们都感受到了电灯带给人们的好处，也很乐意看到爱迪生先生因此而赚钱。但是将资源组合到一起，汇集资金、人力及材料使必要的工作得以以更节省的方式完成，或完成原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种会为公众创造巨大价值的能力却只得到了极少数人的认同。

为什么发起人有资格获得高额利润

假如，一个发明家宣称他发现了一种方法，能制作出在任何天气承受多重负荷都不会断裂的钢轨。有人很乐意投资制造这种钢轨。技

术精湛的工程师知道如何对钢轨进行测试，并对制造工艺进行调查。有人拥有煤、铁等必需的原料。如果可以保证结果令人满意，还有铁路运输公司非常愿意购买这种钢轨。但他们相互都不了解，且任何一方提出合作计划时都不会得到其他几方的信任。

在这种情况下，公众要等很久才能从这种牢不可破的钢轨中获益。发明家可能会在贫困和悲伤中死去，投资者可能除了银行利息其他什么也得不到，工程师可能连工作也找不到，煤矿和铁矿可能仍然毫无价值地埋藏在地下，铁路运输公司可能还在受事故的困扰，还有许多乘客可能会在事故中死去，更多的财产可能会蒙受损失，除非有某人能够将所有的因素结合在一起，将钢轨制造出来。

但如果有一家知名的银行，经过半个世纪的诚信及成功经营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可，它愿意着手筹划此事，将所有专家聚集起来，找到所有需要的原料都很容易获得的地点，成立公司并将该公司发行的股票卖给客户和公众，然后制造出铁轨并将其提供给铁路运输公司，那么所有的事情就会迎刃而解。所有人都对这家银行抱以信任的态度，因为他们知道这家银行最有价值的资产便是信誉。

很明显这家银行为公众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服务，而这种服务并不是谁都有能力提供的。在整个筹划过程中它是有资格获得相对慷慨的服务费用的。而这样的理由对于单独的发起人也同样适用。

也许人类有一天会发现更好的聚集人力、资金和原料的方法，如此便可以省去用来支付个人发起者应获得的利益。但在那天到来之前，我们都必须承认，虽然有时额度很大，但发起人所得的利润是十分合理的，而筹划工作仍然会是最好的私营银行的主要功能之一。

这种银行是真正从事银行业务的，它们处理各种贷款业务，买卖商业票据，很多银行还管理外汇业务。它们经常为最杰出的企业管理账户，而在许多情况下它们也对这些企业的建立起到了很大作用。它们买卖投资证券，承销新股票及债券的发行，建立产业公司并处理破产企业的重组等等。

它们中很多大规模银行的金融实力很强，影响力也很大。它们主要利用这些影响力来为自身、合作伙伴及其客户获取利益。但因为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将会共存共亡，所以它们在商业中的总体观点必须有建设性。广义上讲，它们不可能在损害整个国家利益的同时还能够保全自己，因为它们的利益分布通常都十分广泛。在出现恐慌时，国家会一次次向这些银行求助。有时它们被指控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制造恐慌，这种谴责是十分荒谬的，因为它们在繁荣中获取的利益永远会比在恐慌和萧条中获取的利益大得多。

但“私营银行”这个词并不具有魔力，顶着这个头衔的银行可能实力雄厚，也可能只是个空壳。

承销

成功地在投资者中销售新发行的证券并不是件容易的事。通常向一个人推销任何东西都不是件容易的事。人们在花钱买东西时都是非常谨慎小心的。而当他的钱最终只会换回一纸意义或轻或重的获利承诺时，他会变得更加小心。

因此，卖出股票最首要的还是获得公众的信任。所以为了卖出大量新发行的股票或债券，与多家赢得客户信任的银行建立联系是非常必要的。每家银行提供这种服务的费用都会以某种形式被支付，而这通常都是通过承销的过程实现的。

比如，一家大型铁路运输公司希望卖出一亿美元的债券用于今后发展。一家很有实力的私营银行对处理铁路相关的业务非常熟悉，因此它会负责融资，并为其提供的服务收取佣金。如此一来这家银行就将其他的银行、投资人及证券行组成了一个联合的辛迪加企业。这个辛迪加的每个成员都同意——如有必要，即如果不是直接卖给投资者的话——买进一定数额的债券，并以97美元的价格进行支付。

如此，债券会以99美元的价格发行并提供给公众。关于这只债券

的广告会出现在报纸和金融出版物上，而辛迪加的不同成员也会寄信给他的客户描述并推荐这只债券。如果状况良好，所有的债券都将卖给投资者，而辛迪加成员会从每千股债券中获利20美元(除去少量花销)，作为为卖出债券提供的服务以及承担风险同意买入这些债券的报酬。

如果卖给投资者的债券只有一半，那么辛迪加的成员就要以商定的97美元的价格购进剩下的债券。此后他们可能会以99美元甚至更高的价格卖出，但有时他们也许需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持有这些债券或者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卖出，这些风险在他们加入辛迪加的时候都会被考虑到。

许多大的私营银行对公众和其他投资商的信心把握得非常准确，所以他们同意承接的业务在一开始就有了取得成功的保障。事实上，小型的投资行在被邀请加入由行业领头人组织的辛迪加时，虽然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他们更希望置身事外，但他们几乎是没有拒绝的权利的，因为一旦他拒绝了这次邀请，那么接下来其他的辛迪加组织也不会再邀请他加入，而这是他所承受不起的。

有许多证券的发行是领头的私营银行不愿劳神去处理的，有可能由于发行的数量太小不足以赚取足够的利润，也有可能因为它的安全性不能满足银行的高标准。因此，小发行量的证券会由小点的银行代理，这些证券的情况有可能和华尔街上热门的股票差不多，只是知道的人没那么多而已。

投机性的证券发行由其他的银行代理，从它发起的证券中就能看出每家银行的性质和地位。企业越值得怀疑，越要承诺更大的利润以吸引购买者，而通常承诺越诱人，风险也就越高。

私人发起者

通常这些带有投机性质的股票发行都是由私人发起者代理的，他

可能自己拥有发行证券的公司，或从卖出的证券中抽取10%到15%的佣金。通常采取的方法是获得一份潜在投资者名单，然后寄出大量的关于证券的说明，并用充满生机的词汇描述公司的前景。这是非常昂贵的促销方式，因为寄出的信件大部分都进了收件人的垃圾箱。即便是在有利的条件下，不花费收入现金的四分之一是不可能用这种方法卖出证券的。有时即便这一方法能够足够有效的以低价从公众手中获得资金，所有的收入也都会被拿去支付开销和佣金，因此导致公司过早宣布破产。

只要企业没能取得成功，他们就一定会因为任何一个原因而被冠以骗子名号，但很少有私人发起者一开始就蓄谋行骗。他们中的大部分只是被过分的热情冲昏了头脑，但显然这一事实对经由他们损失钱财的投资者来说并没有任何帮助。

不过有些人确实是蓄意“行骗”。他们完全不顾及公司的实际情况发出极具吸引力的内容说明书，而事实上公司只不过是个供他们编织花言巧语的挂名空壳。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规避法律从“傻瓜”手中骗取钱财。做这样的事情已经一年比一年困难了，因为国家通过了越来越多的严格的法律，这些法律也比从前得到了更彻底的执行。尽管如此，邪恶并没有完全被消灭，很可能永远也不可能完全被消灭。

联邦政府邮政部门近些年对查处冒充的发起人一直非常积极，因为他们几乎都是通过信件进行操作的。邮局对这类嫌疑人的处理几乎具有专权，虽然有时也可能犯错，但总体来讲，邮政部门对消除骗子发起人做出了很大贡献。

报纸在接收发起者的广告时也变得更加小心。几年前对于商业广告的读者来说，还仍是“读者需自行当心”这样的情况，又或许“自己顾自己”会是更贴切的描述。但如今大多数的报纸都会尽全力阻止商业骗子利用他们的专栏行骗，许多报纸甚至不会接受具有较高投机性质证券的广告。在华尔街还存在着某种形式的侦探社，为报纸、金融出版物等需要了解在这个金融区进行交易的成千上万人的机构提供

"内幕消息"。提供准确的信息是件大工程，而且由于它的性质，事情不是总能顺利进行。有时也会出错，一些有失公允的评判无疑会使一个人在华尔街臭名昭著，在尝试进行交易的时候，他就会像"尾巴上绑着铁罐"一样被人时刻警惕，也有可能迫使他闭店关门或改名换姓。但总体效果还是不错的。

有问题的证券之所以能卖出去是因为购买者抱着一种赌博的心理，所以这种证券的买卖永远不可能完全被停止。也有可能购买者是因为看了样张上的说明才被鼓动，但现在已经很少出现这种情况了。购买者完全意识到了他正在进行一次"风险很大的赌注"，但他也知道，一旦他投资的十个企业中有一个成功了，那么他获得的利润就足以弥补在其他九个企业上的损失。

再多说一句也不多余——毫无疑问事实并不总是如此。有可能100个这样的"大有前途"的企业之中也找不出一个"成功"的范例。可能它们之中有半数的企业多少还是有价值的，但也不足以使其取得成功。资金缺乏和管理不善是这些企业创始人的绊脚石。

第十三章

新闻与报价单的发布

华尔街机制会在世界范围内收集对市场有所影响的新闻报导，并向所有的经纪人和投资者发布，它还会把从交易大厅收集到的报价单发布给公众。这是华尔街机制中非常重要也非常有趣的一部分。

有些人，市场的变动会对其利益产生巨大影响，他们当然不能坐等报纸发布信息。他们和为其服务的经纪人将尽最大的努力通过电话电报在第一时间获得新闻资讯。

交易所大厅内发生的事件会通过电话或书面备忘录的方式由通讯员派发出去。这些信息会迅速被打印出来送到客户休息室。如果消息非常重要，经纪人会以电话或电报的形式将信息传递给不在经纪人办公室的客户。

来自世界各地的重要信息为了比通过正常的新闻渠道更快到达目的地，也经常通过电话和电报进行传递。比如最高法院的一项决议会在现场的代表明白决议主旨的5分钟后被传送到交易大厅。有时由于现场的观察者过度紧张，他会在没有弄明白决议之前就将不正确的消息传回大厅，这种错误信息会在被更正之前导致股票大幅度跌落。虽然这种情况十分少见，但有时也会发生。

通讯社

只有十分重要的信息才会在私下里进行传递。对市场产生影响的信息主要还是由华尔街两大通讯社收集的，一个是道琼斯通讯社，另一个是纽约新闻局。此外还有美联社，国外新闻通讯社，美国各大城市的新闻中心以及一些特派专员。有价值的信息很少能够逃过这些具有敏锐观察力的机构。

利用这些渠道，对股市感兴趣的人们就会不断地了解到事件的发展状况，而一部分头脑更加敏锐的人会继续消化来自各种渠道的信息，并将其变成买卖各种证券或商品的指令。

虽然第一时间了解到所有这些信息的人大部分都是投机者，但他们最感兴趣的并不是报导的事件的最终影响，而是其他投机者会怎么看待这件事，因为这将立即对价格的变动产生影响。他们利用自己的推理相互猜测彼此的动向，而结果有时甚至是十分可笑的。

比如，股市迅速下跌，投机者马上会去找出股市下跌的原因。几分钟后消息出来了，然后投机者的头脑就开始表演杂技了。有些人看到警告的信息后卖出了股票，但有一些人则认为：

“哈！这条消息让股市下跌，他们都卖空了股票。而当他们开始补仓时，价格就会上升。那好，就买进100股钢铁股票！”

还有另外一些人可能会想，“这次卖出其实是清算。股票交易者在股市下跌时买进，希望价格会有所回升。他们都在买进，而当他们想抛出时，就会发现为时已晚。真正的下跌还没有开始呢。”

可能除了投机性证券行的客户休息室，这世上再不会有什么地方能够观察到这么多颠来倒去的推测了。

但这些普通的投机者的操作通常不会对价格产生长久的影响。对市场动向产生较大影响的是那些有时被称作“投机商”的人，他们的行为更具目的性，在纵观全局后才会形成自己的见解。任何一个投资者

都会经常出错，但集体的判断却很少出错。通常能够看清悬于市场之上的很多不确定因素最终会引发什么结果，就能够很准确地判定价格的标准。

第十四章

投机理论——投机术语

关于投机有很多理论，有些自称为“科学”，而有些并不会靠这个名词来抬高身份。几乎所有这些理论的中心思想都只有一个：股票市场表现的就是投资者之间的竞争，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大资本家。银行和投机者(包括交易所、冒险的个人投资者和公众)的利益都与它们息息相关。

股票市场是以钱数来计算的，而不是人的数量，这是根深蒂固的理论。所以一个可以在市场上投注100万的人和1000个手中握有1000美元的人对价格的影响是相同的。因此一些非常大的资本家在与整个市场的投资者抗衡的时候通常也能够轻松取胜。此外，1000美元作为10%的保证金产生的影响是1000美元作为全额支付股票票面价值产生影响的十倍。

所以小的投资者虽然数量很多，但通常很难对价格的变动产生即时的影响。因此主要的竞争是在大的投资商之间进行的，他们可能也被叫做投机者，只是如果需要，他们可以支配或借贷足够的资金完全支付购买的股票，而其他的投机者在股市的走势与他们的判断相去甚远时就只能承担损失了。

因此市场会经历一系列的“周期循环”或“小幅变动”，这是因为一些重量级的投资者或多或少在控制价格，好在价格下跌之后从吓得急

于将股票脱手的轻量级投资者手中购进股票，然后再在股价上升时或上升之后，将股票重新卖回给那些被上升态势所吸引又急于购进股票的小投机者。

这些小的变动会出现在并从属于价格的总体变动过程，而且都是由投资价值决定的。因此当股票的投资价值上升时，小幅度的上升波段就会长于下降的波段，而当股票的投资价值下降时，就会出现相反的情况。

这时就会出现一个“技巧性的”态势。技巧态势强是由于零散股票的持有者在价格下跌的时候不愿意将股票卖出，技巧态势弱是因为散股控制在“无力持股”或在股价下跌时选择卖出股票的人手中，这种人在华尔街术语中被叫做“公众”。

操控

这些微小的变动会持续一周到几个月不等，它们被大多数人归结为“操控”。这个词被用来概括与投资价值不相关的，由大的投资者操控的价格变动。更确切地说，应该是微小的变动会经常伴随着对股市的操纵。因为引起价格变动的真正原因是，投机的公众普遍会在价高时买进，价低时卖出。无论多少对股市的操纵都不可能迫使外围投机者做出这样的决定，他们这样做只是由于“本性使然”。

无论怎样，在任何一个热门的股市都会有一定程度上的操纵行为。当大投机商认为股票的价格与其实际价值相比相对较低的时候，他们会大量吸纳市场上的流动股票，因此以当前的价格就很难再在市场上买进股票，而其他的投资者便自然会提高竞价，并尽量跟随买进。当大投资者认为股票的价格已经涨到极限时，他们会卖空或放出一部分股票，让股票的价格下降，来观察其他的股票持有者会不会在股票下跌时卖出股票，这便是操控。这种操作可能是一点一点进行，也可能一步到位，但原理是一样的。

投机证券行的常客可能会听说“洗售”和“对敲”。洗售或虚假销售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的证券立法已经不再允许这种操作，但在场外交易市场还是可能发生。“对敲”到目前为止一直都是被禁止的，但还是无法完全杜绝。比如，一个大的经营者给一个经纪人下达指令持续向当前的市场卖出一定数量的S.O.S股票，然后再向其他的经纪人分别下达购进S.O.S股票的指令。结果就是，造成S.O.S股票价格以持续上升的态势活跃在股市之上的表象，但其实除了经营者自身的操作之外什么也没有发生。而他的目的只是吸引其他人购买S.O.S股票。执行指令的经纪人可能会产生怀疑，但却没办法证明，因为每个经纪人都必须对指令的来源保密。

卖空者对股市的影响

将股票卖空的方法前面已经解释过了。众所周知，“卖空者”都很胆小，他们大多数都是为了获取短线利益，而当价格开始由低转高时他们就会立即“补仓”。这一事实为投机者提供了很大帮助，他们通常都能够提高市场价格，并以此让“卖空者感到恐慌”。而另一方面，卖空者会在价格急剧下降时买进股票进行补仓以获取利润，从而促进了价格的上升。

停损单

对投机者有很大帮助的另一个因素是“停损单”，这是一个同意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买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卖出的指令。在新手听来这个指令十分愚蠢，但它的目的是防止交易蒙受更大的损失，或通过收取合理的利润使交易完全不受损失。当市场上出现停损单时，在熊市进行操作的投机者就会尽量打压市价使其降到约定的价格。而当客户的保证金快要消耗殆尽时，经纪人就不得不启用停损单防止自己的利

益受到损害。

买进和卖出的选择权

“买进和卖出的选择权”或者叫“优先权”跟房地产中的买卖特权有些相似。如果里丁公司的股票售价为90美元，A向B支付100美元购买一张契约，契约中规定A有权在30天之内的任何一天以85美元的价格将100股里丁公司股票卖给B。这就是一个卖出选择权，A是选择权的持有者，B是销售者。这样，如果A以87美元的价格买进，他的损失也不过只是两个百分点，即便当时里丁公司股票也许已经跌到了50美元。因为在30天之内他都拥有85美元的市场价。另一方面，如果B将契约卖给A,契约中规定A可以在30天之内的任何时候向B以94美元的价格购买100股里丁公司股票，这就是买进选择权。A可以在期限内的任何时候要求B将100股里丁公司股票以94美元的价格卖给他。所以，如果里丁公司股票涨到了100美元，A就在无需进行任何投资的情况下获取六个百分点的利润，只要扣除购买买进选择权的花费就行了。

这些优先权在普通的观察者看来依然十分愚蠢，因为A付钱给B却是为了获取在高于市场价时买进，低于市场价时卖出的优先权。然而，在某些情况下，行家能够利用它获取很大利润。

分期付款

既然保证金的危害有那么多，人们就设计出了另一种方式来取代保证金，即以分期付款的形式购买股票，而这种形式也变得越来越流行。购买者与经纪人签订合约分期付款购买股票，先付一定首期，差额每月定期支付一部分。经纪人为客户购买、持有股票，直到客户完全支付为止。

对于纽约交易市场来说，这仍然是以保证金的形式购买股票，对

于经纪人来说，还是需要保留在必要的情况下关闭客户账户的权利，以保护自身的利益。唯一的不同就是经纪人会要求客户第一次支付的金额足够保证经纪人的利益不受损失。然而，不是会员的证券行可以自由与客户签订合同，规定即使价格降到首次支付的保证点以下也不将股票卖出，有些证券行确实会签订此类合同。目前为止即便这种合同已经成为一种潮流，但人们还不至于再经历像1901年5月，或1907年11月那样的恐慌。很明显，合同的力度完全取决于签订合同的证券行自身的实力。

值得注意的是，签订这种合同的经纪人在未来的几个月内都不需要交付这些股票。实际上，如果他不是交易所会员，便可以在任何时候购买这只股票，而这恰好让“投机交易所”有机可乘。换句话说，他可以完全不买这只股票，但因为经纪人同意只要客户持续分期支付就不将股票卖出。更危险的是骗子经纪人很可能会静静地退出市场，卷走客户所有的钱财。

全权委托账户

合法的经纪人很少会接受全权委托的指令，也很少会接受由当事人以外的人管理的账户。这使得从前那种为别人代管账户的业务变得越来越难经营下去。

胆小的新手有时会被这样的想法诱惑，他会认为由某些“专家”替他管理账户会更好些，尤其是在他自己把事情搞砸以后。但真正能够做到这点的专家通常都在忙着处理自己的账户，要找到一个例外就像大海捞针一样困难，而代价却更大。

市场报告书

值得注意的是，经纪人的声望越高，他的市场报告书就写得越模

棱两可。想要身兼业务经纪人和市场顾问二职显然不是件容易事。总体上经纪人与市场的关系太过密切，以至于无法超然地对其进行分析。

在对作为纽约股票交易所会员的20家大证券行进行研究时，我发现连续几个月来他们对市场走向的判断平均下来有超过半数的时候都是正确的。这已经是非常好的表现了，但新手总是期待更多，所以失望也更大。

经济法则在华尔街得到了最精确最合理的诠释，而事实也证明，任何试图篡改经济法则的行为通常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并不是因为经济法则神圣不可侵犯，只是它是到目前为止发现的对我们经济生活环境进行调整的最好方式。调整的过程已经经历了数个世纪的验证，这是不争的事实。因此不应突发奇想的对经济法则做出任何突然或彻底的改变。

毫无疑问，未来的华尔街会比今天的华尔街更完善，就像今天的华尔街比内战时的华尔街更完善一样，但转变必须要由深思熟虑的立法和金融业务的缓慢改进而自然促成。这一机制里没有任何一部分是能够从中剥离并丢弃的，因为每一部分都在实践中被验证过了，所以都自有其存在的价值。

货币战争的幕后策划者

THE WIREPULLER OF Currency War

他们以货币为武器，在全球范围内大行其道，大肆掠夺，
他们控制货币发行，将其变成发动战争的机器。
股海狂波，战场硝烟，他们从惨烈中赢取暴利。
政治暗斗，外交风云，他们隐藏了多少秘密？
他们究竟是谁？

- 为什么小摩根宁可成为英帝国的军火代理商，即使这样会危及他的祖国？
- 为什么一批批文雅绅士，会成为沙皇的座上客，虽然他们明明知道沙皇是波兰等地的屠杀制造者？
- 为什么诸如《时代》这样的知名媒体，会一再制造虚假的新闻？

所有这一切，都透着金钱的味道，都有一个个光鲜照人的金融帝国的主人的角力。自从资本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者之后，几乎每一次战争，每一次股市动荡，每一次政治风云，无一不隐藏着国际金融巨鳄的身影。于是，人们便看到战争的惨烈、政治的谋杀、经济的危机。而财富便在这风云变幻中，流入这些幕后操纵者的腰包。

这是一场不流血的战争，一场世界精英俱乐部会员的游戏。而平民，甚至国家，都可能成为这场战争和游戏的筹码和牺牲品。

ISBN 978-7-5035-3930-5



* 上架指导：金融史

F·632 定价：36.00元